

諸史提要

晉書

南史



卷七

之十



諸史提要卷第七

晉書

唐御製帝紀十卷 志三十卷 載紀三十卷 總一百三十卷

列傳七十卷

列傳七十卷

信天

宣帝

諡文 懿字仲達

廟號高祖 父防

始封晉王

追封帝

景帝

諡忠武 師字子元

廟號世宗 宣帝長子

葬峻平陵

始封景王

追封帝

文帝

諡文 昭字子上

廟號太祖 景帝母弟

葬崇陽陵

始封晉王

追尊帝

武帝

諡文 炎字安世

廟號世宗 文帝長子

葬崇陽陵

始受禪

泰始十年 崩年五十

惠帝

諡文 衷字正度

廟號世宗 武帝次子

葬峻陽陵

永平九年

永興二年 崩年四十八

懷帝

諡文 熾字豐度

廟號孝惠 武帝子

葬太陽陵

永嘉六年

為劉聰所弒 武帝子 永嘉六年

愍帝 鄴字彥旗 武帝孫 遇弒年十八 建武元年 太

元帝 睿字景文 宣帝孫琅邪王子 廟號中宗 建武元年 太

明帝 紹字道畿 元帝子 太寧三年 崩年二十七

成帝 衍字世根 明帝子 咸和八年 咸康八年

康帝 岳字世同 成帝母弟 建元二年

穆帝 聃字彭子 康帝子 永和十二年 升平五年

哀帝 丕字千齡 成帝子 隆和一年 興寧三年

廢帝 奕字延齡 哀帝母弟 太和六年

簡文帝 昱字道萬 元帝少子 咸安二年 葬高平陵

孝武帝 曜字昌明 簡文子 寧康三年 太元二十

安帝 德宗字德宗 孝武子 隆安五年 元興二年

恭帝 德文 安帝母弟 元熙二年 葬休平陵

十五帝一百五十六年 中朝四帝 都洛陽五十四

晉上七 一百一十二年

司馬氏 其先高陽之子重黎為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世

王時以世官克平徐方錫官族因而為氏楚漢間司馬印

為趙將伐秦秦亡立為殷王都河內自印八世生鈞鈞生

量量生雋雋生防 **四友** 宣帝為魏太子中庶子太子信 **軟**

材平底木屐 諸葛亮死帝追之關中多蒺藜帝使軍 **豈有**

人捐五藏而可以生乎 亮死帝行其營獲圖書糧穀審其

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軍歌帝過溫與父老宴歌曰天地

書糧穀今皆棄之力遐方將掃羣穢還過故鄉肅清萬軍事大要有五帝破

文懿懿請送任帝曰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

之人臣無私施有兵士寒凍乞襦帝夢天子枕其膝初帝

平日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有詔召帝曰間

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閣入視吾面帝遽行宿至天子執

帝手以後盛滿者道家所忌帝勲德日盛而謙恭愈甚每

事相託何鄧丁亂京城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謚之謀

移損之又何鄧丁亂京城專擅朝政時人謠曰

馬公尸居餘氣爽等謀危社稷其徒頗疑帝會李勝將莅

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粥皆流出雷曾勝曰衆謂明

公舊風發動何意乃爾帝使聲氣纒屬言死在旦夕君當

屈并州并州近胡善為之備勝曰還忝本州非并州帝乃

錯亂其辭云云勝退告爽曰形勝已離不足慮矣爽

不復帝將廢爽桓範出赴爽將濟言於帝以

備帝將廢爽桓範出赴爽將濟言於帝以

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帝帥軍縛王凌凌曰若有罪公當

顧魏武聞帝有相乃召使前三馬同食一槽魏武夢

惡以面覆狀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

帝言晉祚安得長遠此子竟可景帝名師字子元何晏嘗稱

子元是也宣帝將誅曹爽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

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

晉明掩面勒肆言笑姦回以成功石竊鐘掩耳為不聞銳意

盜金謂市髮委地手過膝武帝炎人見咸熙二年

武長三丈告人以六條舉淹滯令諸郡中正一日忠

日友于兄弟四日潔身勞謙五泰始曆臘以酉社以丑

日信義可復六日學以為已

班五條 詔書於郡國一日正身二日勤百姓三日此湖塞天

下亂此湖開天下平 吳臨平湖自漢末壅塞焚雉頭裘

禮所禁焚之 于殿前以青麻代牛紉

論稱其夷曠 許允為文帝所殺子奇為太常丞

孝之大 制曰四部司馬發奴助兵遣左右代對

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太

子不能對賈妃 多引古義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

知宜以事斷不可引書泓乃互市 紀大壞貨賂公行讒邪

相薦謂 釋時論錢神論任子春秋

也 問蝦蟇聲

私為 何不食肉糜

懷帝初誕有嘉禾生豫章先是望 天姿清劬

氣者云 後以豫章王入統

少著英猷若 遭改建鄴為建康改鄴為臨漳

承平足為佳 主盜發薄太后為羞死之事

太后面如生 陵面如生

如此今欲聞城未陷 庶令天子何在豆田中

黎庶免屠爛之苦乃送賤於曜 胡蝗

以應之及帝如曜營營在城東豆田壁 戎服執戟

蠡蝗石勒亦競取百 著青衣行酒

帝禾時人謂 學者以莊老為宗

行酒執蓋 又使

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 俗吏

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 劉頌屢言

每糾邪正皆 灰塵

謂之 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

共嗤以 鼈墜三山鯨吞九服

為 琅邪王毛骨非常

有 元帝生

者 是

要 卷第七

四

一室盡明所藉藁如始刈及長白毫舍長官禁貴人汝亦

生於日角嵇紹曰非人臣相也

被拘耶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策帝馬笑曰

吏乃百六掾帝即晉王位辟掾屬引觴復帝初鎮江東頗

聽過百六掾帝即晉王位辟掾屬引觴復帝初鎮江東頗

深以為言帝命酌冬施青布夏施練帷帳太極殿廣室施

集上書囊為雀釵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金陵有天子氣始

惟遂令雀釵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金陵有天子氣始

時望氣者云五百歲後故始皇東游以厭之及孫權

稱號自謂當之然方四百三十七載猶未及至元帝渡江

五百二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是歲帝與西陽汝南南

十六年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為龍是歲帝與西陽汝南南

頓彭城五王獲濟牛繼馬後初立石圖有二楹共一口以

而帝竟登大位焉牛繼馬後初立石圖有二楹共一口以

貯酒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酖牛金而恭王日與長安孰

妃夏侯氏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焉

遠明帝年數歲屬長安使來元帝問明帝對曰長安

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羣

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失色曰何乃異問者論聖人真

之言乎對曰舉日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

假之意明帝雅好文辭嘗以禮觀之可稱為孝王敦以

野欽信欲誣以不孝而廢焉大會百官而問曰皇太子以

何德稱聲色俱厲溫嶠對曰鈞深致遠非淺局所量

眾以為乘巴滇駿馬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非常人

然乃止乘巴滇駿馬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非常人

夢日環其城又敦必黃須鮮卑奴來黃鬚鮮卑奴帝母荀氏

狀類外氏鬚黃故七寶鞭示騎敦使五騎追帝帝馳去馬

敦謂帝為七寶鞭與之日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俄追者常

至問云已遠因以鞭示傳玩久之又見糞冷以遠而止

日白頭公何在成帝少聰敏南頓王之誅帝不知問庾亮

殺人言舅作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耶庾亮送酒於

賊復若何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耶庾亮送酒於

允之與犬犬斃懼而立始之際丘山傾成帝有疾庾冰自

表之帝怒曰對以謀反誅帝曰舅言人作賊便

屬將疎乃言宜立長君遂以帝弟康帝岳為嗣因改元曰建元或謂水曰郭璞識云

帝諱也水瞿然至是果驗焚鳩鳥穆帝有獻鳩鳥者帝怒斷穀餌長生

藥哀帝雅好黃老服食過多遂中毒筮卦桓溫有不臣之志廢帝每以

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時人憐之為作歌帝知天命不可再深

象竟如其言廢為海西公朝廷不復為虞興晉祚者必此人郭璞

見簡文帝謂凝塵滿席湛如也簡文少有風儀善容止留

人曰安然無懼色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板橋溫遠

懼求下車而帝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帝雖處尊位常

惑守太微而海西廢至是又入太微帝謂志士痛朝危忠

臣哀主辱及超請急省父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有

遠體而無遠神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畧故謝安稱

言會稽謝靈運以為報獻之輩初奉佛法孝武帝立精舍於哀至

則哭何常之有帝幼聰悟簡文崩時年十歲至精理不減

先帝謝安常歎以為既威長星勸汝一杯酒既而溺

為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甚惡之於華林汝以年當廢

矣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晉祚盡昌明初簡文見

及帝在孕李太后夢神人謂曰汝生男以昌明清暑反為

楚聲及為清暑殿有識者以為名賢間出舊德斯在

史臣曰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昌明之後有

紀綱桓冲之夙夜王家謝玄之善斷軍事

二帝安帝不惠自少及長口不能言寒暑之變無以辨也

帝以應 書赤紙為詔 劉裕至京師傳亮諷恭帝禪位草詔

復何恨 馬者國姓而殺之不祥 帝幼時曾令善射者射馬

乃深信浮屠道 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 以百二之期促故

婉而倒之為二百 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使郭璞筮之

璞 一百二歲蓋 日享二百年自丁丑至庚申禪代所餘

右帝紀十卷

古者言天有三家 蓋天宣 周髀 蓋天之說也庖犧氏立周

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 一 髀股也股者表也其 譬之蟻

行磨之上 又云天員如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推磨

天牽之以西沒 磨左旋而蟻右去 天了無質 宣夜之

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

色而黑非有體也七曜 天如鷄子 渾天儀注云 地如

無所根繫故各異也 天如鷄子 鷄中黃孤居於天內天

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

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 論天雖多莫密渾象 張平子既

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 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其伺者

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

星今沒皆如 天出入水中 桓君山奏事待報坐西廊廡下

復暴背君山乃告信蓋天者曰天若如推磨右轉而日西

行其光景當照此廊下稍而東耳不當拔出去 天地之體狀如鳥卵 舊說 魁四

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三日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
 主伐無道五日殺星主殺有罪六曰危星主五穀七日部
 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
 土六主木七主金又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
 燕六主趙七主齊魁中四星為貴 **文昌六星** 將軍建威武
 人之牢輔星傳乎開陽丞相之象 **文昌六星** 將軍建威武
 二曰次將尚書正左右三日貴相太常理文緒四曰司祿
 司中司隸賞功進五日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
 大理佐 **三台六星** 兩兩而居一日天柱三公之位主開德
 理寶 **三台六星** 宣符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
 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
 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為天階太一躡以上下
 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階上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
 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所以
 和陰陽而 **瑞氣** 一曰慶雲若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
 理萬物也 **瑞氣** 蕭索輪困是謂慶雲太平之應也二曰歸
 邪如星非星如雲非雲或曰星有兩赤彗上向有蓋下天
 連星見必有歸國者三日昌光赤如龍狀聖人起則見 **天**
地霾君臣乖 凡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塵雨不 **雲** 韓一如布
 露衣而有土名曰霾故曰 **雲** 趙一如牛

楚一如日宋一如車魯一如馬衛一如犬周一如輪秦一
 如行人魏一如鼠鄭一如絳衣越一如龍蜀一如困已上
 並天 **晉置十九州** 司冀兗豫荆徐揚青幽平 **八極之廣** 八
 文志 **晉置十九州** 并雍涼秦梁益寧交廣 **八極之廣** 紘
 之外名為八極一東西二億三萬一千三百里南北二
 億三萬一千三百里自地至天半八極之數自下亦如之
 地理 **掘地得古銅尺** 荀勗造新鐘律與古器諧韻時人稱
 志 **掘地得古銅尺** 其精密惟阮咸譏其聲高高則悲非
 興國之音亡國之音也必古今尺有長短所致會咸卒武
 帝以勗律與周漢器合故施用之後始平 **歲久欲腐**
 不知何代果長勗尺四分時 **得圓石狀如水碓** 趙石勒造
 人服咸之妙而莫能措意焉 **得圓石狀如水碓** 建德殿
 辛氏造續咸議是王莽時物律歷志 **子夜歌** 女子名子
 孝武太元中琅邪王軻之 **團扇** 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
 家有鬼歌子夜即此曲也 **團扇** 愛甚篤嫂婢過苦婢善
 歌而珉好捉白 **公莫舞** 今之中舞也相傳項莊劍舞項伯
 團扇故製此歌 **公莫舞** 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漢高也然琴
 操有公莫渡河則 **白紵舞** 舞辭有中袍之言則紵本吳地
 其聲從來已久矣 **白紵舞** 所出是吳舞也晉俳歌又云岐

皎白緒節節為雙吳音呼緒
為紵疑白紵即白緒也樂志
字為太宰鄭冲為太傅王祥為太保司馬望為太尉何曾
為司徒荀顛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

職官
志 黃帝皂衣纁裳 放勛彤皂蓋朱兩轡 中二千石 二千石

六百石 惠文冠 趙惠文王所造因以為名亦云惠者螭也
朱左轡 其文輕細如蟬翼故名惠文或云齊人見

千歲潤澤之神名慶忌冠 貂蟬 侍中常侍冠加金璫附蟬
大冠乘車疾馳因象焉 貂蟬 為飾插以貂尾黃金為竿

待中插左常侍插右胡廣曰昔趙武王為胡服以金
貂飾首金取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清貂內勁外柔 獬豸

冠 獬豸神羊觸邪佞人以為南冠秦賜執法 人 憤 古賤人不
也 漢元帝額有壯髮始引憤服之王莽頂禿又加其屋漢

注冠進賢者宜長耳今介憤也冠惠文宜短耳今平上憤
也 已上 逃責臺 周赧王貸於百姓無以償乃 沈郎錢 晉

並輿服志 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
中原喪亂 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 錢不多

由是稍貴 木介 木冰為之 妖孽禍疴青祥沴 凡草木之
食貨志 猶天胎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則芽孽矣六畜謂之禍

言其著也人謂之疴病貌言寢深也甚則異物生謂之青
自外來謂之祥 晉世寧之舞 太康中天下為 一 手接盃

氣相傷謂之沴 杯盤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 烏杖 元康中天下
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也 烏杖 始相倣為 一

則植之元帝江外獨立之應 無顏恰 初魏造白恰橫縫其
永嘉稍去其縫名 假髻借頭 太元中王公婦女必緩鬢
一 無顏者愧之言也 假髻借頭 傾髻以為盛飾用髮既多

不可常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裝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
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後天下騷動刻木

及蠟或縛菰草 其奈汝曹何 魏太和京師歌兜鈴曹不
為頭是其應也 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

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 王濬小字阿童

武帝聞之加 局宿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 平吳後童

濬龍驤將軍

者史是要

卷第七

九

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鷄鳴不附
 翼吳復不用力於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案橫目者四
 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四十年南風起吹白沙元康中童謠
 元帝懦而少斷故斥為縮肉魯國何嗟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嚙啣比
 至來年纏汝髮南風賈后字也自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
 也魯賈謚國也言賈后與謚阿子汝聞不升平中童兒歌
 危太子而趙王篡奪之應阿子汝聞不於道曰阿子聞
 曲終輒云無幾隆和那得久隆和初童謠云升平不
 穆帝崩太后哭之云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
 陛下徒跣走朝廷惡之改元曰興寧人復歌曰雖鳳凰生
 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升平穆帝崩興寧哀帝崩鳳凰生
 一鷄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海西公初生
 曰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拉颯栖太元末京口謠曰
 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為巳子拉颯栖黃雌雞莫作雄父
 啼一日去毛衣衣被尋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
 王恭起兵為劉牢之所敗云尋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
 復殷仲堪在荊州童謠曰黃頭小人王恭在京口忽
 未幾仲堪敗桓玄有荊州

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扞黃慎慎曲隆安中作一日草
 頭恭字頭小人恭字下也慎慎曲生可攬結女兒可攬

擷尋桓玄篡義旗以三月掃定以逆黨子魚羊田斗苻堅
 女賞軍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擷也魚羊田斗為姚

葛所殺謠云當滅秦魚羊玉馬東嬴王騰自并州遷
 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也玉馬鄴行次真定時久積

雪而當門前方數丈獨消釋怪而掘之得無齒不食之兆
 齒關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為瑞然馬無齒不食之兆

右五律義廿名知而犯之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
 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

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失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
 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唱首先言謂之造意

二人對議謂之謀制眾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
 之畧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論罪者務六其心審其情仰

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論罪者務六其心審其情仰
 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奉聖典若操刀

似自首攘臂似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奉聖典若操刀
 執繩刀妄加則傷物五刑所以寶君子梟首者惡之長斬

者史是要 卷第七

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

誤之誠王者立此而逼小人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

其事理 古人有言 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

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行之故其

也 主者守文大臣釋滯人主權斷 法欲必奉故令

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理有窮塞故使 若公孫弘斷

郭解之獄也事有時宜故 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

善為政者看人設教 古人有言 制法之謂也又曰隨

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 謂也然則看人隨時

行之信如四時堅如金石 右刑法志

右志二十卷

宣帝託以風痺 宣穆張皇后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

痺嘗暴書遇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一婢

見之后恐事泄手殺 老物可惜不足惜 後柏夫人有寵后

之以滅口而自執爨 罕得見帝嘗臥疾

后往省帝曰老物可惜后慙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 興吾

食帝驚而致謝帝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爾

家者必此女 文明王皇后父肅甚愛異 惟取潔白長大者

武元楊后性妬帝博選良家以充 三世后族不可枉以卑

後宮后 其端麗者並不見畱 敗衣瘁貌以避之 時盛

位 時十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曰 帝乃止

多 離思賦 左貴嬪名芬好學綴文名亞於兄思武 以絳

紗繫臂 胡貴嬪名芳父奮泰始中簡良家女充內職帝自

陛下聞聲芳曰死 乘羊車 時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

且不畏何畏陛下 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廷始將萬

人而並寵者甚眾帝莫知所適常 悉其所之至此固

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以引車 此固

將種 帝與芳擣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 也芳 五可

五不可 惠帝賈后名南風父充初武帝欲為太子娶衛瓘

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女有五不可種妬而少子醜而

短黑元后固請乃定婚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未勝衣

更娶南風年十歲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帝常疑太子不慧欲

五大太子二歲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帝常疑太子不慧欲

草令太子自寫帝省甚悅示產具初后詐有身內繫狗當

衛瓘瓘蹴踏充語妃曰趙王倫廢賈后后曰起事者誰詔當從

繫頸今反繫其尾趙王倫廢賈后后曰起事者誰詔當從

我出又曰將入宮衣中有火惠帝羊后吾何如司

馬家兒洛陽敗羊后沒於劉曜曜問曰一婦一子及身三爾

不能庇貴為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始知天下有丈夫

手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始知天下有丈夫

爾妾生於高門常謂世間男子銅馬入海建鄴期大元帝

太如生元帝初有讖曰一夜齒盡生成恭杜皇后

小字銅環而元帝中興江左如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先是三

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先是三

中止及帝納采之日如素杜姥宅后母裴氏名穆長水校尉

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杜姥宅后母裴氏名穆長水校尉

奈傳言至是后崩杜姥宅后母裴氏名穆長水校尉

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兩龍枕膝日月入懷孝武李文李

第南掖門外世謂一兩龍枕膝日月入懷太后始簡

文帝為會稽王無子令善相者召諸妾示之皆云非其人

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其母少止凶虐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疾之密使醜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三公可佩此刀呂虔有佩以為必覽朱懼覽致斃遂止

三公可佩此刀 刀王相之

之量故以相與祥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清

恬寡欲 鄭冲字文和起自寒微卓爾立操

執心忠亮 何曾字穎考泰始初詔曰何重哀飲酒食肉於

公座 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卿

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

引據辭理甚切帝雖

正衣冠相待如賓 曾自少至老無聲

不從時人敬憚之

之後與妻相見

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

古稱曾閔今

曰荀何

傅元著論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穎昌何侯乎其荀侯乎

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

又曰見其親之黨如見其親

華侈滋味過

於王者

小紙書勿報 人以小紙為書

從事劉享奏

會華侈

直每諸方貢獻

珍異一日之供

以二萬錢為限

人日僕雖名位過幸

今年決下婢子品

獨哭而出曰

爾時不下何公新亡便下岐品人謂中正畏強易弱乃止

王詮曰知死吊死何必見生岐前多罪

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

驕奢簡貴亦有父風

故相積食必盡四方

客朝見必以劬侍

衣裘服玩新

遠

會之子劬

遠

遠

知死吊死何必見生見上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思祖

物翰札簡傲城陽王尼見綏書疏曰我祖其大聖乎

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

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

獲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汝等猶可

石仲容姣無雙石苞字仲容不修小卿是我輩人苞見

郎許允求為小縣允曰當相引在朝廷何小縣乎宮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

不得舒苞鎮淮南既勤庶士又以威惠服物監軍王琛輕

放兵步出待齊奴石崇字季倫生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少

罪帝意解獨不及崇母以為言苞曰分財金谷梓澤崇有別館在河

尚崇與王愷羊琇之徒愷以給澳金崇以蠟代薪愷

愷用赤石脂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武帝每助愷嘗以珊

其爭豪如此枝柯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碎之愷

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命左右悉取六七

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豆粥韭萍壅崇為客作豆粥咄

愷比者甚眾愷恍然自失每以此三事為恨乃密貨崇帳下問之荅云豆至難煮豫

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投之耳韭萍壅是擣韭根雜以麥

苗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踰轅則駛矣

於是悉從之遂爭長士當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嘗與王

崇後知之殺所告者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

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意類此年少何以輕就人宿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嫉

者史是妄

卷七

古

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求之崇盡出婢妾數十人以示之
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日本受命指崇崇正宴
勃然曰——吾所愛不可得秀怒勸趙王倫收崇崇正宴
樓上介士到門崇謂——曰我今為汝得罪——泣曰當
効死於官前因自 知財為害何不早散之 崇曰吾不過流
投於樓下而死 奴輩利吾家 飯化為螺 初崇家稻米飯在
詣東市乃歎曰 崇不能答 地經宿皆為螺時
財收者曰——應有司簿閱崇水確 渤海赫赫歐陽堅石

人以為族滅之應有司簿閱崇水確 渤海赫赫歐陽堅石
三十餘區倉頭八百餘人他物稱是 羊祐字叔子嘗
歐陽建字堅石世為冀方右 孺子有好相 遊汶水之濱遇
族擅名北州時人語曰—— 此今之顏子也 祐博學
父老謂之曰——年未六十必建 委質事人復何容易 與王沈
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 此今之顏子也 能屬文
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善談 論太原郭奕見之曰——

於曹爽祐曰——及爽敗沈謂祐曰常識卿 死生有命非
前語祐曰此非始慮所及其先識不伐如此 有十年之積 祐
由居室 都督荊州時長吏喪官後人惡之 普加禁斷

始至軍無百日之 輕裘緩帶 祐在軍常——身不披甲鈴
糧及其季年—— 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而
頗以敗漁廢政常欲夜出 吳人稱為羊公 增修德信懷柔
軍司止之此後稀出矣 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欲進
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畧吳兒為俘者遣還其家軍行吳
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還絹晉地獵禽獸先為吳人所傷
而晉兵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稱為羊公不名也

祐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 祐與陸抗相對使 羊
祐豈醜人者 抗嘗病祐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二
抗抗曰——時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

王當國羊公無德 祐貞愨無私疾惡邪佞從甥王衍嘗詣
祐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
此人也又嘗以軍法欲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言論多毀
祐時人語 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 祐上疏乞伐吳而議

豈非更事者 拜爵公朝謝恩私門 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
恨於後時哉 祐慎密太過祐

者史是更 卷第七 左

曰——吾所不取人臣 **角巾東路** 祐與從弟秀書曰既定

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 **必與此山俱傳** 祐樂山

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 **必與此山俱傳** 水每風

不以盛滿受責乎疎廣是吾師也 **必與此山俱傳** 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嘗歎息謂從事鄒湛曰自有

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

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

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至若湛輩

乃當如 **臥護諸將** 祐寢疾帝欲使——祐曰取吳不必須

公言耳 **臥護諸將** 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

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 **涕淚霑鬚鬢皆為冰** 祐卒帝哭

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 **涕淚霑鬚鬢皆為冰** 之甚哀是

日大寒 **罷市巷哭** 南州人——聲相接 **墮淚碑** 襄陽百姓於峴山祐

立廟望其碑者莫不 **為祐諱名** 荆州人——屋室皆以

流涕杜預因名—— **為祐諱名** 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 **取**

所弄金環 祐年五歲時令乳母——乳母曰汝先無此物

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乳母具言之李 **折臂三公** 有善相

氏悲惋時人異之李氏子即祐前身也 **折臂三公** 墓者言

祐祖墓所有帝王氣祐鑿之相者曰 **私牛於官舍產犢遷**

猶出——祐後竟墮馬折臂位至公 **私牛於官舍產犢遷**

而留之 兄子篇奉祐嗣 **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

也 杜預字元凱博學多通明 **欽器** 周廟——漢末喪亂不

於興廢之道常言—— **欽器** 復存形製預創意造成

之 **杜武庫** 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 **飛渡江** 吳

督孫歆與伍延書曰北來諸 **以計代戰一當萬** 歆遣軍出

軍——也吳之降者萬餘口 **以計代戰一當萬** 歆遣軍出

還後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 **兵威如破竹** 或曰百

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謠曰—— **兵威如破竹** 年之寇

未可盡尅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 **預生送歆** 王濬先

一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 **預生送歆** 列上得

孫歆頭而—— **杜預頸** 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瘳憚其智

洛中以為笑 **杜預頸** 計以瓠繫狗頸示之大樹似瘳輒

斫使白題曰—— **杜父** 修郤信臣遺迹以浸原 **後世無叛**

及城平盡殺之 **杜父** 田眾賴之號曰—— **後世無叛**

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刻石為二碑** 預好為

南土歌之 **刻石為二碑** 後世名

者已是要 卷第七 七

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紀其勲績一沈萬孤行預

山之下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功之後孰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釋例摯虞賞之

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癖時王濟善相馬又甚愛而和嶠

癖武帝問卿有何但恐為害不求益也預在鎮數餉遺洛

預曰大虵垂頭而吐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聞者

異置針著常所坐瓊中預子錫字世嘏為太子中舍人性

流血刺人祇呈貺史臣曰泰始之際羊公起平吳之策

云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陳騫父矯為魏尚書令時

專權矯憂懼以問騫騫曰主上明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

起裴秀字季彥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眾秀年十餘歲有

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後進領袖有裴秀時人語禹

貢地域圖秀作八篇奏之服寒食散當飲熱酒秀而飲

若武庫五兵縱橫裴頠字逸民秀次子弘雅有遠識博學

一時之刻石寫經頠奏天下暫寧言談之林藪樂廣嘗與頠

傑也服之而頠辭論豐博廣笑崇有論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

名口談淨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

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倣倣頠乃著

辯才論又著古今善宣吐裴楷字叔則父徽楷明

與王戎齊名詔楷於御前讀賈充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武

所定律令左右屬目忘倦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帝

為撫軍妙選僚采以楷為參軍吏部郎缺玉人如近玉山

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皆其選也玉人如近玉山

映照人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獨精理義時探

策得一武帝初登祚探策以下世數既而得一帝不悅羣

王得一臣失色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

下貞帝大悅飲人狂藥貴人正禮石崇以功臣子有才

與之交孫季舒嘗與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損有餘以補不

欲表之楷謂崇曰足下不亦乖乎王國之近屬楷請二

足天之道也楷性寬厚與物無忤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

國租錢百萬以一夜八徙故得免難楷子與娶太宰亮女

散親族曰楷疾篤詔遣黃門郎王衍省疾楷有知人之

一歎其神雋楷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

鑒宰府嘗目夏侯立云肅肅如入宗廟中見禮樂器鍾會

如觀武庫但見牙戟在前傳嘏汪翔靡炊黍變黍在甑或

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炊黍變黍在甑或

變如拳或作血或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楷子瓚字

作蕪菁子其年卒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楷子瓚字

高邁見者敬之特為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深弘保素

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深弘保素

不以世物嬰心裴憲字景思謝鯤庾敬見而奇之曰鯁亮

始過吾不喜得幽州喜獲二子石勒薄王浚亡寮親屬皆

有書百餘表鹽米各數十斛而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

已勒聞之曰名不虛也裴道期劉王喬在吾不得

獨登此位

裴劭字道期楷兄康之子與王冷然若琴瑟

綽綽子遐

嘗與郭象談論一坐嗟服性虛和又嘗在周馥坐與

酒遐未即飲

司馬醉怒曳遐墮地遐徐八裴方八王初裴

起還坐顏色不變

復棊如故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

族盛於魏晉之世

時人以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

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頤比王戎邈比王玄

一臺二妙

衛瓘字伯玉為尚書令與尚書瓘得筋靖得肉

漢未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此座可惜惠帝為太子純質

玉其不免乎初杜預聞瓊殺鄧艾曰一身為名士位居

君子之器也瓊聞飯化為螺初瓊家人炊飯墮地四體書

之不俟駕而謝善草隸為巨山字有六義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

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有八體小篆三曰刻符

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

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隸書六書定古文有

署書七曰殳書八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

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

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

鳥書所以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張伯英草書精巧凡家忽

書幡信也忽不暇草書則號草聖寸紙不見遺韋玉人衛玠

忽不暇草書下筆必為楷草聖寸紙不見遺韋玉人衛玠

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眾顧吾年老

不見其成長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觀者傾

都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王濟玠之舅也每見玠歎曰

然照入微及長好言立理其後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遇

衛玠談道平子絕倒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語曰

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

女壻玉潤玠妻父樂廣有海內在三之義人之所重

帝玠謂之日兄其勉之金聲於中朝玉振於江表王敦曰昔

致身之日兄其勉之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人有不及

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

也三曰形聲江河

也三曰形聲江河

也三曰形聲江河

也三曰形聲江河

也三曰形聲江河

也三曰形聲江河

也三曰形聲江河

也三曰形聲江河

也三曰形聲江河

也三曰形聲江河

也三曰形聲江河

也三曰形聲江河

也三曰形聲江河

也三曰形聲江河

也三曰形聲江河

也三曰形聲江河

也三曰形聲江河

鶴賦張華字茂先學業優博辭藻溫麗初未知名時人比

之子產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問漢宮劍

穿屋而飛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

華見莫知所向桑化為柏初華所封壯武郡有中台星坼華方晝臥

德以應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修夢見屋壞忽覺

而惡之是載書三十乘雅愛書籍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博

物洽聞擊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天下奇海鳧

毛惠帝中人有得鳥毛長三丈龍肉陸機嘗餉華鮓華發

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曰園也試

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作鮓過美故以相獻蛇

化為雉武庫封閉甚密忽有雉雒華石鼓吳郡臨平岸崩

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龍泉太阿干將莫

為魚形扣之則鳴如其言聲聞數里

邪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術者以為吳方強

日寶劍之精上徹天爾華曰吾少時相者言年出六十位

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因出煥為豫章豐城宰求之煥到

縣掘獄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氣

不復見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炫目送一

劍與華留一自佩曰本朝將亂張公受禍此劍當繫徐君

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報煥

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

終當合耳華死失劍所在煥卒子華持劍行經延平津劍

忽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但見兩龍各長數博物

志華著十篇卜公府掾之精者劉卜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

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劉卜非為人寫黃紙者為臺

縣令曰云何以為亭子劉卜非為人寫黃紙者四品

吏訪問令寫黃紙堪大不堪小或謂卜曰君才簡畧

一鹿車卜曰堪大不堪小或謂卜曰君才簡畧

不如作守舍人卜從其言

八達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孚兄字伯達宣帝字仲達道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時號 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 魏文帝自太子即位欲

雲母輦青蓋車 帝給一孚雖見 杜門 紘字偉德有風

還印章著 一 鈔刀豈不能一割 閔王承字敬才初劉隗以

腹心先以承為湘州承行達武昌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

意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

耳 一 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 葦菱車 湘土荒殘承自

此言敦果曰彼學壯語何能為也 承荅甘 此兒乃敢彈我 敬王

心綏撫 兵聞拙速未覩工遲 卓書 示不臣劉氏 韓延之字顯

御史中丞桓溫屯中堂吹警角 可畏也 疾風彰勁草 史臣曰語曰 陰雨

顯宗名兒為翹以 疾風彰勁草 史臣曰語曰 陰雨

則出犢車而內露車 平原王幹清虛靜退簡於情欲 獨懷

百錢 齊王罔平趙王倫宗室皆以牛酒勞罔 汝勿效白女

兒 罔迎拜幹踞床不命坐 不能啖大臠 梁孝王形謂王銓

令 一 大臠固難銓曰公獨嚼尚難矣形曰長史大臠為

誰銓曰盧播是也形曰是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

吏便恐王 單衣補幘以為清 善因指 我在長安作何等不

法不行 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 以稻米乾飯雜理中

丸進之 齊獻王攸居文帝喪哀毀 此桃符坐也 攸特為文

每見輒撫床呼 就人借書必手刊其謬 攸以禮自拘鮮有

之 文籍先生儒林丈人 王沈字處道高貴鄉公好學有文

十囊五囊入棗郎 王浚字彭祖以父字處道為當塗高

此作書勝十萬之衆荀勗字公會爽曾孫也鍾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時將發使聘吳用勗所

作書與孫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得趙之牛鐸則諧初勗於道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

掌樂音韻未調乃曰遂勞薪所炊又嘗在帝座進飯

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中經得汲郡冢中古文竹

實用故車脚舉世伏其明識書詔勗撰次之為

秘書列在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議

省州縣吏半以赴奪我鳳皇池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

農功勗以為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帝嘗謂曰魏

惘悵悵或有賀之者諸君賀耶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

之退惡不退不休洛中英英荀道明荀闈字道明

都語曰二荀兄弟孰賢帝問王廙廙答以闈才明過

及由是莫能充閭之慶賈充字公閭父達晚始生充言後

定其優劣始知君長者羊祜密啓雷充帝以君不行吾便自出伐吳

詔充為大都督充辭青瑣中窺之賈謐字長深父韓壽賈

詔曰充受之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婢往壽

焉女賈午輒於見壽而悅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婢往壽

女意并言壽勁捷過人惟充覺女悅暢異常日奇香時

其女域有貢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其

女密盜以遺壽充僚屬聞其芬馥以告充充自是知女與

通東北角如狐狸行充意女與壽通不知所由得入乃夜

左右曰惟處充考問左右祕以方賈誼謐好學有才

此兒

所

及

飯

是

竹

中

在

魏

若

道

明

亦

有

名

稱

京

過

不

後

言

當及其曾祖時將發使聘吳用勗所

初勗於道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

又嘗在帝座進飯

此是

古文竹

中

得汲郡冢中古文竹

書

詔勗撰次之為

議

清心

事

不如省事

省官

不如省官

省吏

列在

秘書

中

奪我鳳皇池

以勗守尚書令勗久在中

荀勗字公會爽曾孫也鍾繇曰此兒

當及其曾祖時將發使聘吳用勗所

初勗於道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

又嘗在帝座進飯

此是

古文竹

中

得汲郡冢中古文竹

書

詔勗撰次之為

議

清心

事

不如省事

省官

不如省官

省吏

列在

秘書

中

奪我鳳皇池

此兒

所

及

飯

是

竹

中

在

魏

若

道

明

亦

有

名

稱

京

過

不

後

言

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於中丞臺又蛇出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陷入地壓毀床帳謚益恐遂與后誣陷太子

夢應 初充伐吳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帳下督周勤晝

忽親所夢之道果見充至一府舍府公謂充曰將亂吾家

事必爾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所以延日月而名器

如此者是衛府之勲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鐘虞之間大子

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及是謚死於鐘下賈

后服金酒而死賈午 **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 泰始

考用大杖皆如所言 **賈裴王亂紀綱王裴賈濟天下** 中謠

日言亡 **是非久自見** 充從子模有智算充深信愛充

魏而成晉也 **是非久自見** 衰疾常憂已謚傳模曰

可掩 **賈郭** 郭彰賈后從舅賓客盈門 **臨晉侯** 楊駿字文長

也 **賈郭** 世人稱一謂謚及彰也 **臨晉侯** 封

議之曰夫封建諸侯以藩王室也后妃所以弘 **三楊之號**

內教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為侯兆於亂矣 **三楊之號**

駿及珖濟勢傾天 **斫斫刺刺** 初駿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

下時人有 **斫斫刺刺** 登截被於門大 **斫斫刺刺**

日託疾詐死 **光光文長大戟為墻毒藥雖行戟還自傷** 熙

其言果驗 **光光文長大戟為墻毒藥雖行戟還自傷** 熙

中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 **當為外氏成此宅相** 魏舒字

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言當出貴 **舒堪數**

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 **舒堪數**

百戶長 舒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樸

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 **容才長物** 舒不修常人之節不

我願畢矣舒不以介意 **容才長物** 為蛟厲之事每欲

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為事 **終當為台輔** 唯太原王父謂

野王車馬之聲

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聞車馬之聲

復問寢者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

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 **襪被而出**

為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舒曰吾即其 **魏舒堂**

人也 **魏舒堂** 同寮素無清論者咸有媿色談者稱之

堂人之領袖 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 **殺公掾** 陳雷周震累

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為 **殺公掾** 為諸府所辟

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稱其達命 **先君以禮見待**

明公以法見繩

景帝命李憲為從事中郎謂憲曰先公辟君不應今孤命君而至何也對曰

得以禮進退

一賣牛衣以自給劉寔字子真少貧苦

通今崇讓論

以世多進趣廉遜共啖而還其餘寔每還州

酒肉以候之寔難

吾之所行是所聞見或謂寔曰君行高

逆其意輒

遵何不旦夕切磋使知過而自改邪寔曰

皆自營給

寔少貧窶杖策徒行每誤入卿內及位望通顯

詣石崇家如廁見有絳帳裊褥甚麗

負薪自給讀誦不輟

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

弟智有兄風神思清發昏不暇寐

使人以儒行稱

吾與劉穎川兄弟語

外殆白日欲寢矣

長沙御史高光字宣茂柔之子武帝置

明法用

醜酒高會王渾字玄冲伐吳濟江登建鄴宮

致在王濟之後意

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渾鎮壽陽不尚刑

甚有不平之色

人新附渾虛懷綏納

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服

令吏屬阜服太熙初為司徒惠

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持兵乃吏屬自以偶因

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乃令改絳衣著阜服論者美其

謙而氣蓋一時

王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

名當

恂恂濟濟濟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為一時秀

左右可謂

遣婦來生哭人齊王攸當之藩濟使妻公主與

王濟甄

金溝濟性豪侈麗服玉食時京洛地甚貴濟

里駁速探牛心來

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嘗瑩其

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

啖李伐樹和嶠

胡床叱左右

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侯其

以人乳蒸豚帝嘗

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豚甚美

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甚不平

馬惜障泥濟善解馬性嘗

乘一馬著連乾障泥前有水終不肯渡

馬癖故人謂濟尺

濟曰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渡

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恥之

武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何如嶠曰濟俊爽

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既而曰知愧不濟曰見無禮

於君則剝之

帝與濟基濟伸脚局下時孫皓在側卿常好

我作驢鳴

濟卒孫楚來哭之甚悲哭畢向靈床曰我

而令濟

欲使容長戟旛旗

王濬字士治常起宅開門前路

濬有大才

參征南軍事羊祜深待之或曰濬志大奢侈

識者謂祜

夢懸三刀於屋梁上

濬夜李毅曰二刀為州字

又益一者明府

大船連舫

武帝謀伐吳詔濬作

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馳馬

木梯蔽江而下

濬造船於蜀

太守吳彥取呈孫

三者一乖則難圖也

時朝議咸諫伐吳

皓請增兵皓不從

三者一乖則難圖也

王府君生爾爾

伐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

臣作船七年

王府君生爾爾

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死亡無日

必勉之無愛死

濬初為巴郡太守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

人後伐吳先所全育者皆

鐵鑊鐵錐

濬發自成成都吳人於

截之又作一長丈餘置江中以距船

旌旗器甲屬天滿江

破膽遂送降於濬

前遇鑊燒之於

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

王濬自以功大而為王渾所抑每

日卿功則美矣然恨

進見陳其見枉之狀

濬外親范通

平吳之事有問者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有此

生所以屈廉頗也濬曰吾始懼鄧艾之禍

走及奔鹿

唐彬

八尺 彬之為人勝騫遠甚 帝問彬於孔顥顥忌其能不答

曰但能如卿固未 名不虛行 因辟為屬帝問曰卿何以致

易得何論於勝 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 財欲可止酒者難改 益州

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 財欲可止酒者難改 益州

缺朝議欲用楊宗及彬文立曰彬多 稱疾遲留以示不競

後與王濬伐吳彬知賊已殄未至建業二百里 有廊

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識者莫不高彬此舉 有廊

廟才 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 竹林之交 山濤字巨源少有

莊老隱身自晦後遇阮籍 巨源在汝不孤矣 嵇康坐事臨

便為 著忘言之契 今為何等時而眠耶 濤與石鑿共宿夜起蹴鑿曰

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 濤曰咄石生無事 負土成墳手

馬蹄間耶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 負土成墳手

植松柏 濤年踰耳順居 山公啓事 濤再居選職每一官缺

向然後顯奏濤所奏甄拔 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 吳平之

人物各為題目時稱 不學孫吳而闇與之合 後帝詔

天下罷軍役濤因論用兵之本以為不 我後當作三公 初

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時以濤 取絲付吏 初袁毅為兩令

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飢寒 取絲付吏 初袁毅為兩令

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 飲酒至八斗 濤

異而受之後事露 印封如初 飲酒至八斗 濤

試之乃以酒八斗而止 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 子淳允 吾年

幾三十而不為家公所知 山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

高陽池 鎮襄陽時四方寇亂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

池上置酒輒醉 童兒歌 日夕倒載歸醉酩酊無所知時時能

名之曰 童兒歌 日夕倒載歸醉酩酊無所知時時能

騎馬倒著白接籬舉鞭向葛疆何 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

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

有一州之任 史臣曰自東京喪亂吏曹湮 戎眼爛爛如巖

滅 史臣曰自東京喪亂吏曹湮 戎眼爛爛如巖

貪饕方駕寺署斯滿 戎眼爛爛如巖

者已是要 卷第七

卷第七

戎眼爛爛如巖

戎眼爛爛如巖

戎眼爛爛如巖

戎眼爛爛如巖

戎眼爛爛如巖

戎眼爛爛如巖

戎眼爛爛如巖

戎眼爛爛如巖

戎眼爛爛如巖

下電

王戎字濬冲幼而穎悟神彩秀徹樹在道邊而多子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李樹多實等輩競趨共

必苦李也

又嘗與羣兒戲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共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取之信然隨

卿言不如共阿戎談

阮籍素與戎交渾為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

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

善發談端為人短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

不修威儀超然玄著

朝賢上已稷洛或問王濟昨游有論前言往行哀哀可聽王戎談子房

季札之間其為識鑒所賞如此

唯公榮可不與飲嘗

與阮籍飲時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籍曰勝公榮不可不共飲減公榮不敢不與

飲卿輩意亦復易敗耳

戎每與籍為竹林之遊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

笑曰非成功難保之難

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安出生戎曰道家有言為而恃

孝死孝

戎居母憂飲酒食肉或觀奕禁而容貌毀瘁杖然後起裴頡弔之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冲不免滅

性之譏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乃

生孝至於戎所謂

甲午制

領吏部始為百姓然後授用

門選

戎以晉室方亂慕遠伯玉之為人與時舒卷自執牙無奢諤之節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

籌

性好利廣收田園聚錢不知紀極每晝夜算計而又儉嗇不自奉天下謂之膏肓之疾

李常鑽其核

常出貨之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恐人得種

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

是風塵表物裴頡拙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纓纓

如束**黃公酒壚下**

嘗經阮嗣宗酣暢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

羈繼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

食糠而肥愈甚

戎子萬有美名少而

大肥戎

何物老嫗生寧馨兒

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造山濤嗟歎良久

令去目而送之曰然誤

幼年無屈下之色

父又有公

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事衍時年

十四造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當從古人中求耳武帝問王戎曰夷甫

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吾目光乃在牛背上嘗因宴集為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

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終日清談縣務亦理

出補元城令每捉玉柄塵尾與手同色行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自比子貢妙

善立言唯談老莊口中雌黃義理有所未安隨情之所鍾正在

我輩衍嘗喪幼子山簡吊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於情然則

簡服其言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行妻郭氏剛復貪吳聚斂無厭好干

預人事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李陽者京師大俠郭素憚之衍謂之曰舉阿堵物却行疾

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其措意如此足以為

三窟矣衍居宰輔不以經國為念而思自全之計乃以弟澄為荊州族弟敦為青州因謂之曰荊州有江漢

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賣車牛以安眾心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

避其難衍獨吾少無宦情東海王越薨眾推行為元帥衍不

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排墻填殺之俄為石勒所破衍為陳禍敗勒甚悅之其黨孔萇曰彼晉

之三公必不為我盡力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使人夜如珠玉在瓦石間王敦嘗

處眾中處眾中巖巖清峙壁立千仞顧愷之作畫贊見人舉動便

識其意王澄字平子生而警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

小郎衍妻郭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天下人士目行尤

及王敦庾敬嘗為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落落穆穆澄謂衍曰兄形似

日誠不如卿然也已經平子矣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四友

王敦謝鯤庾敬阮脩皆為衍所善號辭義鋒出算畧無方衍問方畧敦曰

皆為衍所善號

辭義鋒出

算畧無方

可豫論澄一坐嗟服探殼而弄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樹

飄風折其節柱澄率眾將軍赴國難而捉玉枕以自防敦請澄宿

而澄左右持鐵鞭為衛澄恒故未得發敦當為後來

賜澄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因令力士搯殺之荆士士人宗厥因酒

秀郭舒字雅行鄉人咸稱搯其鼻炙其眉頭炸澄澄怒叱左右棒

厥舒謂左右曰使君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神姿

駕狂耶誑言我醉因遣舒跪受之厥遂得免

朗徹當為名士樂廣字彥輔年八歲夏侯立見之謂其父

戶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觀青天而奇之曰

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便覺已之煩王衍自言

今復聞斯言命諸子造焉曰與人語甚

簡至及見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善廣

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

人咸云杯中虵影嘗有親客來飲見杯中有虵惡之而疾

意虵即角影復置酒於前處乃告夢想因衛玠總角時嘗

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疴頓愈問夢廣曰是想

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廣曰因也玠思之經月不得遂以成疾廣為剖析之即愈曰此賢必無膏肓之疾

論人先稱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人有王樂為稱首

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二兒優劣乃裴樂之優劣楊準二

天下言風流者謂日髦準使先詣裴願願性弘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喬當

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喬自及卿髦亦清

出準笑曰名教內自有樂地是時王澄胡母輔之

裸體廣聞而笑曰何必乃掘墻得狽而殺之河南官

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如此成都王穎廣之婿也

怪廣顧見墻有孔豈以五男易一女遺難而廣處朝望羣

小讒誘廣神色鄭公業為不亡矣鄭表高祖眾父泰表少

不變徐曰孤有識鑿荀攸曰

故知侯生必來也

母丘儉作亂景帝出征謂王肅曰唯而不見鄭光祿表追及帝笑曰

今而後朱紫別矣

鄭默為秘書郎考覈舊文刪不以才地

矜物

默寬冲博愛謙虛溫謹雖僮豎厮養不加聲色而猶有嫌怨故士君子以為居世之難

居喪

李膺祖敏避公孫度乘輕舟浮海莫知所終父信出塞追求積年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

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服膺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

道士姓黃號聖人

成都王遣盧志奉天子還洛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

但稱

晉司空從事中郎

盧謏才高行潔值喪亂陷於石氏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 善文

華虞棲遲家巷垂十載

年八十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

石鑿字林伯

六龍

溫羨父恭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號

但聞劉功曹不

聞杜府君

劉毅字仲雄少厲清節好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平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

百餘人三魏稱焉

攫獸之犬鼯鼠蹈其背

毅為司隸從事將彈河南尹司

隸不許曰毅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

方之諸葛豐蓋寬饒

轉司隸校尉京師肅

然時人桓靈賣官錢入官庫

武帝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其已

甚乎曰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殆不如也帝 蜂蠆作於

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

懷袖勇夫為之驚駭

鄒湛進曰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頗牧而文帝恕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

德過之帝曰我平天下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

無言今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出於意外故也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

陛下發不世之詔出思慮散齋而疾其責省之奏加妻罪

毅夙夜在公嘗而請解齋公正如此

受堯之誅不能稱堯

機閣

毅致仕孫尹表曰毅雖身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主者疑其議論傷物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為

使絕人倫之路也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毅卒武帝撫几驚曰

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毅子暉字長升正直有父風武庫

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曰五為司隸職協物情允森森如千丈

松和嶠字長與少有風格專車而坐遷中書令舊監令共

高抗嶠鄙勗以意氣加之每同乘太子有淳古之風不了陛下

家事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帝默然後與荀顗

世事顛勗並稱之嶠荀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粗及

日聖質如初帝不悅言之不效國之福也使帝問曰卿昔

為我不了家事今皆國士也武陔字元夏與弟韶茂並總

定云何嶠曰皆國士也角知名劉公榮曰陔有

輔佐才韶茂羣泰畧無優劣文帝問陳泰孰若其父羣朝

不減常伯廷宜一大臣當和任愷字元褒武帝一食萬錢猶云無可

下筋愷既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清

平佳士子罕幼有門風才望不及在南為鶴在北為鷹崔

為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挽弩自射洪薦郗詵代已為左

生荆棘來自博陵挽弩自射丞詵後糾洪洪曰我

舉郗丞而還奏口不言財貨手不執珠玉亮以琉璃鍾行

我是也酒酒及洪洪不執日慮有執玉不羊叔子去人遠矣郭奕

趨之義然實乖常性故為詭說羊叔子去人遠矣郭奕

業羊祐嘗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大丈夫豈當

業少選復往又歎曰遂送出界數百里大丈夫豈當

以老姊求名奕有寡姊隨之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為雷

蔣毅魯劉最為祖劉頌字子雅世為名笑同郡四比張釋

之頌守廷尉時臺閣生風傅玄字休奕為司隸天性峻急

捧白簡整簪帶竦踊近乎詩人之作文論雖綺麗不足而

不寐貴游懾服近乎詩人之作文論雖綺麗不足而

者已是要

卷第七

三

言成規鑒庚純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楊駿弟濟與成書曰江海

常歎曰混混故能成其深廣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也安有恹恹

為忠益而當見疾乎咸荅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海逆畏以直

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一犬吠形羣犬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叵聽取

其金環傳暢咸從子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之惜以此賞之讐枯骨

而捐之中野為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向雄字茂伯鍾會辟為從事會

死雄葬之文帝責雄雄曰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

以立於時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毅吳奮為河內太守皆嘗答

譏雄後同在門下雄不交言武帝敕雄令復君臣之好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

為戎首已幸安有龍無尾閻纘字續伯上書理太子之寃復為君臣好

言年四十書御即死臣老母見臣為表乃卜卦一朝不朝

其間容刀同上

妻于守臣涕泣

一

朝不朝

諸史提要卷第七 終

內史張英纂補

卷內海沂之康實賴王祥起至蒸餅坼作十字止共

十五條臣張英纂補

諸史提要卷第八

晉中八自列傳第十九為始

時人多謂之癡阮籍字嗣宗容貌瓌傑志氣宏放傲然不羈喜怒不形於色或閉戶視書累月不出

或登山臨水經日忘歸而時人服其遠識曹爽辟為參軍嗜酒得意忽忘形骸

田里歲餘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籍本有濟世志天下多爽誅

不與世事酣飲為常文帝欲為武帝求婚籍籍以疾辭屏於數以時事問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府舍屏障使內外相望嘗言於文帝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

乘驢到郡法殺母禽獸之不若有子殺母者籍曰殺令清簡旬日而還

者怪其失言籍曰禽獸知母求為步兵校尉籍聞步兵厨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也

貯酒三百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性至孝母終正斛乃

者史是嬰

卷第八

一

求止籍畱與決賭既而一及將堊食一蒸肫時人歎為

飲二斗酒舉聲一號又吐血數升殆至滅性

兩得凡帛者主哭客乃為禮籍既而直視楷吊畢便去或曰

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我俗青白眼籍又能為一見禮

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一及嵇喜來吊作白眼喜不憚而退喜弟

康乃齋酒挾琴造焉籍大喜乃見青眼禮法之士疾之若

讐由是帝禮豈為我設籍嫂嘗歸寧籍相與外坦蕩

而內淳至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籍嘗詣婦飲醉便

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車迹所窮輒慟哭而

徑往哭之盡哀而還皆此類也

反時率意獨駕不賦豪傑詩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

牢山望京邑而蘇門嘯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

歎於是長嘯而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

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蝨之處禪中乎著大人先生傳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

縫匿乎壞絮自以為為吉宅行不離縫際動不以禪褫自以

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不能出也

仲容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復爾子渾字長成有父風少慕

竹林之遊咸字仲容任達不拘與叔父北阮富南阮貧咸

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錦

綺咸以竿掛大布犢鼻於庭人怪之荅曰未能免俗聊復

爾見咸心醉郭奕少所借馬追婢素幸姑婢姑歸初云畱

咸論者非之妙解音律善彈琵琶不交人事不復用杯

觴斟酌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去其大盆盛

飲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咸子瞻字千里遇理

恬澹不可榮辱善彈琴人聞其能多往求聽不問貴賤長

幼皆為彈之神氣冲和內兄潘岳每令鼓

者已是要

琴終日無忤由是將無同三語掾王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識者歎其

瞻曰戎咨嗟良久夷退無競瞻常羣行自然其旨同異

即命辟之人謂之無鬼論瞻素執辯言鬼神之事反覆

遂巡在後須飲者畢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胡人遙集

於上楹咸次子字遙集其母即胡婢爭之初生其蓬髮

飲酒不以王務嬰心元帝以為安東正應端拱嘯詠以樂

當年耳帝曰卿為琅琊王長史宜節飲乎曰王泄未知一

生當著幾量屐初祖約好財乎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得

兩小麓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無鬼

見自蠟屐因自歎曰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分

阮修字宣子嘗論鬼神有無皆以人死有鬼修獨以為無

日今見鬼乃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有鬼耶論者

服社樹後伐社樹或止之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亡矣簡任性

修人事絕不喜見俗人遇便舍去意有所思爾而不避

晨夕或無言但欣然相對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

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未知其壘壘之處定何如耳王

不肯顧家無儋石晏如也談易有所未了敦曰阮宣子可與言求入錢而不得修年

行日及與談言寡旨暢行乃服大鵬贊修作鴻臚丞差有祿王

未名室王敦等歛錢為婚兼有諸人之美阮裕字思曠骨氣不及逸

為鴻臚卿謂曰卿常無食兼有諸人之美阮裕字思曠骨氣不及逸

少簡秀不如真長韶潤不如不敢復近思曠傍赴山陵事

仲祖思致不如殷浩而不敢復近思曠傍赴山陵事

畢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亦審時流必當逐已而疾去至

方山不相及劉惔歎曰我入東正當泊安石渚下耳

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禮讓為先故終日靜默吾有車

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裕嘗以人不須廣學正應以

者史是要 卷第八 三

日焚之曲躬二郡豈以騁能私計故耳或問裕日子辭徵

裕曰吾少無宦情不能躬耕自活嵇康字叔夜其先姓奚鈺

氏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康有奇才遠邁不羣身長七尺

骸不自藻飾神交七賢所與一者阮籍山濤預其流者

也未嘗見喜慍之色王戎言與康居石髓素書康常採

澤會其得意忽焉忘返又遇王烈入山得一卷如飴烈服

不見乃歎曰叔一行作吏此事便廢絕交好鍛宅中一柳

夜不遇命也樹甚茂乃激水圍每一相思千里命駕高致

而來見所見而去康居貧與向秀共鍛於大樹下鍾會往

所聞而來何所見造焉康不為禮鍛不輟良人去康曰何

而去會曰嵇康卧龍會譖康於文帝曰康為慮耳也公

廣陵散於今絕矣康將刑東市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

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誓不傳人正是妨人作樂向秀字子真欲注莊子

康曰耳及成示死便埋我劉伶字伯倫放情肆志常以細

阮嵇相遇欣然神解常乘鹿車携一飲一斛五斗解醒嘗

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婦兒之言慎不可聽便復醉

天生劉伶以酒為名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

鷄肋不足以安尊拳拳而往伶曰其人笑而止任達

不已幼輿折齒謝鯤字幼輿鄰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

聞之曰猶不鹿怪嘗經空亭中宿將曉有黃衣人呼鯤字

廢我嘯歌令開門鯤無懼色便於窗中度手牽之

彥國一霏霏不絕誠後進之領袖也尻背東壁子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

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令我輔之歡笑呼入共飲其所為縱傲如此甕間盜飲畢卓字

吏部郎常飲酒廢職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拍浮酒船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

中便足了一生卓嘗謂人曰得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

炙羊飲酒王尼字孝孫本兵家子初為護軍府軍士胡母

下與尼而去竟不見殺牛壞車尼無居宅宅惟畜露車

護軍護軍即免尼為兵子御之暮則共宿車上歎曰滄海橫流處處不安俄中興

而荆土飢荒尼不得食乃噉肉既盡父子餓死

名士羊曼字祖延任達頽縱好飲酒溫嶠兖州八伯時州

阮放為宏伯阮孚為誕伯郗鑒為方伯胡母輔之為達伯

卞壺為裁伯蔡謨為朗伯劉綏為委伯曼為伯號擬八四伯

其後又有江泉以能食為穀伯史疇以大

隽也肥為笨伯張嶷以狡妄為猾伯曼弟聘字彭祖

以狠戾為瑣佳設真率曼為丹陽尹時朝士過江初拜官

伯擬四凶相飾供饌客來早者得一日宴

則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而不問貴賤有固拜臨海

太守竟日皆美雖晚至猶盛饌論者以固之豐腆不如曼

之奈何惜一被而殺一人光逸字孟祖初為博昌小吏

令不在解衣炙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逸曰八達胡母

家貧衣單若不暫溫勢必凍死令奇之八達輔之

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必我孟祖也諸人散髮裸袒閉室

不聽逸便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保家主

驚曰他人决不能爾遠呼入與飲不捨晝夜

也曹志字允恭魏陳思王植之子少牛馬躡齧者不貨於

市庾峻字山甫父腰帶十圍子敬字子嵩長不正與人意

道恐傷人

閣同讀老莊意賦在有無之間敬著意賦以豁情亮見之

若無意也復何森森如千丈松敬器溫嶠目嶠雖礪

所賦荅曰一

音已是更

卷第八

五

之憤墮机上以頭就穿取時劉興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

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

於衆坐問敬而敬頽然已醉徐荅曰下官家故有兩

千萬隨公所取與於是服越悅因卿自若我我自卿卿

不與敬交敬卿之不置行曰君不得為耳聽郭象語如懸

敬曰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

河瀉水注而不竭郭象字子玄能清

之先嘗有市魁庚純字謀甫賈克嘗宴朝士純後至克曰

井事是以此相譏君行常居人前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小市

謂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城陽太守梁柳當之官勸

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作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

郡而送之豈中古人之道

能答摯虞字仲治才學通博著述不倦東平太

改姓東焉束皙字廣微漢疎廣之後王莽末廣曾孫

三日甘雨零郡界大旱哲為邑人請雨三日

稷以生何以酬感作歌曰束先生通神明

之報束長生汲冢漆書皆科斗字

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

識名題又得銅劍漆書皆科斗字不復詮次武帝付秘書

校綴以今文寫之皆在著三日曲水之義

作隨宜分釋皆有義證帝問

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乃之水濱洗被因以

汎觴帝曰如此便非好事哲進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

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又秦昭王置酒河曲見金人

捧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為曲水

二漢相緣皆為盛集帝王氏有子

大悅賜督黃金五十斤王接字祖游父蔚喪哀

桂林之一枝岷山之片玉郤詵字廣基武帝問曰卿自

為天下第秀異固產於方外

一猶華譚廣陵人時九州秀孝策

無逮譚者王濟嘲之曰五府

六

初開羣公辟命君吳楚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
日不在中域是以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
璞出乎荆蓋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
西羌昔武王尅商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
人之相去如九牛毛或問譚曰諺言一寧有此乎譚曰
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

爭半錢之利相去何啻九牛毛錦不可以為帽稻不可以為壘袁甫自言
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一穀中之美莫過稻能為劇縣

陽以西常旱以東常水石珩問甫曰卿名能辨一何也
職積憂成陰故常滂以西皆是中國新平疆吳志盈心滿

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悅故致旱若抑強扶弱則天
下和是汝兒也愍懷太子遙幼而聰慧武帝愛之嘗與諸

帝曰一牽裾殺豕年五歲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牽
宜令照見人君又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

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曰此兒當與我家埋車

小馬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戲其母本屠家女於宮中為

酤手揣斤兩輕重不有桑生于宮日而枯太子遂廢後桑

差一故太子好之復生於西廂立其子臧其聲如鐘陸機字士衡吳人身長

為太孫及太孫廢桑枯康末與弟雲俱入洛張華千里尊羨未下鹽豉王濟指羊

重其名曰伐吳獲二俊卿吳中何以敵此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范陽盧志問機

日君遠近機日如君於盧毓盧玘既起雲謂機日殊邦遐遠

容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日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耶議

者一黃耳機有犬名一羈寓京師久無家問語犬日汝

頸犬得路南走遂得報還洛豪士賦齊王罔矜功自伐始臨戎而牙旗

折討長沙王假機大貉奴能作督不孟超謂機夢黑幘繞

車手決不開機一甚惡之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機被誅歎

者史是要

卷第八

二

議者為陸氏寃是日昏霧晝合大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風平地尺雪

子更患其多張華嘗謂玄圃積玉無非夜光五河吐流泉

源如一葛洪書稱欲燒筆硯雲書曰君苗二陸雲字士龍與兄機齊

名號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鷁幼時閔鴻見而笑疾雲有

張華好帛繩纏鬚雲大笑不已嘗著縷雲間陸士龍日下

荀鳴鶴荀隱字鳴鶴與雲會張華坐雲抗手曰荀曰

矢隱曰本為是雲龍駃駃乃是山鹿當今顏子周浚名為

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大笑從事謂人

日士龍也一縣稱為神明補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

令人密隨後日不出十里當有男子與語縛王弼家嘗行

來問之具服云與妻通殺夫故遠相候王弼家嘗行

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草中有光見一年少美風

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問之乃雲本無立學自

此殊連璧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奇童潘岳

仁少以才穎見稱鄉邑閣道謠為帝所親遇岳乃題閣道

為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

軼裴楷韜和嶠刺足不得休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岳

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誦事賈謚每候其出望塵而拜白

母誦之曰岳不能改後將詣市與母別曰負阿母白

首同所歸初被收石崇已岳詩曰投分寄石友

投之以菓岳少時嘗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

至委頓二陸三張皆論文時人謂史臣曰未下車辟

而反疑然稀言江應元江統字應元靜默有遠

減價荀慈明下車辟孔文舉東海王越與統書昔儒玄並綜統

子惇性好天子命我叅卿軍事孫楚字子荆為石苞叅軍

學是要

卷第八

湫石枕流

楚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枕石湫流誤云一濟

耳所以湫石

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

楚除婦服作詩示

欲厲其齒

名山勝川靡不窮究

統字承公好山水求為鄞

儷之重

吏非吏隱非

令不畱心碎務縱意游肆

遂初賦

綽字與公博學與許詢俱有高尚

樹子非不楚楚

嘗鄙山濤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

高情遠

但

致弟子早已服膺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

綽與詢一時名

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

三都二京五經鼓吹

於詢沙門支遁問之綽曰

試擲地作金石聲

綽作天台山賦初成示范榮

左思賦每

沙之汰之瓦礫在後簸之揚之糠

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

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何不尋君遂初

批在前

綽性通率好譏調與習鑿齒同行

何不尋君遂初

賦

綽上疏言時事桓溫見之不

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

文士綽為其冠溫王

稱為子貢

羅憲字令則師事

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

兄子尚性貪少斷

尚可羅尚殺我

又曰將軍反更為禍

男入九地之下女上九天

之上

胡奮字玄威女為貴人一子早亡

與天家婚未有不

滅門者

時楊駿以后父驕傲奮曰歷

以君之相後當至此

不足慕也

吾彥字士則出自寒微時薛羽杖節南

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

帝問陸抗陸喜二

周處字子隱不修細行州曲患之父老歎曰未除何

為三矣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獸且患志之不立

人水搏殺蛟乃入吳尋二陸屬志為學

何憂名之不彰處尋二陸具以情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陸雲曰古人貴朝聞夕改君前途尚可

亡國之感豈惟一人吳平王渾登建鄴宮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得無感乎處曰漢末

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賦詩處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前吳亡於後渾慙賦詩觀

吳人謂中州人曰槍諸槍子能復之乃吾子也

中國亡官失守之士多居顯位魏字彥和常感父言時吳人頗怨魏因之欲起

兵人生幾時但當快意耳魏失志歸家淫侈縱

周玘弟一門五侯並居列位札兄子靖魏弟筵

道士李脫妖術惑眾自死是忠之一目亦不必

言八百歲故號為忠旨當死長岐

根周訪字士達征杜弼弼作枯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初訪遇善

相者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犬羊相羣何敢比

天子周虓字孟威見符堅箕踞呼為氏賊堅不悅周丁吉

皆忠臣也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冲不食

而死皆忠臣也竊謂無復見勝周光年十一見王敦敦曰貴郡未

其地若葬位極人臣其次當世出二千石陶侃微時

忽失牛遇一老父曰前崗見一牛眠山汗中又指一

山曰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訪

葬其父自訪以宗師時宗室殷盛無相統攝我之忠心可

破示天下亮被執歎四部牙門帝以兵八百給威貂不足

狗尾續趙王倫字子彝僭位諸黨皆登卿將至於奴役白

-5 190 15 905" data-label="Text">

版之侯君子耻服其章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府庫之儲

-10 190 15 905" data-label="Text">

不克於賜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

-15 190 15 905" data-label="Text">

者史是要 卷第八

有服劉鳥倫於殿上得異鳥問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

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並失五公齊王罔字景治輔政

號五公委白頭公有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殺之五難四

不可孫惠諫問曰冒犯鋒刃集致英豪同將士之勞無疑

五難而不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未有行其我截

齊便去初問之盛也有一婦人詣大司馬府求著布柏腹

為齊持服時又謠曰草木萌芽殺長沙長沙厲王又初

又以正形美而神昏成都王頴以成其美焉題門頴以

戀鄴都留義募將士既久咸怨曠思歸或有輒去者乃

去若復有急更相矛戟有光若火井中皆有龍象頴軍中

石鼈屯河南阻清水為壘造浮橋以通河北諸國儀表河

王顥來朝武帝親厚之誨非所敢承解系字連時荀勗

系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先使君親厚

子大慙勗父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趙王倫以宿憾怒系曰

邪管仲不若鮑叔張輔字世偉嘗著論云鮑叔知所

非濟事之國三歸又論司馬遷班固遷之著述詞約而事

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割流蘇帳而

為馬棧張方劫帝遷都敦煌五龍索靖字幼安少有逸羣

索紛索永俱詣大學俱以善草書知名靖與尚書令衛瓘

馳名海內號稱大學會見汝在荆棘中耳靖有先識知天下將亂指

草書狀靖作 宛若銀 此後當起宮殿靖行姑臧城南

張駿於其州郡吏不足汗吾兒廟之子才非簡札之用

蝮蛇在手壯士解腕劉曜復入馮翊帝徵兵於南陽王保

日蛇已螫頭 盜發漢霸杜二陵子即位一年而為陵武帝

享年久長茂陵不復容物赤眉取之不能減半于今猶

有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是儉者耳亦百世之戒也 吾

固疑吳無君子 周浚字開林初吳未平諸將多襲奪吳將

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汝 稱重臣宗稱清臣宗武帝問浚

南人浚曰 果吾鄉人 稱誰為可浚曰臣叔父子 亡兄天下人為天下人所殺王

害周顛使人吊其弟 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擬張安世成公

嵩嵩曰 復何吊 殺卿者兖州刺史哭弟者

宗舒 時人擬之韓白荀晞字道

苟道將 從母子求為將晞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

之流涕 千里牛 珍物即胎都下親貴究去洛五百里得

日旦發 小苟酷於大苟 弟純領青州刑殺 書籠劉柳字叔

暮還 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柳唯讀老子而已廸每 少得雋朗

輕之柳曰卿雖讀書多而無所解可謂 矣

之目 劉岷字越石 與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岷為并

奔進者多歸之 一日之名刀 元帝贈以 岷曰謹

中歸者數千去者亦相繼 死贈盧諶詩曰 常恐祖

何意百鍊剛化作繞指柔 岷為匹礪所拘自知必

生先吾著鞭 岷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浮

戈待旦志梟逆虜 乘月登樓清嘯中夜奏胡笳 岷在晉

騎所圍城中窘迫無計乃 賊聞之皆悽然長歎 洛中

奕奕慶孫越石兄輿字慶孫與岷並郭奕甥與猶賦也近

則汚人東海王越將名之或曰一及至見越越府有三

才時稱越府有三才潘滔大有贊世才具祖逖字士雅見

中夜聞荒鷄鳴逃與劉岷情好綢繆共被同寢吾與足

下當相避於中原逃岷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

擊楫而誓逃渡江中流一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耆老

歌為豫州百姓感悅嘗置酒一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

何以詠恩歌且舞祖豫州九月當死先是術人曰一有

乃不祐國也俄卒奴價倍婢兄納字士言少孤貧自炊

辟為從事有戲之者曰一納禹惜寸陰不聞數基納好

王隱謂之曰一納曰我以志憂耳隱曰晉未有書何不

記述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碁然後忘憂

足耳然史官之立自納始貞良而亡先人之歿酷烈而存

先人之勲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

稱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法月旦

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

人有言一若必月旦則顏回食埃不免貪汚盜跖引少

則為清廉朝種暮汝穎之士利如錐幽冀之士鈍如椎時

獲善惡未定矣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曰君持我

鈍椎捶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稱有神錐不可得椎納曰

假有神錐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羣兒戲便為其率

必有神椎禱鄭子產祠劉聰討矩眾有懼色矩令郭誦一曰君昔

言曰東里有教以神兵

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

常著朝服持晉節

所擒不為禮

一經年國中謀推匹 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 史臣曰段

一省便擿脫謬 秦獻王東武帝

東料校之東 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沒之 忠敬王導其

廢桓伊嘗詣導導曰門何為通桓氏左右曰 姑姆尼僧尤

為親暱 孝武不親萬機但與會稽王道子酣歌 長夜之宴

目政事多關 儂知儂知 桓立嘗候道子遇其醉賓客滿

尙不能遵 許榮上疏尼僧成羣依 公在牙何敢死 嬖人趙

子開東第功用鉅萬帝幸其宅曰府內有山甚善然修飾

太過帝還道子謂牙曰上若知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

造彌甚 營 雲中詩 時有人為 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沈

守常國寶馳競荆州大度散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甯

仲堪仙民特有言詠東山安道操執高抗何不徵之以為

朝東錄西錄 道子與元顯同 將相之器 王導子茂弘少有

十四陳留高士見之曰 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 元帝始鎮

此兒容貌志氣 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 元帝始鎮

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上已帝觀襖乘肩

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 竊覘之乃相

率拜於道左導因賓禮 仲父吾之蕭何 導為政務清淨朝

二人由是吳會風靡 帝曰 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

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 風景不殊舉目有江

山之異 過江人士每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而

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 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

楚囚相對泣耶眾收淚謝 善於因事 導 雖無日用

照帝登尊號命導升御床共 善於因事 導 雖無日用

者史是是 善於因事 導 雖無日用

練布單衣時帑藏空竭庫中唯有練數千匹鬻之不售乃與朝賢俱制於是有練數千匹鬻之端至一金

其為時慕如此惶恐敬問帝幼見導每拜與導書手詔短轅犢車

長柄塵尾導妻曹氏性妬導密營別館處眾妾曹知將往

日朝廷欲加公九錫不聞餘物惟有蔡克兒元規若來吾便

導大怒曰吾與羣賢游何曾聞有蔡克兒元規若來吾便

角巾還第庾亮以望重地逼或聞亮舉兵內向導曰吾與

譏間遂息元規塵汚人亮雖居外而執朝權導內不能平頽方

溫太真敞比鄧伯道二弟頽敞與導俱相與有瓜葛那得

為爾耶導長子悅字長豫常與導勿使大郎知導性儉節

爛令奔之奕碁爭道導笑曰夢人以百萬錢買悅導甚惡之及悅

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曰僕是蔣侯公見不佳欲為請命

因求食噉畢勃然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遂絕

自常所送處哭至臺門導每還臺悅常送至母長封作篋

不忍復開又常為母篋斂箱見悅輒喜見恬便怒次子恬

少好武不為公沐頭散髮神氣傲邁恬性傲誕不拘禮法

門所重導便入萬以為必厚待已久之恬乃奕碁為中興第一晚

更多技據胡床曬髮無賓主禮萬悵然待以友臣之義穆帝詔曰

藝貴令昔為中書郎吾意甚親之黑頭公未易才洽字敬

今用為令且欲時時相見黑頭公未易才洽字敬

必杖節王掾當作皆夢人以大筆如掾與

之珣既覺語人曰此當有大手情發去來冥之未易

爾珣卒後桓立與會稽王道子書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

兄珣弟珉字季琰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講毗曇經大義

皆是但小未精耳時有外國沙門講毗曇經珉尚幼講未

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自講沙門法綱

獻之為大令珉為小令珉代獻之兼中書

卿當為一代英雄謚字稚遠初劉裕為布衣眾雖家人

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容有風操以私米作餽粥

飢餓者嘗字敬文年飢粟淮水絕王氏滅初導渡淮使郭

不利其後韋袍複帽劉弘字和季為荊州刺史夜聞

兵年過六十羸疾無孺乃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呼省之

與三軍同其薄厚自今不得分別得一紙書賢於十部

從事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母截髮得雙髮以易酒

肴陶侃字士行早孤貧范逵過侃無以終當有大名萬嗣

虛心敬悅必繼老夫昔吾為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

處今相觀化為雙鶴侃居母憂有二客來吊不哭而天下

寧有白頭賊乎杜弢將王貢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弢盜用

但一函紙自足耳侃破王機諸將請乘勢擊溫邵侃笑

下書論之邵懼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侃在州無

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當惜分陰侃性聰敏

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勤恭聞外

多事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荅常語人曰大擣菹牧

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眾人逸游是自弃也擣菹牧

豬奴戲耳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乃命改其酒器博汝既

不佃而戲賊人稻嘗出遊見一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何

之鞭水屑竹頭時造船以屑布地後伐蜀又以竹頭作丁裝

船其綜理微
密皆此類也
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
庾亮少有高名蘇峻
之禍由亮懼侃致討

詣侃拜謝侃
蘇武節似不如是
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
殺

方州即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
郭默殺平南將軍
劉胤領江州侃

上表討之與王
一食咸報
侃凡微時
王章為君子殷融為

小人
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亮司馬殷融詣侃謝曰將
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
此是武昌西門前柳
侃性纖密好

王章為小人今
種柳都尉夏施盜官柳植已門
每飲酒有定限
有餘而限

侃見駐車問曰
施謝罪
老子婆娑正坐君輩
季年懷

已竭佐吏等勸更少進侃曰
老子婆娑正坐君輩
季年懷

分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
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愨期
然後登舟將出府門
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謝安每言似

顧謂愨期曰
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謝安每言似

魏武孔明
梅陶云陶公機神明鑿似魏武忠
織梭化龍
侃

時漁於雷澤常網得一織
梭以掛壁雷雨化龍而去
夢生八翼
侃

唯一門不得入闈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左翼及寤左腋
猶痛又嘗見一人朱衣介憤曰君後當為公位至八州都

督及據上流潛有窺窬
指有豎理當為公
謂侃曰君左手

之志思折翼之祥而止
指有豎理當為公
謂侃曰君左手

中
若微于上貴不可言侃以針夾之見
喪吾家寶
兄

血灑壁上而為公字以帟裹手公字愈明
喪吾家寶
子

輿果烈善戰卒
江左自有管夷吾復何慮
溫嶠字太真于

侃哭之曰
維未舉嶠殊以為憂
絕裾而去
初嶠欲將命其母
布衣之

交
及在東宮深見寵
侍臣箴
甚有弘益
錢世儀精神滿腹

聲譽每日
燬犀角而照水
嶠至牛渚磯水深不可

其夜夢人謂已曰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意甚惡之

以飯著兩頰邊還吐與二兒亂在鄉里甚窮餒鄉人以其

名德傳共飴之時兄子邁外甥周翼並並有邁世之風子

小恐不能兼存鑒於是深抱冲退補遠郡曠世之度超字

字方回與姊夫王羲之景興一字嘉賓有情事天師道而超奉佛情又好聚

斂積錢數千萬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其任心

獨詣皆髯叅軍短主簿超為桓溫辟為掾時王珣為溫主

此類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時情在北府徐州

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多勁悍溫常云

一寸深不欲情居之情暗於事機遣賤欲共獎王室超取視

大喜即轉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安與王坦之詣溫風動

情會稽守不能為性命忍俄頃耶謝安常與王文度共詣

帳開安笑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初超黨桓氏以情

欲去安曰將亡出一箱付門生曰我亡後公不爾燒之後果哀

其權重如此悼成疾門生呈之悉與溫往返書密計情曰小子死晚矣

為誅者四十餘人超所交友皆一時秀美雖門後進亦

使嘉賓不死鼠子敢爾耶王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情常

死見情慢怠履而候之命性好聞人棲遁拂衣者超為之

起屋支遁甚相知賞沙門三俊顧榮字彥先吳人與陸機

正始而遁常重超以可以忘憂但無如作病何耳常縱酒酣暢謂友豈有終日

為一時之雋執之而不知其味榮與同寮宴飲見執炙者貌狀不凡江

南望士齊王問召為主簿馮熊謂葛旃曰府大事何前醉

而後醒始在齊府懼及禍終日昏酣後為中書侍郎見刀

者史是要 卷第八

與繩每欲自殺與州里書曰吾為齊王主簿麾以羽扇陳

敏榮一南金時南土之士未盡才用榮言陸士光甘季

生陶恭皆也置琴靈座榮素好琴及卒家人常張翰鼓

哭不弔喪主而去以方直知名紀瞻字思君便其一明帝嘗獨引

然憂天下曰社稷之臣無復瞻辭讓卧護六軍王敦之逆帝謂瞻

避安帝父諱改賀氏賀循字彥先其先慶普漢安郡鈴

下楊方字公回初為威儀公豈但牧豎中逸羣耶常

遣方為文薦郡功曹以示賀循循曰其文甚荒萊之特苗

有奇分若出其胷臆乃是一國所推資質已良但沾五經鈎

鹵田之善秀又曰如方者乃三世傅東宮祖綜父瑩

沈方著薛兼紀瞻閔鴻顧榮五雋賀循齊名號

美之斬淳于伯而血流丞相府見諸名士而歎

劉訥初入洛日王夷甫太鮮明樂彥輔我所敬張援

笳而吹劉疇字王喬避亂鳩壁賈胡欲害之疇為出

而去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

才器如此乃復作劫耶戴若思好游俠不拘細行遇陸機

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遙有公輔之才潘京素有

謂之曰若思感悟遂與定交汝頰固多奇士周顗字伯仁少有重名神彩秀

人稱戴若周顗字伯仁少有重名神彩秀何乃刻畫無監唐突西施庾亮

項雅道陵遲今復見伯仁何乃刻畫無監唐突西施常謂

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何乃刻畫無監唐突西施常謂

方樂廣顗曰三日僕射顗以雅望獲海內盛名後

人號為庾亮曰客腐脇而死顗在中朝能飲一石及

者史是更

卷第八

七

偶有舊對從北來顓遇之欣然乃出阿奴火攻固出下策
二石酒共飲各大醉及顓醒視一耳顓性寬裕友愛過人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顓曰君才不
及弟何乃得重名以所燃蠟燭投之顓神色無忤曰

此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王導嘗枕顓膝而

何所有也荅曰何敢近捨明公遠希嵇阮又於導坐傲

卿欲希嵇阮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王敦舉兵或勸顓避

朝廷喪敗伯仁將登而墜有似下官此馬顓曰吾備位大臣

寧可於博頭被殺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公及

自貽見顓輒面熱敦素憚顓每雖素篋數枚盛故絮

而已敦使籍顓家收得酒五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

如斗大繫肘王敦舉兵王導詰闕請罪值顓將入導呼曰

忠誠申救甚至顓醉而出導猶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

而死既出又上表明導切至導不知救已甚之及敦殺

良君子哉若人應詹字思遠性質素弘雅物雖犯而不之

後當代老子於荆南矣鎮南大將軍劉弘詹之祖舅也請

百姓歌假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其後天下大亂詹

茲應后歲寒不凋孤境獨守拯我塗自照鏡不見其頭視

庭樹而頭在樹上甘卓字季思攻王敦還襄陽意氣金櫃

鳴聲似槌鏡其家清而悲巫云金卞氏六龍玄仁

無雙卞壺字望之父粹以清辯鑒察稱見物若兩眼粹字

如廁俄而難作寧是人臣辭疾之時明帝崩成帝即位司徒王

者史是要

曰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斷裁切直王導稱疾不朝

殞嗣皇未立導與疾至斷裁切直而私送郊鑿壺

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中丞鍾雅阿撓王性不弘裕

才不副意壺幹實當官以褒貶為已任勤於吏事欲執正

而無卓督世不肯苟同時好然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

爾優譽執鄙吝者非壺而誰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泰常

君以道德恢弘悖禮傷教罪莫斯甚時貴游子弟多慕王

風流相尚中朝傾覆實卜望之之巖巖王導以勳德輔

於朝曰中朝傾覆實卜望之之巖巖政成帝每幸其

宅拜導婦曹氏侍中孔恒密表不宜拜導聞之曰王茂弘

駑痂耳若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峰峴當敢爾耶

畜良馬以備不虞蘇峻將入朝壺司馬任台勸壺宜

然豈須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壺戰死二子珍盱見父沒相

馬哉夫何恨乎翟湯歎曰爪甲穿達手背其後

撫尸哭曰夫何恨乎翟湯歎曰爪甲穿達手背其後

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萃一門

壺墓尸僵鬚髮蒼白面書跡與帝手筆相類劉超字世瑜

如生兩手悉拳為元帝舍人

時天下擾亂伐叛討貳超以職在君子營超自義興太守

近密而乃絕不與人交書君子營遷射聲校尉時

軍校無兵義興人多義隨超孫中郎在表就久矣德施東

因統其眾以宿衛號孫中郎在表就久矣德施東

海王越誅周穆等夜召參軍王驛馬催之應命立成越每

廩造表虞懼不成越歎曰驛馬催之應命立成造書

檄皆蓬蒿裁高三尺不足成林陳頴字延思陳國人

有文采陳頴字延思陳國人

河北白壤高粱何故少人士每以三品為中正荅曰詩稱

維岳降神生甫及申英賢多出山澤河北土平氣均

豫州人士常半天下結曰張彥真以為汝穎巧辯恐不及

設過言老子莊周生陳梁伏羲傅說師曠大項出陽夏漢

魏二祖起於沛譙準之眾州莫之為此結曰此言非

虛百尋之屋突直而燎焚千里之堤蟻垤而穿敗議阿鄴

故有才具高崧字茂琰是時謝萬為豫州都督疲於親賓

相送方卧在室崧徑造之謂之曰卿今疆理西

首也

是更

卷第八

三

潘何以爲政萬粗陳其意崧便爲敘
刑政之要萬起呼崧小字曰

字景純博學高才
而訥於言論
青囊中書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

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
術後門人竊書未及讀爲火所焚
投策而歎惠懷之際

璞筮之
日嗟乎黔黎將湮於異類
活死馬將軍趙固

桑梓其剪爲龍荒乎於是避地東南
吾能活之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有丘

林社廟者便以竿打拍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此馬活矣
如其言得一物似猴見

死馬吸其鼻頃之馬起
赤衣人數千圍其家乃取小豆三

升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
請璞爲卦璞曰君家不

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勿爭價主人從之璞陰

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投井中赤
邨亭驢山君鼠宣城有

牛灰色卑脚脚類象曾前尾上皆白大力而遲鈍來到城

下衆咸異焉太守殷祐使人取之令璞作卦遇遯之蠱其

卦曰良體連乾其物壯巨山潛之畜匪兇匪虎身與鬼并

精見二午法當爲禽兩翼不許遂被一劍還其本墅按卦

名之是爲驢鼠卜適了伏者以戟刺之深尺餘郡上祠請

殺之巫云廟神不悅曰此是
使詣荆山暫來不須觸

之其精
震柏木碎王導令作卦璞曰公有震厄可命駕西

妙如此
出得柏樹截如身長置寢處如其言果

武進得銅鐸五枚歷陽井沸經日元帝初鎮建業導令

東北縣有武名者出鐸以著受命之
會稽當出鐘帝爲晉

符西南有陽名者井當沸後
璞筮之遇咸之井曰

之遇豫之睽曰
所受有本限用之常恐不得盡璞性輕

-5 198 35 895" data-label="Text">

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度于寶戒之
客傲璞既好卜筮縉

-45 198 5 895" data-label="Text">

璞曰吾
卿乃憂酒色之害乎
紳多笑之又自

-85 198 115 895" data-label="Text">

以才高位卑
員策智骨吾不能幾韻於數賢故

-125 198 155 895" data-label="Text">

乃著
寂然玩此
與

-165 198 195 895" data-label="Text">

任谷產蛇

-205 198 235 895" data-label="Text">

子
暨陽人任谷因耕息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潘之谷

-245 198 275 895" data-label="Text">

遂有娠積月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子谷

-285 198 315 895" data-label="Text">

宦者
當卽爲陸璞爲母卜墓地去水百許步

-325 198 355 895" data-label="Text">

嗣祖嗣祖焉

-365 198 395 895" data-label="Text">

知非福
璞爲王敦記室時陳述爲掾述沒

-405 198 435 895" data-label="Text">

墓龍耳不出三

-445 198 475 895" data-label="Text">

璞哭之哀曰

-485 198 515 895" data-label="Text">

未幾敦作難

-525 198 555 895" data-label="Text">

因

-565 198 595 895" data-label="Text">

墓龍耳不出三

-605 198 635 895" data-label="Text">

者

-645 198 675 895" data-label="Text">

是

-685 198 715 895" data-label="Text">

是

-725 198 755 895" data-label="Text">

是

-765 198 795 895" data-label="Text">

是

-805 198 835 895" data-label="Text">

是

-845 198 875 895" data-label="Text">

是

-885 198 915 895" data-label="Text">

是

年當致天子

璞嘗為人墓帝微服往觀因問何以墓龍角此法當族主人曰郭璞云帝曰出天子

邪答曰能致天

不可厠上相尋璞素與桓彝善每造之便

子問耳帝異之

彝醉詣璞璞在厠裸身被髮銜刀設醪大驚曰天殺我者

實為之璞嬰王敦之難桓彝亦死於蘇峻之難

山宗璞每言一至是果命盡今日日中王敦謀逆使璞

問曰吾壽幾何曰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遂收斬之此樹應

有大鵲巢

璞謂行刑者曰必在南崗頭雙柏樹建元之末

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

庚翼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

或曰子忘郭生之言乎丘山上名此不宜用及白龍者凶

帝崩改永和翼曰長順者永和也其年翼卒

徵墓碑生金大忌庚冰令筮其後嗣曰卿諸子並貴然有

始白龍乎又墓碑生

躬自伐薪以質紙墨葛洪字稚川少

金俄為桓溫所滅

好學家貧

寫書習誦以

不知碁局幾道樗蒲齒名

性寡欲無所愛翫

好榮

葛仙公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行仙號

其法

搜求異書從顧秘破石冰不論功賞求為勾漏令

老欲鍊丹以祈遐壽聞交吐丹帝以止羅浮山鍊

其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榮以有丹爾從之

丹至廣刺史鄧岳抱朴子所著書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

百六十篇自號

若睡而卒世以為尸解遠行尋師岳疏曰當

之洪

一顏色如生庾元規賢於裴頠遠矣

改席曰

此手何可著賊蘇峻亂亮乘小船西奔左右射賊

心乃安

噉薤因留白亮與陶侃宴亮侃問曰安用此

唯風流兼有

竊怪矯然獨為君子亮破郭默不受賞侃移

為政之實

者史是受

卷第八

三

命何功之有苦辭不受 **埋玉樹於土中** 亮將墓何克歎使人情

何能 **的顛** 初亮所乘馬有不安而欲移之於人浩慙 **老**

子於此處興復不淺 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

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 **隱暗怛之神色恬如** 亮子彬年數歲雅量

過人溫嶠嘗 徐跪謂嶠曰君 **白羽扇以好不以新** 弟

侯何至於此論者謂不減於亮 **白羽扇以好不以新** 弟

字叔預嘗以白羽扇獻成帝帝嫌其非新反之劉劭曰柏

梁雲構大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夔牙先聆其音擇之上

不以新 **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耶** 刺史王允之允之

密奏帝 **庾氏之寶** 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

以為 **賢相** 冰既當重任經綸世務不捨夙夜賓禮朝 **前相**

之賢猶不堪其弘况吾者哉 初王導輔政每從寬惠冰頗

之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 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

唯用三陽可以有後 初郭璞筮冰曰子孫心有大禍

於暨陽及海 **此輩宜束之高閣** 庾翼字稚恭亮之弟風儀

西公廢獲免 侯天下太平徐議其任 **偃儻豪彊** 翼荅冰書曰大較

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日 **偃儻豪彊** 翼荅冰書曰大較

為民 **自不能拔脚於風塵之外** 兄弟不幸橫陷此中 **我**

之行也若此射矣 翼北伐有眾四萬師次襄陽大會僚佐

目其氣 **見一物如方相** 俄疽發背死 **金穴龍媒** 史臣曰外

十倍 輝椒掖舅氏之族同氣蘭閨靡不憑藉窺私階緣 **時人方**

險謁門藏 桓彝字茂倫有識鑿取士或 **欽崎歷落固可笑人**

之許郭 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 **也** 周顛嘗歎曰 **覓一佳吏部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

也 茂倫 **覓一佳吏部人所應有而不必有人所應**

者史是更 **卷第八**

無而不必無海岱清士鼻嘗過輿縣遇縣宰徐寧欣然結交而別先是庾亮屬鼻

都謂曰徐寧真因為欲暫結名義丹陽尹溫嶠乞鼻為宣城

帝以朝廷須才鼻上疏搗搥內外並非與吾同璞筮卦

所堪但以墳柏在此郡遂補內史卦與吾同璞筮卦

成手壞之曰誰謂爾堅石打碎鼻五子溫雲豁秘冲豁

非命如何誰謂爾堅石打碎字朗子豁初聞符堅國

中謠曰有子二跳高於猛獸石虔小字鎮惡趨捷絕

十人皆以石為名跳高於猛獸倫從父荆州獵圍中見

猛獸被數箭而伏石虔因急往拔得一箭猛桓石虔來怖

獸跳石虔亦跳猛獸伏復拔箭以歸桓石虔來怖

病者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世事此公所諳石秀

嘗訪以世務默不荅安甚怪之他日安以語其母患須羊

從弟嗣嗣以問之石秀曰吾又何言哉母患須羊

以買德為質冲字幼子鼻亡後兄弟並少家貧母患須羊

買德郎買德冲小字也及為江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性

州羊主看射冲識之遂厚報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性

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

令持去妻復送曰遂服之妙靈靈寶尚小亡兄寄

託不終初郝鑿庾亮臨終皆有表樹置親戚以茅代

版冲子嗣字恭祖泄事簡約修所住齋小水不容大舟桓

字敬祖姚興令與譙縱東下與曰鱗翼龍額大鼻王湛字

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為鱗翼龍額大鼻處冲司

徒王渾之弟身長皆以為癡初有隱德少言語人

七尺八寸皆以為癡莫能知宗族

周易兄子濟輕之所食方丈不以及湛湛命取菜蔬對食

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理家有名士三十

皆濟所未聞不覺心形俱肅自視缺然

年而不知歎曰姿容既妙廻策如紫濟有從馬絕難

頗好騎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善騎者無以過又

言濟馬雖快力薄不堪苦行督郵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

此馬任重方知平路無以別於是當濟以上人還白父曰

蟻封內試之濟馬噴督郵馬如常

者史是要 卷第九

叔乃上方山濤不足下比魏舒有餘武帝每見濟調之

濟曰臣叔殊不癡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比南陽樂廣

謂湛湛聞之曰欲處我季孟之間乎湛子承字安期王衍王叅軍人倫之表東海王越以承為記室勅

鞭撻甯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為東海太守政尚清淨

吏所拘承問其故荅曰從師受書不為細察有犯夜者為

不覺日暮承曰使吏送歸人言愁我始欲愁矣江

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為中興第一渡江名臣王導衛玠周顛

不及孫孫不如父自昶至承世有高人或謂之癡王述字

三十尚未王掾不癡王導辟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唯問

言癡也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

容謝之曰懷祖不減請諱初至揚州主簿報曰亡祖

祖父曠淡微不及耳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

不出門餘汝謂我不堪邪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有所辭

無所諱之諫以故事應讓述曰一既云詎可以女妻兵桓溫長

堪何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史溫欲為子求婚於坦之及還家省父述愛坦之抱置膝

上坦之因言溫意述大怒遽排下曰汝竟癡邪詎可畏溫

面而以女妻兵也坦之乃辭直以真率便敵人耳簡文帝

以他故溫曰此尊君不肯爾才既不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初述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

長荅曰足自當止後屢居州食鷄子圓轉不止性急嘗食鷄

郡清潔絕倫始為時所歎不得便大怒擲地圓轉不止便下床以屐以柔克為用既

齒踏之又不得掇內口中齧破而吐之重位每謝奕性麤嘗忿述極言罵之述無所不應先

應面壁而已居半日奕去始復坐人以此稱之事鐘虞初桓溫平洛陽議遷都朝廷憂懼述曰溫欲以虛

又議移洛陽鐘虞述曰當盛德絕倫郝嘉賓江東獨步王

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者史是要

文度坦之字文度弱冠與郗超俱有重名時人語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止用第

二人江彰領選將擬為尚書郎坦廢莊論坦之有風格尤非時俗放蕩不

敦儒教煩尚天下儻來之運簡文帝臨崩詔桓溫居攝坦

刑名著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貧道已死罪福皆不虛初坦

元之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先死者當報其

事後經年師忽來云唯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

言訖不見起齋俾清暑殿王國寶僭侈不有此舅焉有此甥王

字元達弱冠知名嘗造舅范甯與張玄相遇甯使忱與玄

語忱竟不與言甯曰張玄吳中之秀何不與語忱曰張祖

希欲相識自可見詣甯謂曰卿風流雋望鞭門幹鎮荊州

真後來之秀忱曰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三日不飲便覺

在江陵忱每裁抑之玄怒去忱亦不乘輦直進忱對玄婦父有憐乘醉吊之三匝而出

形神不相親忱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月不醒

試守孝子王綬字彥猷父愉為殷桓所捕未測存梁上有

人頭墮於床綬家夜中矜峭尚人齊名為後進之秀

綬死名論殆盡亦八葉繼軌自昶父漢鴈門太守澤已有

以薄行故也莫比軒冕名德之胄王嶠字開山永嘉末携二弟渡江元帝

長短說袁悅之字元禮能齊戰國策還都止志怪

書祖台之字元辰拜親之友荀崧字景猷父頽與將有冲

天之舉褚裒曰荀生資中興方伯未有如美之少者美字

為徐州刺史年二十八王弼何晏罪深桀紂范甯字武子篤學多

儒雅日替甯以為其源始於目疾方甯嘗患目痛就張湛

者史是更

卷第八

三

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
 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
 以氣筵蘊於胃中七日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數其目曉
 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
 延洛中雅雅有三嘏劉惔字真長祖宏字終嘏兄粹字純嘏弟演字冲嘏並有名時人語曰
 此非汝比勿受之惔少清遠有標奇與母任氏寓京口家貧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告
 母母曰又方范汪母又不談客雅善言理簡文初作
 聽及年德轉升遂比之荀粲相與王濛並為
 蒙上使真長來故應有以制之孫盛作易象妙於見形論帝使殷浩難之不屈帝曰
 賓禮乃命迎惔盛素敬服及至居下訕上此弊道也為丹
 便與抗荅辭甚簡至盛遂屈古之善政司契而已豈不
 以敦本正源鎮靜流未乎君雖不君下安可以失禮若此
 風不革百姓將往惔性簡貴與王
 而不返遂寢不問若不如方回故常奴爾
 却惜有儉奴善知文章義之愛之每稱奴于惔惔性簡貴與王
 問何如方回義之曰小人爾何比鄰公惔曰惔性簡貴與王
 高自標

置桓溫嘗問惔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三居
 流耳溫曰第一復誰惔曰故在我輩其

官無官官之事處事無事事之心惔卒時人為之諺曰真
 長生平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人綽嘗詣褚裒

日可謂人之云亡邦國張憑字長宗年
 疹瘳哀大怒曰我不如汝有佳兒
 父曰憑曰阿翁於末座判之憑初欲詣惔鄉里共笑

詎宜以子戲父耶於末座判之
 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張憑勃
 不通憑一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

率為理窟簡文帝名憑與火在斗中而柄尚熱韓伯字康

高明有行家貧伯年數歲大寒母方作儒令伯捉熨斗謂
 日且着襦尋當作復禪伯曰不復須既着襦下亦當

煖母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矣
 異之庾劼名重少所推服嘗曰思

正吾媿王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
 文度周勰居喪廢禮

澄世所不能澄裁世所不能裁伯領中正不通

者已是要

總時人憚焉識者謂伯與夫改會為郇王舒字處明授會稽內史

容已順眾者豈得同時而共稱哉舒謂為似已王

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於是大吐衣面並汚敦嘗夜飲允之辭

之字深猷總角從伯鳳不樂早官

謀為逆允之悉聞慮敦疑已便於卧處鳳不樂早官

出敦見允之卧吐中不復疑允之還白父舒鳳不樂早官

帝欲令允之仕舒曰臣白毫生於額左王廙字世將元帝

子尚少帝許之白毫生於額左王廙弟上疏云臣嘗

侍先后說陛下正足舒其逸氣耳廙性雋率嘗從南

相者謂當王四海向哭伯仁情不

飛帆暮至都倚舫樓長嘯神氣甚逸王導能已

謂庾亮曰世將為傷時識事亮曰能已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王彬勞之會周顛遇

能已害彬素與顛善先哭之敦怪其慘容彬曰脚痛

孰若頸痛敦大怒曰吾不能殺汝耶王導為之懼勸彬起

有敦曰謝彬曰有脚疾以來見天子欲拜何跪之

彬殊無懼容昔歲害兄今又殺弟耶敦曰左右收彬彬正

兄稜為敦所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覩衰危必興愍惻敦

害敦容忍之死王含欲投王舒王應勸投彬含曰大十素與彬云

何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彬舒守文豈能意外行事

含不從投舒舒果沉舍父子於江彬聞王白鬢王彪之字

應來密具船以待既不至深以為恨王白鬢叔武年二

十鬚鬢皓白時位之多少既不足計初除東海王文學從

矣 天時尚溫鯁魚蝦鮓未可致 潭子純純子嘯父位至侍中嘗侍孝武宴帝問曰卿

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耶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 帝大笑鯁音制 **位未及扶醉不**

及亂嘯父大醉帝顧曰扶虞侍中嘯父非分之賜所不敢當 **彘遣溫拜驥驥使**

子谷拜彘 潭兄驥字思行與桓彘同為吏部郎情好甚篤 **孔愉有公才而無公**

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 王導謂驥曰 **顧實南金虞**

惟東箭 贊謂顧衆虞潭 **我家世不乏公矣** 陸曄字士光少有雅望從兄機稱之曰

氣息裁屬 曄居喪以孝聞同郡顧榮與鄉人書曰士光 **培塿無松**

柏薰蕕不同器 弟玩字士瑤王導初至江左思結人情請婚於玩玩曰 **培塿無松**

倫之始 **僕雖吳人幾為傖鬼** 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乃止 **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莫傾人梁棟耶** 玩拜侍中有人請之索盃酒瀉

置柱梁之間 **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為無人** 玩歎息謂賓客

為知 **廕其德宇** 性通雅不以名位格 **唯酒一斗鹿肉一柸**

言 **玩子納字祖言** 少有清操為吳興太守將之郡先至姑熟

辭桓溫因問溫曰 **公可飲幾酒食肉多少** 溫曰年大來飲

三升便醉白肉不過十臠卿復云何 **納曰** 素不能飲止可

二升肉亦不足言後伺溫開謂之曰 **外有微禮方守遠郡**

欲與公一醉溫欣然納之時王坦之刁彘在坐 **一坐客**

愕然納曰 **明公近云飲酒三升納止** 二升今有一斗以備

餘瀝溫等並歎其率素 **止有被襪** 納至郡不受俸祿頃之

更勅中厨設饌極權 **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 復船納曰私奴裝糧食來無所

我素業耶 謝安嘗詣納而納殊無供辦其兄子俶不敢問乃密為之具安至納設唯茶果而已俶遂陳盛

饌客罷納大怒 **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耶** 時會稽王道子

任羣小納望闕而拜曰 **所聞異於此** 何克字次道王敦兄

朝士服其忠亮 **所聞異於此** 舍為廬江郡貪汚狼

者史是要

卷第八

藉敦嘗於座稱曰家兄在郡定佳人此是君座克王導妻
咸稱之充正色曰克廬江人之姊子克
妻明穆皇后妹也故少與導善早歷顯官嘗詣導
導以塵尾指床呼曰繕解舍曰正為次道爾我圖數

千戶郡尚未能得卿圖作佛不亦大乎克性好釋典崇修
百數糜費鉅億而不吝親友至貧乏無所施遺以此獲譏
阮裕嘗戲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克問其故裕曰

二郗詔於道二何佞於佛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而克
與弟準崇信釋氏謝萬譏之

日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克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
惔每云言其溫克也

行不合已雖富貴不交蔡謨字道明陳畱考城人曾祖睦
祖德父克克性公亮守正

終席慙不自安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山子以正字
異無所拘忌遇克在坐

拔人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琅琊王衍書曰蔡子尼
今之正人行以書示眾曰然

克在選官曰山子正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陳畱號稱
人之言驗於今矣

行經其界太守遣吏迎之澄問此郡人士為誰吏曰有蔡
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澄以姓名問曰何以但

稱二人吏曰澄笑而止到郡謂太百戰百敗不死
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小吏亦知如此

何待議曰蕭何韓盧東郭所以雙斃石季龍死中國大亂
時朝野咸謂當太平

復舊謨曰胡滅誠大慶然將貽王室之憂夫能順天而奉
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時賢

所及必將才不副意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遷司徒
智勇俱屈此

所親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謨初渡江見彭蜺大喜曰
令烹既食吐下委頓方知

非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後詣謝尚說蔡公過浮航
之尚曰

脫帶腰舟長謨性篤謹每事必為終身不向朝廷而坐諸
過防故時人云

恢字道明祖誕為文帝所誅父靚奔吳吳平不出武帝與
靚有舊逼見之靚流涕曰不能漆身皮面復靚聖顏詔以

為侍中固辭黑頭公日明府當為及導拜司空恢在
歸鄉里

首史是要

卷第八

三

坐導指冠謂人言王葛不言葛王導嘗與恢爭族姓曰

曰君當着此人言王葛不言葛王導嘗與恢爭族姓曰

驢馬豈驢勝馬耶其見親押如此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川

明號曰中興三明人為之語曰范者自沈浮者自

浮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水中曰殷洪喬不

為致口談則辭屈著篇則融勝浩善玄言與叔父融俱好

論者所宗將蒞官而夢棺得財而夢糞或謂浩曰

故將錢而夢穢時以為名言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屏居

我周旋久寧作我也浩少與桓溫齊名而每心競溫嘗問

自許每輕浩至是語人曰少時吾與浩溫既以雄豪

共騎竹馬我弃浩取故當出我下也終日書空作咄咄

怪事四字而已浩雖被黜放口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

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竟達空目尚書令遺書

告之浩欣然答書慮有謬誤開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蒲柳

常質望秋先零顧悅之與簡文同年而拊床一呼而盜俱

殞蔡裔有勇氣聲若雷震會稽三康孔愉字敬康與同郡

世康齊名謂為神人遇亂入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

而立印龜左顧三鑄如初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

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數四及真孝子安國孝武帝禮遇

者以為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

坦疾篤庾冰省之乃流涕慨然曰大丈夫酒重水輕孔嚴

將終不問安國寧家乃作兒女子相問耶酒祖父奕明察過人有遺酒者奕遙呵之曰兩罌其一非

酒檢視果一罌水或問何以知之提罌者手有輕

耳故羣非孔子厄同匡人孔羣字荀林嚴叔父也蘇峻入

令術勸羣酒以釋憾羣曰雖陽和肉糟淹更堪久羣

嗜酒導嘗戒之曰卿常飲不見酒家覆甕酒家甕見今年

布日月久糜爛邪荅曰公不見酒家覆甕酒家甕見今年

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蘖事羣為親友書云四族之

雋孔沉魏顛虞球虞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張茂為元

有老牛將賣茂曰夢得大象茂少時占者曰君當為

不任耕稼象以大獸獸者守也故得大郡然

象以齒焚必為人所害果然

諸史提要卷第八 終

諸史提要卷第九

晉下九自列傳第四

坐無尼父焉別顏回謝尚字仁祖鯤之子也八歲神悟風

顏回也尚應聲荅成鯤嘗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

曰賓皆歎異好衣刺文袴及長開穎辯悟不為流俗

改小安豐善音樂博綜衆藝王導深器之比鳩鵲舞始到

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一坐傾想寧有此

理不尚曰佳便着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俯仰在

中傍若無人壞烏布帳為軍士襦袴尚為政清簡始到官郡府

江表有鍾石之樂自尚始鎮壽陽採冷樂人并制風神

秀徹不減王東海謝安字安石尚弟也父哀安年四歲

減王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

東海此客疊疊為來逼人弱冠嘗詣王濛清言良久既去

濛子脩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

者已是要

卷第九

由是 **此亦伯夷何遠** 棲遲東土常坐石室臨 **汎海風**

起吟嘯自若 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諸人並懼安吟嘯自

即同衆服 **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私不與人同憂** 安雖放

其雅量 **安石既與人同樂必不私不與人同憂** 情丘壑

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辟 **恐不免耳** 安妻劉惔妹也

不就簡文曰 **高臥東山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

安獨靜退乃曰丈夫不 **高臥東山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

如此也安掩鼻曰 **高臥東山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

何及弟萬廢始有仕進志時年已四十餘桓温請為司馬

如卿何 **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 既到温甚喜言平生歡

生今亦將 **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 笑竟日既出温問左右

曰 **令司馬著帽進** 温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

重如 **在官無當時譽去後為人所思** 除吳興太 **何須壁後**

置人 桓温入赴山陵大陳兵衛將移晉室王坦之流汗沾

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温曰諸侯有道守

在四隣明公 **謝安石碎金**

笑語移日坦之與安齊名至是方知其劣 **謝安石碎金**

温嘗以安所作簡文謚 **比之王導謂文邪述之** 安輔政時

議以示坐賓曰此 **比之王導謂文邪述之** 疆敵寇境

靖御以長算人皆 **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 嘗與王羲

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

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 **圍碁賭別墅** 符堅次淮淝京師震

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 **圍碁賭別墅** 恐安為大都督兄子

自弟萬喪十年不聽樂及登台輔
王坦之書喻不從衣冠効之以成俗
東山之志始末不

渝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
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為焉而安不以屑意雖

還朝寄然欲經畧粗定
夢乘汎輿行十六里見一白

鷄而止安謂所親曰昔桓温在時常懼不全忽一乘温
與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鷄主酉今

歲在西吾語未嘗謬而忽一誤先是安發石頭金鼓忽破
始不起乎

捉蒲葵扇安少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者安
問其歸資答曰有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

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洛下書生詠安本能為
音濁名流愛其詠弗能及掩

鼻以召伯埭後人追思名行不由西州路羊曇者泰
山入知名

士也為安所愛安薨後輟樂彌年嘗因石頭大醉扶
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曰此西州門

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宗中子弟惟才令者數人相接
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安子琰字瑗度以貞幹稱與自造輜輳車母死朝廷疑其
從兄淡比居不往來

以葬議不及真長不減子敬琰子混字如劉真長王子敬
者譏之

便足珣曰卿莫近禁巒帝崩袁崧欲以女妻之珣曰
謝混

狔以為珍膳項上一巒尤美輒以薦帝群文靖之德更不
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為禁巒故珣以為戲

保五畝之宅耶桓玄欲以謝安宅為營混曰召伯後生不
之仁猶惠及甘棠

得見其風流宋受禪謝晦謂劉裕曰陛下應天受命登壇
日恨不得謝益壽奉璽紱裕歎曰使

壽混方外司馬謝奕字無奕與桓温善温辟為安西司馬
猶推布衣好在温坐岸憤笑詠無異常日

桓温曰我狂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常逼温飲温走
入南康王門避

何由失一老兵得一老兵奕遂携就聽事引温一兵帥
共飲曰

責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謝玄字幼度與從兄朗
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

者史是安

卷第九

嘗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

囊玄少安患之而不欲傷其准履屐之間亦得其任

廷求文武良將安乃以玄應舉超聞而歎曰安違衆

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在桓

府見其使才一聞風聲鶴唳以為王師已至玄破符堅堅

南北二玄顯與玄同年之郡而玄之名亞於玄時稱

我尚生瑒瑒那得不生靈運子瑒少不惠子靈運文下官

不堪其憂家兄不改其樂厲操東山而遂以武勇顯謝安

嘗問卿兄弟志業何八賢論謝萬字萬石工言論善屬文

殊遂曰一遂音遁叙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

龔勝孫登嵇康四隱四顯為一其旨以處者為優出

者為劣以示孫綽綽與往返以體公識其旨以處者為優出

幾壞我面嘗與蔡系送客與系爭言系推萬落床冠帽傾

系曰本不為卿面計俱不白綸巾鶴氅裘簡文帝作相召

以介意時亦以此稱之白綸巾鶴氅裘簡文帝作相召

著履版而前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太原王述萬

與帝共談移日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故是後來一

揚州刺史萬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聽事

前謂述曰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故是後來一

器萬為豫州刺史王羲之與桓溫箋曰謝萬才流經通處

是違才直以如意指四座萬務豪傲物未嘗撫衆兄安曰

易務矣直以如意指四座萬務豪傲物未嘗撫衆兄安曰

召集諸將都無所說云封胡羯末謝氏尤彥秀者稱

朗羯謂玄末謂家嫂詞情慷慨朗善言玄理名亞於玄總

於叔父安前與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其二王氏曰新婦少

不使朝居心不淨乃復彊欲滓穢太清謝重字景重明秀

士見之居心不淨乃復彊欲滓穢太清謝重字景重明秀

王道子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為佳重世無渭陽情

曰意謂不如微雲點綴道子戲曰卿

者已是要

卷第九

日

世無渭陽情

者已是要

卷第九

日

世無渭陽情

者已是要

卷第九

日

世無渭陽情

者已是要

卷第九

日

世無渭陽情

者已是要

謝綯字宣映曾無禮於其舅袁湛湛不堪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也

與舅亦不誰謂爾堅石打碎初童謠云以邀功及符堅之敗

督石字石奴謝白面石少患面創之莫愈乃自匿夜有

世呼為辭義有不雅輒焚毀之謝邈字茂度為侍中時孝

詔論者以此多邈啗牛心炙王羲之字逸少幼訥於言

察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隸書為古今之冠善論者稱

其筆勢以為飄若王氏三少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

游雲矯若驚龍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在東牀坦腹食太尉郗鑒使門

導令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

此正佳婿便有終焉之志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蘭亭

序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羲之嘗與同愛鵝性一

孤居姥養一鵝善鳴遂携親友就觀姥之求市之道

待之羲之歎惜彌日又山陰有道士養鵝羲之求市之道

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群相換鵝經見書棊凡又嘗詣門

贈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六角竹扇嘗在蕺山見一

其父誤刮去門生驚懊者累日六角竹扇老姥持一賣

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愠色因謂此鍾繇當抗

行每自稱我書行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又云張芝一

若未必每聞角聲謂當候已羲之少與王述齊名而羲

後之也境羲之止一弔不重吾不減懷祖文等不及坦之諸子曰

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我卒當以樂死羲之既去官與

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耶東土人士盡山石不遠千里徧遊東郡泛滄海歎曰作惡謝安謂

中年以來傷於哀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義之日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頃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損其歡樂之趣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時劉惔為丹陽尹許詢嘗就惔宿唯新麗飲食豐甘詢

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二人並心卓犖不羈蓬首由人吾安得保此義之日為桓

散帶王徽之字子猷不緣府事似是馬曹又為桓冲騎兵

何曹對曰又問管幾馬曰不知馬何由公豈得獨擅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

一車嘗從冲行值暴雨因下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冲嘗謂徽

之日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時吳中初不酬答直視以手板拄頰曰一士大

夫家有好竹欲觀之便出諷嘯良久主人請何可一坐不顧將出乃閉門徽之便以此賞之盡懽而去

日無此君嘗寄居空宅中便令種本乘輿而行興盡而反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獨酌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舟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

反曰何欽其才而穢其行雅性放誕好聲色嘗與弟必見戴安道獻之共讀高士傳讚獻之

賞并丹高潔徽之曰未若長卿慢人琴俱亡賦之卒徽之世也其傲達若此時人皆奔喪不哭直

上靈牀坐取獻之琴彈之亡叔一時之標公是千載之而不調歎曰嗚呼子敬人琴俱亡

英徽之子楨之字公幹桓玄問我何如君亡風流為一時叔在坐咸為氣咽楨之曰一坐皆悅

之冠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高邁不南風不競年數歲嘗羈雖閑居終日容止不怠觀門生携

蒲曰管中窺豹時見一班門生曰此遠慙荀奉倩近媿劉

真長獻之怒曰吉人之辭寡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

之但寒温而已既出安曰青氈我之舊物夜臥有偷人入

者佳以少言知之舊物室盜物都盡獻

之徐曰可特從後掣筆不得八歲時學書義之密

置之羣偷驚走甚妙一氣千餘息許邁字叔

名烏駁特牛桓温嘗使書扇筆誤一氣千餘息許邁字叔

者史是更甚妙一氣千餘息許邁字叔

丹後改名玄 疎瘦如隆冬枯樹拘束若嚴家餓隸評獻行之書

行若縈春蚓字字若縮秋蛇子雲書無丈夫氣 中坐徐偃於筆下

炬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虫勢如斜而反直盡善盡美

其惟王逸少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 私牛馬在郡生駒犢以付官王遜字

中所產 冠為之裂遜怒髮上 有蔡邕柯亭笛桓伊字叔夏善音樂

盡一時之妙為江左 桓野王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王

第一常自吹之 之赴召京師泊舟清溪側伊於岸上過素不相識船中客

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

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便下車踞胡牀 為君既不易

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為臣良獨難孝武帝召伊與謝安譙時安為人所讒帝命

伊撫箏歌曰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

金滕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

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將伊鬚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

日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媿色 耳朱伺字仲文時夷賊抄掠江夏太守 肯戶調弩忽噤不

發楊珉請督將議計伺獨不言曰 賊無白首者賊說伺伺曰 吾今白龜

免難毛寶字碩真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

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 比之張飛關羽劉遐字正長

之乃白龜送至東岸遂得免 時人方之樊噲鄧遐字應遠勇力絕 夫人城朱序字次倫

來攻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領百餘婢

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果潰眾

便固新築城不引 父喪有疾使婢 藥客壽字承祚遭 議

三國志壽撰魏吳蜀 當以晉書相付張華深 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儀丁廙有盛名

竟不為立傳 謂亮將畧非長 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髡壽

議者以此少之 才 蹲踞齧胡餅 王長文字德獻放蕩不羈於都市中 刺史知

禮遣之 通玄經 著書四卷擬易名 比之太玄同郡馬秀曰初雄作太玄惟桓

譚以為必傳後世 晚遭陸續君出耳 著白旃小部以載車 洛

遂明長文 未遭陸續君出耳 著白旃小部以載車 洛

而行輒 學之染人甚於丹青 虞溥字允源作誥以訓

而渝矣未見 白鳥集郡庭 溥為政嚴而不猛 聊用忘憂耳

王隱字處叔與祖納雅相知 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 納曰

何必博奕而 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 孫盛字安國善言一名

後忘憂哉 奮擲塵尾毛悉落飯中 理于時殷浩擅名一

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 嘗談論對食 晉陽秋 著詞直而

食冷復暖者數四 至暮忘食 理竟不定 為失利何至乃如尊

君所說若此 史遂行自是 關君門戶事其子號泣請改盛

性方嚴大怒 諸子遂改之 盛寫兩本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寄慕容雋 太元中求得之 書遂兩存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次子放字齊莊 年七八歲在荆州與父 欲齊何莊 亮又問

俱從庾亮 獵亮曰君亦來邪 曰 諸孫大盛 庾翼子爰客嘗候

莊周亮曰不慕仲尼 邪曰 仲 諸孫大盛 盛見放而問曰安

尼生而知之 非希企所及 諸孫大盛 盛見放而問曰安

國何在 放答曰 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 有兒 搜神記

如此放曰 未若諸庾 翼翼既而曰 我重呼奴父 搜神記

于寶字令升 性好陰陽術 數寶父先有寵婢 母甚妬忌及

父亡 母乃生埋墓中 後十餘年 母喪開墓 婢伏棺如生 載

還經日 乃蘇 言其父嘗取飲食與之 吉凶輒語 悉驗 又鬼

寶兄氣絕 復悟 言鬼神事實 遂集古今靈異名 一

之董狐 以示劉惔 惔曰 朝亦可隱市 亦可隱 鄧粲少以高

州郡辟命 後荆州桓冲 厚禮請為別駕 不在於物 然粲名譽

亦減 徒三十年看儒書 不如一詣習主簿 襄陽人少有志

氣博學洽聞 以文筆 彌天釋道安 四海習鑿齒 時有桑門

著稱 桓温曰 彌天釋道安 四海習鑿齒 時有桑門

者史是更 卷第九

辯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習鑿齒初今破漢南獲士裁一

人有半而後以脚疾廢于里巷及符堅陷襄陽與道安俱與

大利在二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亡徐廣字野民劉

感謝晦曰徐公得無小過也廣收此吾家騏驎顧和字君

有清操族叔榮雅重之曰速步君孝超卿時宗人球亦有

卿此中最是難測地王導為揚州辟從事月旦當朝未

夷然不動顛既過顧指和心曰有一令僕才顛入謂導曰

珪璋特達機警有鋒和嘗詣導小極對之疲睡和欲扣

公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導明公

作輔寧使網漏吞舟導遣八部從事各言二千石得失和

風聞以察招魂葬是謂埋神袁瓌字山甫時東海王越尸

議以為三絕袁山松善音樂舊歌路難曲辭頗

醉縱歌聽者流涕初羊曇善唱樂桓伊屋下陳尸道上行

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時人謂之山松每出遊竟識袁彥道

殞時張湛好於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遊竟識袁彥道

不袁耽字彥道少有才氣桓温搏負進思自振之方欲求

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

辦作袁彥道耶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

探布帽擲地曰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江道

載時姚襄結營逼殷浩浩令道擊之道此兒當大興卿門

車盾字武子太守王胡之名知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

人見盾童幼謂盾父曰以夜繼日無車公不樂善於賞會當

而屑不在 **六尺簞** 王恭字孝伯王忱見其所坐 **皆云** 其有餘因求之輒送與遂坐薦上 **謂吾**

平生無長物 忱驚問之恭曰 **仕宦不為宰相才志何足**

以騁 起家為佐著作 **委巷之歌** 道尚書令訥石因醉為

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 **未聞宰相之坐有失**

行婦人 淮陵內史虞璉子妻裴氏有服食之術常衣黃衣

都督以北為號者累有不祥 初以恭為平北將軍 **濯濯如**

春月柳 恭美姿儀人多愛 **被鶴擊** 嘗見之曰真神仙中人

也三日不讀道德論便覺舌本閒強 殷仲堪能清言 **執藥**

揮淚遂眇一目 父病積年仲堪 **聞床下義勅謂之牛鬪** 仲堪

父嘗患耳聰 **容問仲堪患此者為誰堪流涕曰臣進退惟谷** **勿以已才**

而笑不才 帝嘗示仲堪 **水中有岸其名為洲** 仲堪遊於江濱見流棺接

而葬焉旬日間門前之溝忽起為岸其 **徐伯玄云感君之惠無以為報仲堪問門前之岸何祥對**

曰君將為州 **盤龍齋** 劉毅字希樂初桓玄於南州起齋

果臨荊州 **悉畫盤龍於其上號** **毅小字**

盤龍及玄死 **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 劉裕征盧循凱歸

毅遂居之 **詩毅詩云** **自知武功** **喝盧** 後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

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 判應至數百萬餘並黑犢

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遶床叫謂

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按五木久之曰老

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

之即成盧毅素黑面如鐵色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

見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機危 諸葛民歎曰 **今**

得劉穆 **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毛** 初民富貴之後常一月

之亦云 **跟如與人相打或問其故曰** **屋中柱及椽桷間**

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

者已是要

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擣衣杵相與語如人聲

不可解於壁見有巨酷似其舅何無忌少有大志與劉

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起義兵桓玄聞之甚

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甥家無儋石之儲携菹

握節而死衆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兔缺魏詠之字長道生

帳下有名醫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投醫醫曰

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

而有半生亦當療之况涼州大馬橫行天下王彌寇洛陽

百日邪其厲志如此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張軌遣

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於河東京師歌之曰秦川中血沒

腕唯有涼州倚柱觀永嘉中長安謠曰手莫頭圖涼州張

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勢傾西鳥從南來雀不

土先是謠曰一茂殺之於是豪右屏積賢君駿有計

驚張駿初立姑臧謠曰誰謂孤雛尾積賢君畧遠近

嘉謀號 臬邀也六博得臬者勝張重華遣謝艾擊麻秋引

艾曰於是福祿伯封艾為短尾者貝為刁張天錫遣

進戰大破之韓博奉表

桓溫溫使司馬刁彘嘲之彘謂博曰君是韓盧後耶博曰

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彘以君姓韓故相問他自姓刁那得

韓盧後耶博曰明公脫未桑甚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

人無妒心會稽王道子嘗問西土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

此其時也涼武昭王李暲字玄盛嘗與郭麇宋繇同宿麇

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

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椎不中轂暲子士業小字桐椎有燉

煌父老夢白頭公衣恰而

言曰言訖忽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

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李密字令公有才能常望內轉而

賦詩曰武帝忿免官盛彥字翁子母王氏因疾失明

武帝忿免官彥躬自侍養食必自哺母既病

者史是要 卷第九

七

久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斃行取
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母目豁然遂
愈未嘗西向而坐王哀字偉元父儀死非命樹為之枯涕

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庚衮字叔褒與諸兄過陳準諸
其義至重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為主不散則亂齊王唱義

敢輕之乎保禹山謀事新鄉如故鄉衮曰晉室卑矣寇難方異行以

鳥飛顏公在事吳人斂手含為吳郡太守以威問佞於我

我有邪德乎論者謂王導隆重百僚宜降禮以年在天位

冬思董殷於澤中慟哭便有董生七年粟百石西離下有

粟掘之得十五鍾銘曰一門之內七業俱興有七子

授一經一子授太史昂昂若野鶴之在鷄群嵇紹字延祖

王戎曰昨於稠人中見嵇紹此嵇侍中血蕩陰之敗紹被

御服及事定左右欲勿去麴與游牛羊不數頭麴允與游氏世

朱門北望青樓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王育字伯春少夢乘

母食以為美

母目豁然遂

齊王唱義

化青

盛

有七子

嵇紹字延祖

世

忠鬼

武

問威卿清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聖君曹摅字顏遠為臨淄令明寡婦寃出

也帝以其言直而婉謙而順死囚令歸剋日復還何以名武陵潘京字世長太守趙廡

一縣歎代號曰復還何以名武陵潘京字世長太守趙廡京曰本名

得復為孝子州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神君喬智明為

縣令二縣愛夢水邊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伯道字

之號占者謂水邊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載米之郡唯

飲吳水而已收為吳郡守俸不受一錢後稱疾去職郡常

收去郡百姓數千人牽船不鄧侯挽不留謝令推不去吳

歌曰統如打五鼓天道無知使伯道無石勒過泗水攸

我兒幸而得存後當有子妻泣從之繫之樹而去妻後不

復孕卒以無嗣時人不饗非其粟不取非其道吳隱之字

義而哀之曰雙鶴警叫羣鴈翔集臨之時常有

有清操雖日宴歡雙鶴警叫羣鴈翔集臨之時常有

祥練之夕輟殮投筭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

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此輩人貌類簡文帝孝武欲

及康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貌類簡文帝用隱之

為黃門郎以貪泉廣州出珍異前後刺史多贖貨乃以隱

曰乃止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曰不見可欲使心不

亂越嶺喪清吾知之矣乃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軟懷于

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以竹蓬為屏風坐無氈席後為大

卑牽犬賣之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乃令移厨帳助

投沉香于湖水自番禺歸其妻賈香一斤文貞先生

安字子有人著鞞騎驢至門外劉兆博學洽聞嘗曰吾

稱其字者既進踞床問曰聞君大學比兒無常父衣無常

何所作因為辯釋既去不見不知姓名

王居七世時人號其家神告亭崩徐苗字叔胃曾祖

得免幽求子杜夷字行齊著任子才秋夷兄崧字行高惠

刺之以孝烏集其廬舍成公綏字子安閑默自左右字太

冲齊之公族有左門庭藩溷皆著筆紙思欲賦三都構思

右公子因以為氏門庭藩溷皆著筆紙十年賦三都構思

句即便洛陽為之紙貴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於此

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初陸機欲為此賦聞思作之笑曰

遂輟筆頭小而銳童子白黑分明趙至字景真嵇康謂見

人自稱甄舒仲鄒湛字潤甫嘗有積土敗瓦其中必有甄舒仲者子

舍西土瓦中人也聖賢備在黃卷中拾此何求褚陶字季

龍躍雲津鳳鳴朝陽張華見陶謂陸機曰君兄弟

意復見褚生機曰但江東步兵張翰字季鷹有清才善屬

未覩不鳴不躍者耳江東步兵張翰字季鷹有清才善屬

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齊王問辟為東

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官數千首丘賦人皆謂之見機

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或謂之心自適不求當世

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袁臨汝郎誦詩袁宏字彥伯父

逸才文章絕美謝尚鎮牛渚秋夜乘月率爾與左右微服

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既清會駐聽久之遣問焉答曰

也尚迎升舟東征賦宏為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

金百汰在割能斷功以濟時職 北征賦 從桓温北征作

思靜亂長沙之勲為史所贊 韻徙事似為未盡得益寫韻一句或為小勝宏應聲曰

感不絕於余心愬流風而獨寫滔 伏 宏與伏滔同在温府府中呼為 宏恥之每歎 奉揚

仁風慰彼黎庶 謝安賞其機辯宏出為東陽郡祖道治 夢

飛鳥入口中 羅含字君章嘗夢一鳥文彩異 湘中琳琅 謝

稱之曰羅君 荆楚之材 桓温問眾坐舍何如人或曰 章可謂 温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

白雀棲集堂宇蘭菊叢生 初舍在官舍有一 以為德行之感

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 顧愷之字長康桓温甚親昵温 死後拜墓賦詩云 或問哭

狀可見乎曰聲如震雷 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

布帆無恙 愷之好諧謔殷仲堪在荆州愷之嘗假 千巖競

秀萬壑爭流 還至荆州人問會稽山川之狀愷了語 與愷

之同在仲堪坐共作 草木蒙籠若雲與霞蔚 療玄曰白布纏根樹旒旒仲堪曰投魚深泉放飛鳥 危語

玄曰矛頭浙米劍頭炊仲堪曰百歲老翁攀枯枝有一 漸

入佳境 愷之每食甘蔗自 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愷之善

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 圖鄰女形 嘗悅一鄰

日四體妍蚩本無闕少於妙處 手揮五絃易目送

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 歸鴻難 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 頰上加三毛 嘗圖裴楷象

神明 此子宜置丘壑中 又為謝鯤象在 軫雲蔽月 欲圖殷

堪有目病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為 耳若明點 蟬所翳葉

瞳子飛白拂上使如 豈不美乎仲堪從之 瘡

尤信小術以為求之必得桓玄常以柳葉給之曰此 瘡

取以自蔽人不可見已愷之喜引葉自蔽玄就溺焉

點各半初愷之在桓温府常曰愷之體三絕故俗傳愷之

癡屑炭和作獸形羊琇字稚舒性豪用赤石脂泥壁王愷

六家修膚若凝脂目如點漆杜姥妻裴氏壽考百皮裏陽秋

玠神清杜又形清桓彞曰杜姥姓號曰皮裏陽秋

褚裒字季野桓彞目之曰哀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備

謝安雅重之第五之名何減驃騎何準字幼道高尚寡欲

準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嘗覽鏡自

入市買之姬悅其貌劉君知我勝我自知與沛國劉惔齊

遺以新帽時以為達入室之賓簡文輔政益貴幸之

至通而自然有不得四十疾篤於燈下轉塵尾視之以犀杷塵尾置棺中

劉惔勸絕久之因令音謝安嘗稱美濛云王流奕清舉濛子修

善隸書號賢全論年十二作濛以二劉惔無媿古人

年與之齊矣年二十四卒臨與阿大語蟬連不得歸王蘊

仁濛之子時王悅來拜墓蘊子恭省之遂留十餘日方還

蘊問其故恭曰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悅小字

也後竟乖初好若期生不佳我不復論士矣褚爽字弘茂

時以為知人為土窟居之孫登字公和夏則編撫

有令稱謝安甚一絃琴皆親樂之投諸水中性無恚怒人欲昔慙柳

下今媿孫登嵇康謂曰先生竟無言乎曰子識火乎生

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嘯聲振山谷文帝使阮籍往觀

果遭非命作詩曰應惟有一石竹子二詩董京字威輦隱遁不知所之於

者史是更卷第九

體敦密苾苾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
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
遇時彼感麟麟乎麟 拘蟣蟣以資養 夏統字仲 寒毛盡戴

宗加勸之仕統曰聞君之談不覺 白汗四 鮒鰓躍鮪
匪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 乃操柂正櫓
鯀引 賈充問卿居海濱頗能水戲乎曰可統乃撥獸尾奮長

梢而船直 小海唱 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用見戮投海國人
逝者三焉 痛其忠烈為作 統於是 以足叩船
引聲喉轉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漱天雲雨 此吳兒是

木人石心也 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觀其來觀因而謝之遂
命建朱旗鼓吹使妓女服鞋襪炫金翠繞船
三匪統危坐如故若無 鄰人失犢 朱冲字巨容 認冲
所聞充等各散曰 犢以歸後得犢大慙還

冲冲不受有牛犯禾稼 欲錯其一事而冬不能 范喬字伯
冲持芻送牛無恨色 孫友人劉
彥秋嘗謂人曰范伯孫 洛城地陷有二鵝出 飛去白者不
理思周密吾每

能飛董養歎曰昔周時盟會秋泉即此地也今 天子在何
有二鵝蒼蒼者胡象白者國家象其可盡言乎
許近在豆田中 霍原字休明王浚稱制六 諺曰 錢神論 魯

字元道好學貧素元康之後綱紀 孔方 論曰親之如 錢之
大壞褒傷時貪鄙著 以刺之 兄字曰 錢之

為言泉也 往無幽不至 錢無耳可使鬼軍無財士不來
軍無賞士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 生亂世
無家兄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並錢神論

貴而能貧乃可免 散財五十萬以施宗族 門一杜其可開
乎 張軌徵之 觀石函 郭文字文舉愛山水歷華 著鹿裘葛
騰曰 陰之崖觀石室之石函

巾 贈以韋袴褶不納 情由憶生 温嶠口飢而思食壯而
文有賢人之性而無賢人之才 温嶠嘗稱曰 柳下梁躋之

亞 命在天不在藥 文病殆王導遺 百行之本莫大忠孝 龔
乎 藥文曰 柳下梁躋之

云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孟陋云我疾病

不堪非敢獵自我釣自物翟莊字祖休以弋釣為事及長

為高也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壯曰未幾頓盡故先節其

甚者且夫貪餌吞鈎豈我哉時人以為知其言晚節亦不復

釣野人之舟郭翻字長翔庾翼往造之以其船小狹欲墜

刀於水嘗不取我豈能得路者因與之路人不取翻曰爾

責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辛謚

路人復取翻乃以十倍價與之劉麟之字子驥採藥至衡山

重嘗曰不嬰禍難者二石困見一閉一開水深不得

非為避之但問伐弓人得還或說困冬緼袍夏帶索張忠

過欲還失道問伐弓人得還或說困冬緼袍夏帶索張忠

中皆仙靈方藥欲更尋不復知處冬緼袍夏帶索張忠

和室弟子鑿地為窟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人中之龍

宋纖字令艾馬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父生之師

可仰而形不可觀而今而後知先生也

成之君爵之郭瑀字元瑜嘗以而服制指翔鴻以示

張天錫以蒲輪徵之瑀臨河救溺不命之短長瑀歎

曰此鳥也安可籠哉臨河救溺不命之短長瑀歎

豫絕其食饋屋之為字尸下至也瑀夢乘青龍上天至

死也飲氣而卒龍飛至尸吾其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孔嘉字

意中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月犯少微吳中高

士求死不得死謝敷字慶緒初月犯少微占者謂隱士當

稽人嘲作鄭玄碑戴逵字安道巧藝畢綜總角時以鷄卵

不驚不為王門伶人武陵王晞聞其善琴使人召之五

柳先生陶潛字元亮少懷高尚任自得讀書不求甚解

每有會意三徑之資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彭澤令公田

欣然忘食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

悉令種秫種秫乃使一頃五十畝種秫餘種秫吾不能

為五斗米折腰素簡貴不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

去縣解印齋酒半道要之刺史王弘候之知當往廬山乃

乃出與相聞遂懼申脚度履潛無履弘顧左右為之籃輿

問其所乘曰素有一門生二兒共與之亦羲皇上人嘗言夏月

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與之亦羲皇上人嘗言夏月

下清風颯至但識琴中趣何勞弦上聲性不解音而畜素

自謂每朋酒之會則撫書版藏金隗炤善易臨終書版授其妻

而和之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以此版

責之後果如言妻賣版往使者惘然良久曰賢夫何善曰

善易乃命取著筮之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自有金

五百斤盛以青瓮覆以銅梓埋屋東去一丈入地九尺

知吾善易故書本是曲陽李家兒鮑靚字太玄年五歲語

版寄意爾果然父母尋訪李氏夏日手不驅蚊吳猛有孝行懼以自

推問皆符驗其去已而遠親也

羽扇畫水而渡因還豫章江波甚急自三百有餘歲佛圖

竺人常服氣自養能積腹旁有孔每夜讀書則拔絮

日不食善誦呪能使鬼神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嘗至流水側從聽鈴音以言吉凶

孔中引出五臟六腑洗之還內腹中又能劉曜攻洛陽石勒將救之澄曰相輪鈴音云秀

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

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言軍出捉得曜也果擒之

勒死之年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眾曰鈴音云

國有大喪不出今年勒果死石宣將殺石韜澄曰鈴音云

子洛度宣變色澄謬曰老胡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

非洛鉢中生青蓮華石勒試以道術即收鉢盛水燒取麻

反乎油合燕支於掌中又令一童子繫七日有軍馬甚眾見一

人長大白皙以朱絲今年葱中有蟲食必害人石聰將叛

縛其肘曰此即曜也澄勸勒曰

者史是要

內俄聰果走 **大和尚** 勒重之 其以季龍為海鷗鳥也 支道

石遊乃曰澄公與諸 **桓温入河其不久乎** 黃河中舊不生龜時忽有得者

元子後果如言 **温字** **夢羊負魚來** 季嘗夢羣羊負魚從東

後亦驗 **暎酒滅火** 澄與季龍升中臺忽驚曰變變幽州當

遣驗幽州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 **六情所受皆悉是賊** 季

有黑雲來驟雨滅之兩有酒氣 **六情所受皆悉是賊** 季

夢龍飛西南自天而落引澄問之澄曰脇下有賊不出十

日慎勿東也季龍母杜后曰和尚耄耶何處有賊澄即易

語曰 **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 **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

昏即好後二日宣害韜季龍免 **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

壞人衣 季龍大饗群臣於太武殿澄吟曰 **季** **畫變為**

胡頭縮入肩 季龍初造太武殿畫古聖賢皆 **葬石為尸** 澄

自營墓謂弟子曰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卒後

有沙門從雍州來見澄西入關掘墓視之惟有一石而無

尸季龍惡之曰石者朕也 **麻禰** 乞丐嘗着布裳故時

葬我而去吾將死矣果卒 **麻禰** 乞丐嘗着布裳故時

人謂之 **言語** **餞天馬** 乞得米穀不輒散大路曰

卓越狀如狂者 **餞天馬** 乞得米穀不輒散大路曰

之一 **柱殿下** 石季龍與語惟道後慕容儁投季 **占夢**

應 **一柱殿下** 石季龍與語惟道後慕容儁投季 **占夢**

索統占夢令狐策夢立冰上與水下人語統曰冰上為陽

冰下為陰媒介事也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

松柏不知門處統曰馬屬離離為火火禍也人上山為凶

字但見松柏墓門象不知門處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後三

年必有大禍索充夢天上有一虜脫上衣統曰虜去上男

當有貴人舉君二官者又夢一虜脫上衣統曰虜去上男

字也君婦當生男宋桷夢內中有一人着赤衣桷手把兩

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肉字兩杖箸象打之飽肉食也

黃平夢馬舞人拍手統曰馬火也舞火也拍手救火也

示緩夢東有二角書詣緩大角朽小角有題韋囊角佩

一在前一在後統曰大角朽敗腐木小角有題所詣一

在前凶也一在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張邈奉使夜夢狼

啖一脚統曰脚肉被啖為 **滑稽好語笑** 王喜字子年

却字遂不行所占無不驗 **滑稽好語笑** 王喜字子年

好為譬喻狀如戲

調言未然之事辭 **金剛火疆** **未央** 符堅將南征遣使者

如識記事過皆驗 乃乘使者馬正衣冠徐徐東行數百步而策馬馳反脫衣

服奔冠履而歸下馬踞床一無所 吉明年癸未敗於淮南謂未年而有殃也 **拾遺錄** 著十卷其

記事詭怪 **呪龍請雨** 龍下鉢中天輒大雨 俄日誦千偈 摩

羅什天竺人從師受經 有二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 偈 **潛龍出游豕妖表異** 符堅

光竊號河右光死子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箱

井中於殿前蟠臥比旦失之纂以為美瑞什曰 謀上之變纂果 **著實相論** 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

為呂超所殺 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 **有二小兒登吾肩** 嘗講經

何所論准為姚興 忽下高座謂興曰 一慾障須婦 **聚針盈鉢而食** 妓女十

人逼令受之諸僧多効之什乃 日若能食此乃可畜室因舉七與常食不別 **杯渡比丘**

在彭城聞什在長安歎曰吾與此子戲別 **三番神呪** 羅什

三百餘年相見杳然遲有過於來生爾 大不愈乃口出 轉覺危殆於是與眾告別而死以火焚尸薪滅形碎唯舌

不 **波若眼** 曇霍不知何許人為沙門持一錫杖令人跪曰 爛 閉目起而取之 **代君不可以不戚** 主國不可以不懼 羊耽

咸奇其神異 氏字憲英毗之女也魏文為太子抱毗項日辛君知 **卵破**

我喜不辛氏聞之歎曰 宜戚而喜何以能久 雪消 杜有道妻嚴憲時傳玄與何晏鄧颺不穆人莫肯共

壓卵以湯沃雪耳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 **忍辱至三公**

司馬太傅獸睡耳 從子杜預被誣憲戒之曰諺云 若使新婦得配

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預果 三 **叅軍生子故不翅如此** 庭過渾喜日生子如此足慰人心

琰笑曰 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 渾弟湛妻郝亦有

叅軍渾弟淪 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 德行琰雖貴門與

郝相重郝不以賤下琰琰遺鮓增憂陶侃母湛氏初為侃

不以貴陵郝時稱一每紡績資給使交勝已侃為尋陽吏以一堪鮓遺母

母責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一能益乃增吾憂劉薦

截髮范達寓宿於侃時大雪乃徹臥薦自剗給馬又具

數十人饌而不聞人聲周顛母李氏字絡秀顛父浚出獵

一婢浚怪覘之見一女子甚美因求為妾父兄不許

許絡秀曰門戶珍碎何惜一女連姻貴族將來有益方

雅之族生顛及嵩謨絡秀謂曰我屈節為汝家妾門戶計

由是李氏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顛等並顯絡秀

遂為一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舉觴曰吾本渡

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嵩曰伯仁志大而

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

不容於世忠臣出於孝子之門虞潭母孫權族女戒

阿奴謨小字也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潭母孫權族女戒

義勿以吾老為累後立有雅人深致王凝之妻謝道韞奕

養堂王導以下皆拜有雅人深致王凝之妻謝道韞奕

父安問詩何句最佳道韞稱吉甫作頌穆未若柳絮因風

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安謂起又嘗內集雪下安曰何所似安兄子曰天壤之中乃

遺鮓增憂

陶侃母湛氏初為侃

劉薦

母責曰爾為吏以官物遺我非唯一能益乃增吾憂

截髮

范達寓宿於侃時大雪乃徹臥薦自剗給馬又具

數十人饌而不聞人聲

周顛母李氏字絡秀顛父浚出獵

雅之族

生顛及嵩謨絡秀謂曰我屈節為汝家妾門戶計

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顛等並顯絡秀

忠臣出於孝子之門

虞潭母孫權族女戒

有雅人深致

王凝之妻謝道韞奕

未若柳絮因風

起又嘗內集雪下安曰何所似安兄子曰天壤之中乃

有王郎

初適疑之甚不樂安曰王郎逸少子汝何恨曰一

為塵務經心為天分有限耶

又嘗譏玄學

欲為小郎解圍

凝之弟獻之與客談詞理將屈道韞遣

風韻高邁叙致清雅

夫子皆為賊所害娶居會

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

映自是閨房之秀初同郡張玄妹有濟尼者游於二家

映自是閨房之秀

初同郡張玄妹有濟尼者游於二家

椒花頌

劉臻妻陳氏能屬文正且獻日旋穹登

周迴三朝肇建青陽散輝澄景載煥云云

登

者史是要 卷第九 三

橙窺之 劉牢之為桓立所害其姊每銜之及子何無忌與

如東海呂母明矣汝 宣文君 年八十一就家立講堂置生員

能如此吾讎耻雪矣 迴文旋圖 實滔妻蘇氏名蕙字

受業號宋氏為 迴文旋圖 若蘆滔為苻堅秦州

刺史被徒流沙滔織錦 殺牛祭天以蹄占凶吉 東夷夫餘

為凶合為吉 穢王之印 其王印文稱一三韓

奔蘇塗 屠而所行善惡有異 蘇常 肅慎氏有樹名

生皮 石柝栝矢 周武王時 阿干歌 鮮卑謂兄為阿干慕容

可衣 遮留谷 張駿將張植伐焉耆要之於

暮歌之 魚化鐵為刀 林邑國主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為

其有伏 魚化鐵為刀 刀對大石呪而斫之石即瓦解主知

其神乃懷 勾奴 夏曰薰鬻殷曰鬼方 沸脣成俗鳴鏑為羣

之云云 史臣曰 少有奇人之目 王敦字處仲導從父兄 心懷剛

忍 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每宴客使美人行酒客飲不

不視導素不能飲亦勉強盡觴歎 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

日處仲若當世 非令終也 王與馬共天下 元帝初鎮江東

潘滔見敦而目之曰 詠歌以如意打唾壺為節 敦每酒

若不噬人亦當為人所噬 我兄老婢耳 敦病篤遣

弟導同心翼戴以隆中 自言知繫鼓 武帝嘗召

武樂府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 我兄老婢耳 兄含舉兵

士暮年壯心不已 自言知繫鼓 時賢共言

兵敗敦怒曰 門戶衰矣我當 此客必能作賊 崇

伎藝之事敦 因振袖揚袍音節諧 此客必能作賊 崇

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着新意

色無作羣婢

開閣放婢妾

又嘗荒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

相謂曰

音史是更

諸婢並放之 徂風颺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初敦叅軍熊

錢鳳將有異圖因謂敦曰小人在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甫見敦委任

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告歸臨別曰往事既去可

長歎念別惆悵復會難 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遺沈充率兵臨發謂妻

吳儒家儒笑曰三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桓温字元子蔡

千戶侯也遂殺之及聞其聲曰將易吾姓嶠笑曰果爾

嶠見之曰及聞其聲曰將易吾姓嶠笑曰果爾

真英物也以嶠所賞故名温温尚南康公主庾翼

紫石稜鬚作蝟毛磔温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

晉宣王之流亞也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温尚南康公主庾翼

少有雄畧願常山蛇勢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

見之謂此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焜之儔温比王敦

者意甚公甚似劉司空温得一婢乃現妓也一見便泣曰

不平 温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

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木猶如

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昏然不怡數日

此人何以堪温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少為琅邪時所

涕劉景升有千斤大牛温與寮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

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

過温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嗽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

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荆州七奠梓茶果而已温性

以享軍士意以况宏坐中皆失色

燕惟下 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或臥對親

寂寂將為文景所笑眾莫可人可人嘗經王敦墓

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望之曰 若作天

子亦當如是有尼有道術浴裸身以刀破腹 未有君拜於

前臣揖於後温威勢翕赫謝安見之遙拜温 讖初元明世

曰君非無嗣兄弟代禪謂成帝有子而傳弟也又曰有人

姓李兒專征戰譬如車軸脫在一面兒者子也李去子存

音也 是 卷第九

木車去軸成巨桓字也又曰爾來爾來河內大縣謂自爾以來為元始溫字元子河內大縣溫也又曰賴子之薨延我國祚痛子之隕皇運其暮二子元子左右覺其有異道子也溫死幸之也道子死晉亦

平陵既登車謂從者曰先靈見眾故是盛德人莫知其所言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

孟嘉字萬年庾亮領江州辟從事引問風俗得失此君小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塵尾掩口笑曰孟嘉

異將無是乎褚裒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問曰聞江州觀指嘉風吹帽落後為桓溫參軍九月九日溫宴龍山佐

文嘲之著嘉坐處嘉公未得酒中趣耳嘉好酣飲愈多不見即答之其文甚美

而卿嗜之緣不如竹竹不如肉又問聽妓何謂也嘉嘉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日漸近使之然一坐咨嗟

流星墜銅盆水中桓立字敬道一名靈寶溫之孽子母馬氏夜坐於月下見忽如二寸火珠

吞之其重兼常見易人曰此汝家故吏年七歲州府遂娠

冲冲撫立頭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時議溫有不立義與太守鬱鬱不得志充隱而巳獨無乃徵皇甫謐六

代孫希之為著作又令頗似轎車立入建康宮殿上施絳讓而不受時名為蘇亦王莽仙蓋之流也徘徊輿立好遊體大不堪乘馬

龍頭銜五色羽葆流蘇亦王莽仙蓋之流也徘徊輿立好遊體大不堪乘馬

無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及長祖承之曰尊曾輦上諸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造大輦容三十人坐後敗雌鷄化雄

八十日而冠萎衡陽有及立建童謠時有巷巷長竿今日長年殺郎君後年殺聖德深厚地不能載

桓郎君元顯也珍寶玩好皆變為土悉藏地中此樹婆

日將由珍寶玩好皆變為土悉藏地中此樹婆

娑無復生意帝反正仲文因月朔與眾至大司馬快快不

府府中有大槐樹顧之歎曰

帝反正仲文因月朔與眾至大司馬快快不

府府中有大槐樹顧之歎曰

帝反正仲文因月朔與眾至大司馬快快不

府府中有大槐樹顧之歎曰

得志仲文有名望謂必當朝政又謝混看此山川形勢當

復出一伯符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照鏡不見其面仲文讀書

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仲文善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豹聲豹視王彌少游俠京都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

飛豹膂力過人青土號連年種穀化為莠王能被甲游於水中

杜我寧山頭望廷尉蘇峻作亂朝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

尉望山頭魚躍入船破魚得刀孫恩師事杜子恭子恭有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

之子恭曰當即相還既而長生人據會稽號其君雖體涉

刀主行至嘉興有風素而志存不軌沙門惠遠謂

右列傳七十卷畢

日精劉元海匈奴人名淵父豹母呼延氏祈子於龍門有大魚頂有二角軒鬚躍鱗而至其夜夢魚變為人

氏曰此是一物大如半鷄子光景非常授延常鄙隨陸無

武絳灌無文好學嘗曰吾每觀書傳生遇高皇不

美惜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欲用元海孔恂曰元海若

平涼州方有難當為崇岡峻阜何能為培塿乎元海至左國城劉宣

爾乃止乃止玉璽汾水中得一文曰有新保之

等上大單于號元海王莽璽也因增泉海光三字為

日此兒吾所不能測劉聰字玄明幼聰悟王但恨爾日不

早識龍顏聰引懷帝謂曰卿為豫章王時朕與王武子相

研憶否帝鎖腰諫聰起鷄儀殿陳元達諫聰怒將斬之元

未審陛下何如主爾元達先鎖腰而入及至即以鎖繞樹

左右曳之不能動劉氏切諫乃解易園為納賢園堂為媿

賢蹄涔不容尺鯉趙染斬魯徵曜聞之曰遮須夷國

聰子約死復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謂約曰東北有

無主久待汝父為之汝父後三年來來後國中亂聰曰

死不懼常輕侮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劉曜字永明好兵

人莫神劍嘗夜閑居有二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樹變

之許神劍趙皇帝御除衆毒隨四時變五色

人形西明門內髮長一尺須眉二寸皆黃白玉文終

山崩得白玉有文曰皇亡皇亡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咸

以為勒滅之徵惟劉均曰趙都秦雍而勒跨全趙趙昌之

應在勒不在我也并秦之分隴上歌陳安善撫接曜斬之

也五謂五車梁趙之分也隴上歌衆為曰隴上壯

土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三老進酒曜為石勒所擒北市

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曰僕谷王關右稱帝

皇當持重保士疆輕用兵敗洛陽祚運窮天所赤光滿室

亡開大分持一觴曜曰何以健耶當為飲

白氣屬天石勒字世龍作勞耳鳴勒為人力耕每聞鞞鐸

不祥也非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有一老父謂勒曰君排墻

勒執王衍等問以晉故衍等懼死多自陳說唯襄陽王員

範意氣自若勒重衍清辯奇範神氣不加刃殺之

石建德掘得銘曰律權石重四鈞鼎錢又得一鼎容

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

萬鼎銘十三字不可曉諱胡勒胡乘馬突入

手初勒與李陽鄰居常爭麻池迭相毆諱胡勒有醉

止車門勒大怒小執法皇懼忘諱對曰醉胡馳每以其意

入不可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怨而不罪

論古帝王勒雅好文學常令儒生讀史書聽之聞鄴

下至留侯諫乃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此勸將營鄴宮群臣

家有百疋資尚欲市別宅况有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謂

天下且停作以成直臣之氣

徐光曰對曰陛下神武籌畧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

絕魏祖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大過

者史是要

朕若逢高皇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脫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朕當在二劉之間耳

承平不可專以文業教弘字大雅弟二子也勒曰大

雅情情殊不似將家子弘好為文詠勒謂徐光曰光

默守之天之闊達有大節張賓字孟孫嘗自言智算

呼曰右侯而不名實事石勒肅清百僚屏絕私昵入則格

奪吾右快牛為犢子時多能破車石季龍勒從子性殘忍

以為毒勒將殺之勒母良臣如猛獸時豪戚侵恣賄託公

王曰汝當小忍之白鴈集設庭季龍享羣臣

巨為中丞自此肅然季龍曰朕孫珍謂崔約曰吾患目疾何

宮室將卿目腕腕正耐溺中方療之約素狎珍戲之曰溺

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珍恨趙簡子墓季龍發

之以白石宣宣胡狀目深聞之大怒初

得炭深丈餘次得木板厚一尺積版厚八尺乃及泉其水

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囊汲之月餘水不盡不可發而

止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季龍曰

十餘便欲殺公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半石閔誅諸胡羯

時宣被誅云云無貴賤男女少

長皆斬之死者二滅石者陵初讖言朱龍閔

十餘萬時蘭陵公故為所滅

承曾小字棘奴所乘赤步搖冠慕容廆鮮卑棘城人初燕

好之及斂髮襲冠因呼為慕容氏或曰慕容二儀之德繼家

令慕容廆嘗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丁以不慎賢人君

色便佞亂德之甚也蒲氏苻洪氏人始其家中蒲生長五

不可不戒乃著丈五節如竹形時謂之蒲家因

以為氏後洪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覆載之中何所不有

其孫堅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

者史是要

卷第九

天

新平有長人見語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新平令以聞苻健以為妖下之獄會大雨蒲津

得履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曰一淚苻生幼無賴祖一曰洪戲之曰信乎生怒引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槩不堪鞭筆洪曰吾將

以女為奴生日可不如三羊五眼應苻父健以讖言獸

石勒也洪懼掩其口時猛獸害人羣臣請禳飢食人飽當止星入井者必將渴生曰又太白犯東

井生日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嘗使鑿合藥問人參好惡

之謠長安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何

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瞻草付臣又土苻堅背有赤文隱

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起成字曰美哉山河之固堅自臨晉登龍門謂羣臣曰一婁敬有

曰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願陛下漢祖佐命功臣孰為首

追縱唐虞山河之固不足恃也

堅問權翼曰蕭曹為冠堅曰漢祖賴陳平之謀太上

妻子克全免平城之禍二相何得獨高人狗之喻豈黃中

言之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天子之為尊也以王猛為侍中

屏氣風化大行蒼蠅報赦堅將為赦密議於露堂有蒼蠅

而長安市人見一小人衣黑大呼曰官今大赦夾路樹槐

堅聞之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柳后妃

星失明苻融為冀州牧融母苟氏竊如融所太甲申乙酉

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有人於明光殿大呼謂堅曰

得龜高陸人穿井大三尺堅命養之以粟及死藏骨

秦丁字直而不曲堅饗羣臣賦詩姜平子詩有一堅問

庭正之物未足以十具牛為田王猛子皮謀反事泄堅問之

獻也堅笑

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曰丞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相臨終託卿不聞求位

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識云一堅望八公山上草

才皆類人形堅寇江南至壽春遙初朝廷聞堅入寇

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助於鍾山神及

力焉乃奉以相國號壺殮豚髀堅敗遁於淮北飢甚人

悅云公孫豆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至堅不出項初

日一羣臣勸堅停項為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初堅

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慕容冲姊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鳳皇

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皇止阿房又諺曰至是終為賊入阿房城椎蘆作蘧蔭不成文

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慕容暉請堅幸私第因欲殺堅堅

出幽州缺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絕初關東諺云大雨不果堅入

五將山長得諺曰五將山為姚萇殺之欲得必存當舉烟初秦

亂關中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堅每臨聽訟觀令百長鞘

姓有怨者舉烟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語曰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為白虜慕容

阿得脂阿得脂堅之分氏羌於諸鎮也趙整援琴歌曰

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日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

緩急語阿誰至是其言驗童謠初堅強盛時一云河水

阿堅連牽三十年若以鬻畚為業王猛字景畧少嘗

後欲敗在江淮間買之云隨我取直猛從行忽至一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

然據胡床坐引猛拜父老曰王公何拜也十倍償直遣人

送出猛顧視細事不干其慮猛瓌姿雋博學好兵書謹

乃嵩山也挊蝨而言桓溫入關猛被褐詣之

者史是要

卷第九

三

德之遇孔明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宰寧國

以禮治亂邦以法猛曰夷吾子產之儔堅曰王景問以後

事猛疾篤堅臨省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羗虜我之仇也終為人

患宜漸除之成吾兒箕山之操苻融字博休堅季弟也健

言終而死世封王融固辭健奇之曰

時人擬之王粲融聰辯明慧下遠三枕避三沐京兆人

學三年而返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

水中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問筮者筮之曰

憂獄訟既至妻具沐夜授枕豐豐皆不從妻乃自沐枕

而寢是夜妻為賊所殺妻兄疑豐豐誣服苻融察而疑之

問知其故乃曰坎為水馬為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

坎之離離為中女坎為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為執法吏

婦人被血死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

手推驗具服云本與妻謀殺豐期以新沐枕枕為驗是夜

豐不沐不枕是辨盜又有老母遇劫於路行人為母逐之

以誤中婦人既擒劫反誣行人時日暮母莫知孰

是融笑曰此易知耳使二人並走出鳳談虛語玄不覺日

陽門融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乃服

之將夕苻朗字元達每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

心兄弟乎朗至楊州風流邁於一時志陵萬物王忱江東

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唾令小兒張口含出謝安嘗設宴

弟故云其侮人如此善王道士設盛饌問關中之食孰

机禱壺席朗欲誇之識味王道士設盛饌問關中之食孰

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或人殺雞食鵝肉知黑白

以食既進曰此雞棲常半露檢之皆驗何因聚散無窮已

之處又人不信記臨刑詩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

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志焉處東市義感

曠此百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曰天委化任冥紀

君子利動小人苻登檄逐鹿並驅瞻烏靡定史臣曰以千

六百人破三萬眾姚萇破褐飛命其將於營處一柵孔中

蔣樹一根以旌戰功其將廣之萇曰少

者史是要 卷第九 三

來戰鬪無如此快一起兵如流沙殺人如亂麻姚興太史郭麐

小乃為奇大何足貴起於西北宜慎其鋒琳琅出

戎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丸居不安疲於奔命矣二穴五姓李特

於崑嶺明珠生於海濱宗敬文才魏之陳

宕渠人其先武落鍾離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

黑如漆有人出赤穴名曰務相姓巴氏有出黑穴者曰驛

氏樊氏柘氏鄭氏五廩君於是相與以劍刺穴屋能著者

姓俱出皆爭為神廩君為廩君四姓莫著而務相之劍

懸焉又以土為船雕畫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射鹽

者為一務相船又獨浮遂稱一乘其船而下

神鹽陽水神女子止廩君曰可止無行廩君不從鹽神夜

不可別乃以青縷遺之曰嬰此即與汝俱生鹽神嬰之廩

廩君立石上望而射之鹽神死羣飛皆去天乃開朗

城廩君復乘土船下及夷城石岸曲泉井亦曲廩君望如

穴狀歎曰我新從穴中出今又入柰仁岸即為崩階陛

相乘上有平石寶人秦并天下為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

立城而居之寶人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為寶因為

巴渝舞漢高祖募寶人平定三秦以功更名巴故人相逢

不吉當凶辛冉謂特數年天子何如百世諸侯李壽欲自

占者曰數年天子喜曰一日尚足况數年乎死鬼常辭或

哉解思明曰壽曰朝聞道夕死足矣壽曰壽奉王室壽不從龔壯作詩託言應璩以諷之壽曰

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若古人所作一耳脉起

成文呂光左臂內謠初光徙西海郡人曰朔馬心何悲

巢三擲盡盧慕容寶在長安擄蒲誓之曰世言擄蒲有神

之投老扣囊底慕容垂議征長子因而笑曰一束藁兩頭

然禿頭小兒來滅燕初童謠曰一藁字上有草下有禾

本姓高父小字禿翩翩濁世之佳虜史臣謂紇于乞伏國

頭三子而雲季也翩翩濁世之佳虜慕容盛紇于仁鮮卑

人在昔有三部人自漠北南出大陰山遇一巨蟲若神龜

大如陵阜乃殺馬而祭祝曰若善神也便開路惡神也塞

者史是要 卷第九 三

而不通俄不見乃有一小兒焉時又有乞伏部有老父無子者請養為子眾許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憑依字之曰

夏言依倚也鮮卑謂被為禿髮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

於被中一識謠慕容德獲玉璽一紐并圖識祕文曰有因而氏焉

又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入井三刀卒起來四晏子生居海鼎沸中山頽惟有德人據三臺於是議僭號

近市死葬近城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賢人也豈有意乎晏謨對曰先人平仲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

家門儉以矯世存居陬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其齊魯固多君子魯邃曰當昔全盛之時

平生意也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脩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

志非馬之雄詞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止坐此口以至如此妖賊

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聚眾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弟為征東征西既擒將斬于都市曰太上皇蒙塵于外征東征西亂

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聊賴其妻怒曰奈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環

築之始仰視曰崩則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晒之妍皮不裹癡骨慕容超深自晦

諺云黃犬之皮終補狐裘超專用公孫五樓封孚欲妄語耳

得侯問五樓時人為之塞五龍口而患脚弱晉劉裕攻超龍口而城中男女沮渠左遂以官為氏赫連勃勃

患脚弱者大半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改姓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為劉子從母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朕將以義易

之帝王係天為子是謂徽赫鐵伐氏庶天之尊不可令支實與天連今改姓一一氏

皆為一統萬於黑水南營其都城勃勃自言銳心鐵皆可伐人

為名蒸土築城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性工巧然殘忍射甲不入即斬弓人如其入斬鎧匠又造五兵之器精銳

尤甚既成呈之工匠

者已是要

卷第九

三

必有死 大夏龍雀 又造百鍊剛刀為龍雀大環號曰 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 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逋如 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

諸史提要卷第九 終

諸史提要卷第十

南史 李延壽撰 紀十卷 傳七十卷 宋齊梁陳四代共八十卷

宋高祖武皇帝 劉裕字德輿 永初三年

少帝 義符小字車兵 武帝子 景平二年廢為營陽王

太祖文帝 義隆小字車兒 武帝子 元嘉三十年

世祖孝武帝 駿字休龍 文帝子 孝建三年 大明八年

前廢帝 子業 孝武帝子 景和永光共一年

太宗明帝 彧字休景 文帝子 泰始七年 泰豫一年

後廢帝 昱字德融 明帝子 元徽五年

順帝 準字仲謨 明帝子 昇明三年

齊太祖高皇帝 蕭道成字紹伯 建元四年

世祖武帝 曠字宣遠 太祖子 永明十一年

廢帝鬱林王 昭業 文惠太子子 隆昌一年

廢帝海陵王 昭文 文惠太子子 延興一年

高宗明帝 鸞字景樓 始安王子 建武四年 永泰元年

東昏侯 寶卷字智藏 明帝子 永元三年

和帝 寶融 明帝子 中興二年

梁高祖武帝 蕭衍字叔達 天監十八年 大通二年 普通七年 大同十一年

臨賀王 正德 武帝子為侯景 所立 正平二年

太宗簡文帝 綱字世讚 武帝子 大寶二年

世祖孝元帝 繹字世誠 武帝子 承聖三年

敬帝 方智字慧相 元帝子 紹泰一年 太平一年

陳高祖武帝 陳霸先字興國 永定三年

世祖文帝 蒨字子華 昭烈王子 天嘉七年 天康一年

廢帝 伯宗 文帝長子 光大二年

高宗孝宣帝 頊字紹世 昭烈王子 太建十四年

後主 叔寶字元秀 宣帝子 至德四年 禎明三年

四代二十四主共一百七十二年

宋六十年 齊二十四年 梁五十六年 陳三十二年

諸史提要

卷第十

南史十事見晉書

劉寄奴

宋高祖武帝諱裕小字寄奴伐荻新洲見大蛇

傳之

又曰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也

上命

碎之分賜微時耨具命藏之以示後

諸將

以療金瘡地鏡元嘉二十五年青州遠望

壁上

掛孝武見曰地鏡地中如水有影謂之

田舍

公得此以為過矣太后疾篤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

得生

寧馨兒前廢帝母太后疾篤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

五部學

宋明帝分儒道文禾絹明帝時中書舍人胡母顥

張素

禾絹謂上也改駟字似禍改从馬从爪

鯨

明帝以食數升凡諸鄙事過目則能後廢帝

貴

齊高與袁粲褚彥回劉彥節聖火齊永明年魏謠言赤

火至

療疾多一箇錢齊廢帝鬱林王見錢曰我昔思

齊廢帝

父文惠太子立樓舊宮又有窮廡也破後帽中百

姓著

此服妖也當使黃金與土同價齊高帝儉素嘗曰使

帳

東昏侯為潘妃起神仙永壽玉壽三青樓興光樓上施

不巧

何不用琉璃步步生蓮華又鑿金蓮華以貼地令

也

秃秋啼齊明帝崩羊闐入臨號慟無髮脫解菜潘妃女

侯蔬

膳積旬闍豎共八友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梁

營肴

羞為天子六貴八要始安王遙光等更直內省分日

雲任

助陸倕等六貴八要始安王遙光等更直內省分日

竝遊

號武帝時拜掃山陵毛人梁武帝起兵郢城有

紅席

海中浮鵠去餘姚千里有女人三百歲遣使獻

武帝

方捨身時適至云此草下常有紅鳥如鸞故以

為宮體梁簡文為文布衣交梁元帝與裴子野等韜於文

士媿於武夫梁元帝文章點毫便就虜奴陳武帝潰齊軍

入五湖城南酒家使江准以一人裁得一耳投籤陳文帝

謂為虜是時以賞俘買酒一人裁得一耳狎客陳後主不郵政常使張

伺漏傳籤階石上鎗然有聲狎客陳後主不郵政常使張

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耳狎客陳後主不郵政常使張

坐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狎客陳後主不郵政常使張

歲製五言詩十客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為常采醴

蔣山栢林冬月常多黃衣後主夢繞羊車宋文帝

後主以為甘露之瑞黃衣後主夢繞羊車宋文帝

經諸房潘淑妃以鹹水灑地羊至桃葉辭江東多唱王

舐地不去帝曰羊乃徘徊況人乎桃葉辭江東多唱王

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接迎景陽鐘

汝及晉王廣軍六合其山名桃葉果乘陳船而渡景陽鐘

齊武帝數幸諸苑載宮人從內深隱不聞端雞鳴埭齊武

門鼓漏聲置鐘景陽樓上聞聲早起雞鳴埭齊武

邪早發至湖北見菖蒲花者富貴梁文帝張后忽見庭

雞始鳴故呼見菖蒲花者富貴梁文帝張后忽見庭

見后曰半面粧梁元眇一目徐妃每知帝將至必徐

因吞生武帝半面粧梁元眇一目徐妃每知帝將至必徐

娘雖老猶尚多情徐妃與暨季江淫通季江每歎曰栢直

折爪陳武帝宣皇后爪長五寸色竝三閣陳後主於光

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女學士後主以宮人有

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女學士後主以宮人有

與狎客臨春樂宮女歌曲有玉樹後庭花等文章多

賦詩臨春樂宮女歌曲有玉樹後庭花等文章多

鄙言累句鮑昭字明遠宋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

不然蘭艾不辨燕雀相隨鮑昭云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

野老宋衡陽王義季嘗大蒐有帶苦而耕命斥之老

賜之食老人曰願大王均其賜苟不奪人時一時皆靈運

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靈運

空疎延之隘薄宋廬陵王義真與謝靈運顏延之昵無作

狎過甚故吏范晏戒之義真曰無作

才語見向 宋彭城王義康無術學袁淑嘗詣之義康問其

年淑曰鄧仲華拜袁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又

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 三寸甘 上嘗冬月嗽甘歎其形味

曰身不讀書君 一字徑尺 宋武帝書素拙劉穆之曰公

在者遣還東府取 豬王 宋前廢帝狂悖無道以明帝

既足有所包其勢亦偉 及山陽王等竝肥以籠盛秤

帝從之一紙六七字 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為坑實之泥水裸明

帝令以口就食又縛其手脚使付 百函書 劉穆之與朱齡

太官為屠猪一宿出之以為笑樂 決斷如流 劉穆之字道和內總朝

竝坐答書自旦至日中 旦輒為十人饌 穆之性

穆之百函齡石八十函 受口竝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 穆之常謂所親曰貧賤常思

必方丈 丹徒布衣 穆之少時好往妻兄家乞

獨食以此為常 金梓貯檳榔 食其妻江氏禁不令往穆

為 一斛以瘡痂味似鰓魚 穆之孫劉邕嗜今瘡痂以為

進之 效孫皓歌 王歆之嘗為南康相

之吏不問有罪無罪與鞭 一蹙自造青雲 瑀與何偃同

瘡痂給膳未落者褫取之 安能長居戶 瑀與何偃同

元會邕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不歆之因 黑面阿秀 瑀族叔秀

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安成食臨汝飾

莫不畏其筆端 劉瑀為中丞 擲栗穿柱 安成食臨汝飾

車在前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偃曰何不 安成食臨汝飾

著鞭使致千里答曰 安成食臨汝飾

限上 安成食臨汝飾

瑀與親故書曰吾家 安成食臨汝飾

居到安眾處朝廷不為多士 安成食臨汝飾

柱上有一穿穆之謂汝等以栗遙擲柱入 安成食臨汝飾

穿者得此郡唯秀之獨入焉其言遂驗 安成食臨汝飾

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竝豪奢與 安成食臨汝飾

徐湛之以肴膳車服相尚都下語曰 安成食臨汝飾

者已是要 安成食臨汝飾

者已是要 安成食臨汝飾

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毛羽耳 **公庭無私禮** 魏遣李彪來使齊武宴之蕭

琛曰詩所謂雨我公田 **真本漢書** 琛舉酒勸之彪不受曰

遂及我私坐者悅服 南渡唯齋瓠蘆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為班固真本 **憤王** 琛為吳

郡有項羽廟 **投以赤心報以戰栗** 琛預御筵醉伏梁武帝

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曰此中有人不得如 **少壯三好**

琛嘗言 **音律書酒年** **虜馬飲江水狒狸死卯年** 魏太

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 爾不聞童謠耶 **冥期使然非**

復人事頃年展爾陸梁者爾未飲江水太歲未卯故耳魏

地謠曰輅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 **臧彪** 臧厥為晉

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 **臧彪** 安太守政

嚴百姓謂 **兩玉人** 謝混風華為江左第一與謝晦俱在宋

之 **却清河洛塵** 宋武大會彭城命賦詩謝晦代帝作曰先

登灞陵岸 帝欲北伐晦詠王粲詩曰 **回首連句詩** 晦

誅與兄子世基臨死為 **世基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

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 **螻螿食晦續之曰功遂俾昔人保**

退無智力既涉太 **臧否人物** 謝靈運好 **兄瞻曰祕書**

行險斯路信難涉 **衰雲霞之交** 謝澹字景恒與順 **三絕** 謝瞻作喜霽詩靈運

止 **雲霞之交** 謝澹字景恒與順 **三絕** 謝瞻作喜霽詩靈運

為 **二十九為北府都督** 謝澹從子晦為荊州將之鎮詣

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 **二刻成詩** 謝微善屬文魏中山

無此 **謝朓字玄暉長於五** **飄飄有伊洛間意** 謝孺子吹笙

既而歎 **齒牙餘論** 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顛粗有才筆未

者已是要 卷第十 二

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日士謝朓詩朓為齊隨王文

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一謝朓詩學因事求還道

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帶二江之雙流江祀

委叢霜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謝朓詩屬文族兄靈運嘉

與劉渢劉宴候眺眺謂祐池塘生春草謝朓詩屬文族兄靈運嘉

曰可謂一以嘲弄之謝朓詩屬文族兄靈運嘉

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

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大以為為工常云此語有

神功非謝康樂謝靈運襲封康樂公世宗之性豪侈四友

吾語也謝康樂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成稱謝靈運詩書皆兼獨

靈運與族弟惠連何長瑜荀雍二寶謝靈運詩書皆兼獨

羊瘡之以文章賞會謂之無所推唯凡人士竝為題目何

宋文帝稱勿頸交靈運性無所推唯凡人士竝為題目何

為一文帝稱勿頸交靈運性無所推唯凡人士竝為題目何

瑜以韻語序義慶僚佐曰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登山屐

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皆劇言苦句謝靈運詩書皆兼獨

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障數十重莫不備旅客易

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後齒旅客易

山行靈運贈臨海太守王秀何關癡人事孟顛問之靈運

詩云邦君難地險何關癡人事孟顛問之靈運

大怒日身自雙珠孟利弟顛竝美風生天當在靈運前成

大呼一雙珠孟利弟顛竝美風生天當在靈運前成

佛必在靈運後孟顛事佛精懇而為靈運之所輕嘗曰韓亡

子房奮秦帝魯連恥靈運被擒作詩曰一顛恨之韓亡

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鳳毛謝鳳子超宗有文辭帝謂謝

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鳳毛謝鳳子超宗有文辭帝謂謝

在求毛不衣自暖謝超宗嘗詣東府自通其日風寒齊落

不得毛不衣自暖謝超宗嘗詣東府自通其日風寒齊落

水三公墜車僕射褚彥回墜水王儉驚跪司驢出為南郡

何府超宗怨望答曰不知是司馬為是三騶對飲謝幾

一既足驢府政應為一有司奏免官三騶對飲謝幾

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超宗不死幾卿清辯王

與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道超宗不死幾卿清辯王

謝氏烏衣遊謝漫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共宴

昔為烏衣遊謝漫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共宴

戚戚皆親姓阿客謝混常言阿遠剛躁負氣一博韻語

而無檢瞻字通遠靈運小名客兒韻語

者已是要

卷第十

八

謝混嘗因酣**五臣**宋文帝即位謝弘微王華王**西南風急**

謝弘微性寬博無喜愠末年與友人綦友人西南綦有死勢復一客曰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

局於地識者知其暮**令明簡倩玉汝**謝弘微與王慧王球

年之事果以此歲終**藍田生玉**謝莊字希逸七歲能屬

流古之名臣弘微當之**虛也哉**豈**江東獨秀**宋元嘉中詔羣臣為赤鸚鵡賦袁淑文

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隔千里兮共明月**宋孝武嘗問

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莊月賦**如何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

莊日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為久離別沒為長不歸**風**

月景山水謝莊五子颺**吾家千金**謝朓字敬冲

父莊遊土山使朓命篇攬筆**鳳莊門入**宋明帝嘗敕謝莊

便就莊撫其背曰真也**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陽****清風明**

月謝謏不妄交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流涵千日**嘗與

劉俊飲推讓久之俊曰謝莊兒不可云云**此中唯宜飲酒**

能飲瀟瀟曰苟得其人自可**朓指瀟口****謝朓得父膏腴**齊武帝問王儉當今誰能為

少**謝覽嘗侍坐受敕與王暕為詩甚工梁****馭二龍於長塗**

謝舉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一**班史質錢**謝儵素貴嘗一

見並相欽挹曰所謂也**玉碎**顏師伯嘗詣王僧達僧達曰大

欲以答曰寧餓**穰侯印詎便可解**王融字元長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

遠相如魏使房景高謂融曰在北聞上客曲水詩序勝

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慚鄙製無以不知許事且食蛤蜊王融嘗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

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畧曰

東隅居然應嗜此七尺八騶王融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填

族其自標置如此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及膽

豈可乏鄧禹笑人為中書郎撫案歎曰為爾寂寂

破王融被誅魏準預謀遂懼而訴屈王微為文好古言頗

坐席生塵王微住屋一間尋書玩古足謂如屏風王遠

俗能蔽風露揚眉闊步中丞沈約彈王僧祐曰肆情運朝

隱王僧祐不與公卿遊齊高帝謂王儉曰卿從可我家多

鳥雀僧祐與儉詩曰汝家在市門我擊節王籍至若耶溪

逾靜鳥鳴山更幽劉三術梁武帝稱王瞻有棟梁氣王

孺見之不能已宰相之誦封禪書齊高帝幸華林宴

門枯栢豫章雖小已矣

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

此盛德事吾解散憤王儉作朝野慕之相為倣效風流宰相王儉

何以堪之唯王規俊人王規字威明為太子中庶子嘗謂

人曰江左自況也王規俊人李太子與湘東王繹令曰王

有謝安蓋自況也王規俊人李太子與湘東王繹令曰王

威明風韻適上神峯標映千大小王東陽王承為東陽太

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大小王東陽王承為東陽太

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填門有魏郡申英者嘗指異門曰此

中輻輳皆為利往能不至者唯小東陽承弟穉也

不墜基業王暕子訓小字文殊暕曰可謂相門有相

採蠟珠為鳳王曇首與兄弟集會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

王遠

王微

王遠

王遠

王遠

王遠

王遠

王遠

王遠

王遠

王遠

王遠

王遠

王遠

王遠

王遠

王遠

王遠

王遠

王遠

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

躡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

考工記 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

如以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 **拙筆書** 宋孝武欲擅書名

是科斗書 周官所闕文也 **子姪之間一情不異** 王僧虔為武陵守攜

大明世常用 病僧虔幾廢寢食謂同行客曰馬援 鄧攸於一門二

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亡兄之胤不宜忽諸 **台司** 王僧虔遷開府儀同三司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

懼乃 **飛白** 吳郡顧實先卓越多奇自矜伎能僧虔乃 **徙業**

辭之 **就立** 王僧虔作書戒子曰往年有意於史 **叔慈內潤** 王慈

取素琴石硯孝子圖而已袁淑撫背曰 **雞之比** 鳳 謝鳳子超宗嘗候王僧虔仍往東齋詣其子慈正學書

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曰慈書比大人猶 **書聖** 王志善草隸徐

稷曰王郎非唯 **額類袁公** 王筠字元禮沈約見筠

見人矜嚴王郎見人嬉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 **衆僧今日**

可謂虔虔 王僧虔子慈與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遇沙

宗 **王有養炬謝有覽舉** 王泰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

字 **指物程形** 沈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王筠為草木十詠書

署 **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 王筠嘗為詩呈沈約曰可謂七

葉有集 王筠與諸兒書曰史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竝累

德重光爵位相繼人 **黃閣** 王瑩位開府議同三司既為公

侃半宅侃貨得錢百萬瑩乃回閣向東時人 **馬糞諸王** 王

為之語曰欲向南錢可貪遂向東為黃銅 **雌霓** 沈約製郊居

皆篤實時號 **為長者** **連蜷** 賦示王筠筠

讀至一約拊掌曰僕嘗恐人讀為覓五兮反次至墜石
礎星及冰懸培而帶坻筠皆擊節約曰知音者希真奇殆
絕所以相要政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梁昭明太子愛
在此數句爾

袖撫劉孝綽肩曰自序王筠自序余少好抄書老而彌
所讀權與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
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嘗為口實廣畧去取凡三過五抄餘
經及國語等皆再抄子史諸集皆印龜六毀王瑩拜三司
一抄大小百餘卷以備遺忘耳

實居六日暴卒廣州刺史世云一經城門草翁之風
必勇王或子絢年五六歲外祖何尚之戲曰耶得官即拜

王華與劉湛不為飾王郎有如萬頃陂王惠素不與謝靈
讓一以此為常王固信佛法嘗使魏國

靈運辯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荀伯子在玉昆金友
坐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焉

王銓雖學業不及弟錫而孝羊跪王固信佛法嘗使魏國
行齊焉時人以銓錫為

於固前跪拜魏以南人嗜魚大設王東山王敬弘名裕之
罔罔固以佛法呪之不獲一鱗所居舍亭山林

溪澗備登臨之剋日見子孫王敬弘子孫歲中不過一再
美時人謂

日丹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彈棊發八勢王敬弘形狀短
被捶自敬弘至曾孫皆

玄謂之朝隱敬弘子纘之未嘗詣一朝貴三世不事權貴
王敬弘性貞正徐羨之傅亮當朝不與往來子纘之及柳

元景顏師伯貴要竟不候纘之子秀之又與王儉接
稱之時人侍中四人宋孝武選侍中四人竝以風貌王三石

頭王弘之性好山水辟名一無所就從兄敬弘解貂裘與
於此經過者不識問漁師得魚否曰亦曰憶見王思遠季

之嘗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
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

突卿幸便復憶見被賅垣闕自蜀還傾貲送獻明帝嫌少
思遠言其兩反也

詔獄官留閱悉送貲財然後被遣

者已是要

卷第十

三

凡蠻夷不受鞭罰輸錢贖罪
謂之賤時人以閔為

世相傳竝諳江左舊事
緘之青箱世謂

門率殷芸劉顯到溉到
治車軌日至號曰

綦從夕達旦或復失寢
低睡帝朝之日

鐵錢兩當一百易代名實為惠當及時無待秋涼日溉答
日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入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

到蓋才子
到溉孫蓋早聰慧梁武以蓋詩示溉曰蓋
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

無雙
到洽幽居積歲時人號曰處士
任昉嘗訪於田舍歎曰

梁武謂任昉曰諸到可
謂才子昉曰臣謂

限使獻奉又以蒲
戲取之罄盡乃止

袁粲字景倩嘗著
以續嵇康高士傳以自況

然忘返城南一家頗有竹石率爾步
往不通主人俄車騎至方知

又嘗步屣白楊郊野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
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

渭陽情
初謝重王胡之外孫於諸舅敬禮多闕重子絢種
袁湛之甥嘗於公坐慢湛湛曰汝便是

蘭忌當門
袁淑詩曰
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

澹長史澹曰不意舅遂垂屈佐
淑曰朝廷遣下官本以

帝謂曰
今改卿各昂字千里

黑頭尚書
梁武帝謂袁昂曰齊明
帝用卿為

為白頭尚書對曰臣生四十七年於茲四十以前臣
之所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為晚達

射
袁憲長兄樞為左僕射憲為右僕射臺
射
白自守妻子竝不之

官郡中號為
何無忌諱
殷淳子孚與何無忌子勗
共食葷羹盡勗曰益殷葷

羹孚徐輟
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
袁粲臨死謂其子勗
曰日本知一木不能止

者已是要
卷第十
三

大夏之崩但以名義至此爾曷大叫孔公醉孔顛醉日居

抱父先乞死兵士隕涕祭日一孔公一台佐加貂褚球領

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眾咸日孔公一台佐加貂褚球領

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一台佐加貂褚球領

長父自魏孫禮晉荀組鮪魚淮北書屬江南無一

以後一始自球也鮪魚直數千錢人有餉褚彦回三

十枚有獻計賣之者彦回變色日我夢卜著夢人少時嘗

雖儉乏寧可賣餉悉與親游噉盡我夢卜著夢人少時嘗

一具與之遂差其一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褚彦回美

至是年四十八薨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儀貌善容

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明帝嘗歎日彦回能遲行緩步便

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

甚美彦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金鏤柄銀柱琵琶善琵琶

既調風神諸暢王或謝莊日武帝設大臣餅蔡搏在坐帝

以齊武賜向何聾今何聰頻呼姓名搏竟不答食麩如故

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搏始放筋執笏日爾帝日卿

對日臣預為右戚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各垂喚

上馬橫槊下馬談論垣榮祖少學騎射或日何不學書榮

食矣君輩無自全天子鼓角非田舍翁所吹張興世父仲

之伎何異犬羊乎子嘗謂興世

日我雖田舍公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送声部郎何尚之字

部行田時欲吹之興世日此是一送声部郎彦德為吏

汝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於洽渚及至郡父叔度謂日聞

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眾及廢徙居東陽我不能為徐干

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復相窺者

木署紙尾蔡廓字子度為吏部尚書徐羨之謂傅亮日黃

故宜共參同異廓日平世三公武帝日羊徽蔡廓官有大

字不可受蔡興宗初卜日亥年當作公及真隱傳何

之致仕復仕袁淑錄古來隱士蔡氏是禮度之門蔡約字

有無名者為以唾焉蔡氏是禮度之門景攝為

司徒長史齊明帝輔政百僚脫屣到席約躡屣不改帝謂

江祐日故自可悅祐日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

白苧紫茄蔡搏字景節口不言錢在吳興不西河之風不

飲郡井齋前自種一以爲常餌

者史是要 卷第一

墜正始之風尚在 何尚之立學聚徒徐秀等並慕道來遊

云球 鹿皮冠 何尚之在家 延之為猿尚之為猴 何尚之與

相子狎二人竝短小尚之目 延之目 同遊太子 西池延之問路人曰吾二人誰似猴路八指尚之為似延

之喜路人曰彼似 古官人 以才今官人以勢 宋世有人求

尚之歎曰此敗風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 小褚公 何

延之大笑曰我聞 彼勢之所求子何疑焉 與褚彦回相 望岫息心 豫章王嶷命駕造何點點從後門

慕時號 望岫息心 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

章王尚望塵不 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 何點在法輪寺

及吾當 也 嵇叔夜酒盃徐景山酒鎗 竟陵王子良見

之點角巾登席子良 大山小山何氏三高 何盾兄求點竝

欣悅無已遺 大山小山何氏三高 棲遁求先卒至

是盾亦隱世號點為大山盾為小 車螯蚶蠓永充口實 何

山求為東山兄弟皆隱世謂三高 車螯蚶蠓永充口實 何

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鮓脯糖蟹

以為非見生物疑食蚶蠓使門人議之鍾岢曰鮓之就脯

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恒至於

車螯蚶蠓眉目內闕慙混沌之奇獷鼓外絨非金人之慎

不悴不榮無馨無臭故 衣帶如繩 宋武帝雖衣浣衣而左

宜常充庖廚永為口實 衣帶如繩 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

衣帶卷摺帝怒曰卿 欲何所縛何敬容希旨故益鮮

明常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床熨之或暑月其背為焦

游俠處士 何點字子皙不入城府性率到好遨遊人間不

故世論以點為大隱士弟盾為小隱士時 苟既奇大父亦

人稱其通號曰 士大夫多慕從之 卿與邴吉遠近

不小 何敬容署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 卿與邴吉遠近

有客姓吉敬容問曰 兩玉為穀 何敬容有一子八歲

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兩玉為穀 在吳臨還從兄盾問

名敬容曰仍欲就兄求名盾即命名曰 張氏五龍 張裕

云 吾與弟二家共此一子所誦穀也 張氏五龍 張裕

鏡永辨岱俱知 楊柳風流似張緒 張緒字思曼吐納風流

名時謂 楊柳風流似張緒 聽者忘疲時劉俊之獻

蜀柳條枝甚長狀若絲縷齊武帝植於 左臂鷹右牽狗 張

太昌靈和殿前嘗曰 見賞如此 左臂鷹右牽狗 緒

者史是要 卷第一 五

子充少好逸遊緒入西郭逢充獵一遇緒便解緹鞵而拜緒曰一身兩役能無勞乎充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日限為一詩張率字士簡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改修

兼二子於金馬張率為待詔賦奏沈約訥便句句稱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日相如工而不敏枚臯

壯哉雀鼠張率嗜酒不事家務遣耗大半問其故曰雀鼠梨是百果之宗張邵小名梨邵子戲之曰楂何如梨答

孝張里張敷父亡毀瘠未暮而卒宋日一楂何敢比也

移我遠客秋當周赴以張敷同省欲詣之赴日彼若不設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四月八日灌佛安王子鸞

海賦張融作一文詞詭激獨減數千張融獨注觀百錢與眾異以示顧顛之日卿

亦恨二王無此賦實超立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日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陸處臣法張融善草書自美其能齊高帝日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日非恨臣無二王法

無屋舟居無水張融假東出齊武帝問住何處答日臣居止權牽小船於岸後上問其從兄緒緒日融近東出未有

善自當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法華經小品妾二人畢各遣還家日吾平生不乏風調何至使婦人玉海張融自名其集為善耳日都自非是行哭失聲耶

玉海張融自名其集為善耳日都自非是融詣何戢誤通劉澄下車入門乃日非是至帶寬至髀融

日王敬則日革帶太急融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日既非步吏急帶何為

張氏扁鵲鏡經徐熙好黃老隱於秦望山有道士過求飲二千石熙開之乃一瓠與之日君子孫以道救世當得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一卷醫術通靈徐秋夫工醫術嘗

悽愴秋夫問何須答曰某患腰痛死雖為鬼猶痛請療之

但為芻人按孔穴針之如其言為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

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徙癰薛伯宗善一一公孫泰患背

謝忽不見世服其通靈伯宗為氣封之徙置齋前柳

樹上癰消樹邊便起一瘡如拳大稍餘曰鷺羽塵尾扇融張

長二十餘日瘡大膿出赤黃汁斗餘

弱冠有名道士陸修靜以一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

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梁武敕裴子野為書喻魏相元又五鼓五絕宋文帝曰天

催昧爽便就或問為文速子野曰

在錢塘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

欣遠模書褚眉圍棊徐道度療疾

產之額為塶和香序畢撰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粘

所傷故蘇合鬱金柰多和羅之屬竝被珍於外國又棗膏

濕甘松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所

昏鈍甲煎比類朝士麝比庚仲文零藿比何尚之詹唐比沈演

言以棗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沈實

比也鳳皇將九子何承天為著作佐郎承天年已老而佐

母承天曰卿當云威斗張永嘗開玄武湖過古冢上得一

亡新魏郡為大司徒必郡墓果然文人質則過儒麗則

傷俗何遜字仲言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曰頃沈約詩

多而能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拍張賦何憫宦遊不

喻意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吳均不均何遜不遜何遜

儒遂與火頭食子稟賜不殊

均俱為梁武帝進倖後稍失意帝曰何劉遜文章與劉

號未若吾有朱异信則異矣自是疎隔何劉遜文章與劉

人惡俊異世疵文雅徐羨之不悅顏延之出為始安太守

今延之又為始安可謂諸子才能宋文帝嘗問延之

二始殷景仁亦曰

臣文與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顏公顏延之與何偃

日誰得卿狂延之日其狂不可及也

者史是更

於路中遙呼曰——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據鞍索酒顏

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公延

之以光祿大夫致仕好騎馬遨遊里平生不喜見要人延

巷遇知舊——得必傾盡欣然自得謝五言如初發芙蓉

簿即屏住道側曰——今不幸見汝謝五言如初發芙蓉

蓉顏延之與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絕宋文帝

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便成靈運久之乃就

延之嘗問鮑昭已與靈運優劣昭曰——五君詠顏延之

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五君詠顏延之

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云鸞翮有

時鍛龍性誰能馴詠阮籍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

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顏彪延之性

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顏彪延之性

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回委巷中歌謠延之每薄湯惠休

隱故論者不與謂之——詩謂人曰惠休製

作耳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顏竣為吏部

舉奏無不可謝莊代之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江右稱潘

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笑答之人言——

陸江左稱顏謝

潘岳陸機顏延之謝靈運也

鸞眼縷環錢

宋前廢帝鑄二銖錢細如

剪鑿謂之來子錢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敗亂一千

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鸞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縷環錢貫之

以縷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十萬三兒作中丞沈冲與兄淡

錢不盈掬明帝禁斷准用古錢深並為司直

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為人所蕪母大呼曰腰鼓兄弟

沈冲兄弟名譽有赤米白鹽綠葵紫蓼周顒在鍾山立隱

優劣世號——周妻何肉周顒何屑皆精佛法文惠太子

何所食顒曰——周妻何肉問顒精進何如何屑顒曰三塗

八難其所未免然各有累春初早韭秋末晚菘齊文惠太

太子曰累伊何曰——周弘正年五名補國子生

曰菜食何味

周郎豈俟策試

周弘正年五名補國子生

日淺不許博士

醜而不陋吃而能談

周弘正似優剛腸似直

周若蜂腰

周弘正弟弘讓弘直弘直方雅敦厚氣

文人不

護細行論曰古孔稱不撤裴乃不嘗裴子野言從來

日一金樓子梁元帝著曰余於僧重招提琰法師隱

時名也宋宰相可當漢功曹劉湛云今代宰相何難此正

劉斑語看日早晚文帝謂所親曰劉斑初自西還吾與語

晚慮其不去顧憲之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

湛小字斑獸解牛決訟本主爭牛乃令解牛任其徑還本

宅盜顧建康顧憲之清儉強力甚得人和都下顧衡陽之

伏罪憲之為衡陽內史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吏部

化憲之為衡陽內史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吏部

庭中植嘉樹憲之祖顛之宋時為吏部書褻數幅羊欣

元父不疑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

愛之欣嘗夏月著新絹褻畫寢獻之入縣見之欣書

本工因改席見羊欣欣嘗詣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混

此彌善族子靈運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

遂改席易衣羊戎善雙聲奕棊賭郡羊玄保善奕

由是知名文帝亦好奕與賭郡立林下正始餘風宋文帝賜羊玄保

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謂曰欲令卿士大夫非天子所命紀僧真幸於宋武帝稍

謂曰欲令卿二子有帝曰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敦謝瀹我不得措意

僧真詣敦登榻坐定敦便命左右曰移我床讓客僧真喪

氣而退告帝曰時人多銅山西傾洛鍾東應江祿頗

重敷風格不為權倖降意積錢於壁壁為之倒迨銅物慧眼水江經有孝性父蒨患

皆鳴人戲之曰所謂者飲必差訪之智者法師師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

真能度彼岸清測取泉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江智深與沈懷

洗門便差稱曰智深乎蒼頭公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

唯江智深乎每見輒畏耕當問奴織當訪婢宋文帝將北侵沈慶

日復來矣耕當問奴織當訪婢之固陳不可帝使徐

者史是要

卷第一

二

澁之等難之慶之日為國譬如家一今欲有人時與馬

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沈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憶車

後明三望車曰插杖而耘柳元景頴師伯嘗詣慶之會其

乘此安所之乎一不為之顧夢絹沈慶之

之獨與左右一人在田見之一相對為權

元景等徹侍寒裳從之慶之乃相對為權

歲旦夢人以絹兩匹與之曰此絹足度寤曰老子今瘦已

年不免矣兩匹八十尺足度無餘矣果以是年死

勝肥狂又勝癡沈昭畧性狂雋嘗逢王約張目視之曰汝

何乃瘦而狂太山錄事嘗以甲子及甲午日夜著黃巾衣

昭畧曰私室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蛙鳴虎嘯沈僧昭

禍醮於私室記人吉凶頗有應驗自云

為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僧昭呢

縣梁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僧昭呢

之便息及日晚欲其復鳴僧昭曰恣汝嗥即便聒又嘗較

獵中道而還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象戰宗慤隨檀和之

分向聞南山虎嘯知爾俄而使至

林邑王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外國有獅子柳公雙

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奔遂剋林邑

瑣柳世隆善彈琴世稱為士品第一巧越嵇心妙臻

羊體宋時有嵇元榮羊蓋者竝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柳惲

側援以授惲惲彈為雅弄子良擊琴柳世隆彈琴為士流

日卿良質美手信在今夜擊琴柳世隆彈琴為士流

常感思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坐客過以筋扣之射中摘

惲驚其哀韻乃製為雅音後傳一自此始也

梅柳惲與王瞻博射惲嫌其皮闊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帝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夢賜褥席柳慶遠從父兄世隆

至於柳惲可謂具美一柳慶遠曰吾昔夢

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

席中汝汝必光吾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覽噬家人劉覽為尚書左丞性聰惠令史七百一人一見竝

職頗通賊賄覽劾奏免孔丘何闕而居闕里劉繪為南康

官孝綽怨之日

者史是要

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嘲之日君文章無我當歸阿士

王融每謂劉孝綽曰天下第一官當知用第一人劉孝綽

丞梁武帝謂舍人周捨曰每作一篇朝或暮徧孝綽詞藻

宗時重其文好劉氏竝能屬文孝綽兄弟羣從七

皮裏晉書劉諒有文才尤悉中箱五經齊衡陽王鈞手自

卷置巾箱中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索復何須蠅頭細

書答曰巾箱中易於檢閱且一更手寫則永不怠諸王爭

效半嶽摧峯中河墜月齊豫章王曄薨敕王融為銘曰

夢天門開薛安東初征關陝夢仰視天門開及情游江海

意在青雲齊衡陽王鈞遊孔珪園曰殿下遊紫閣處朱門

闈而詎得與山人交答曰身處朱門而形入紫

珪大美之郊廟樂詞至是承用乃使蕭子雲撰敕曰郊廟

歌詞應須典誥大語尺牘之美遠流海外蕭子雲善草隸

不得雜用子史淺言之子雲為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步

紙與畫掌學字齊高帝雖為方伯諸子學書無紙筆武陵

破荻為棊局齊武陵王彞少時無棊局乃破荻為片淳

于節樂淳于古禮器也什於人以獻始興王鑑高三尺六

有銅馬以繩懸馬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以芒

莖當心跪注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

節倚欄畫塵書字齊江夏王鋒好書無筆札乃倚井欄為

而先畫齊高帝使江夏王鋒學鳳尾諾一學

塵書字齊高帝使江夏王鋒學鳳尾諾一學

煥煥蕭四繖長沙王晃多從武容赫以馬稍刺枯蘖晃

駕上令左右數人引愛其羽毛疎其骨肉武陵昭王

之不出復令晃馳馬拔之

者史是要

卷第一

三

曲宴醉伏地貂抄肉粹帝 **古齋** 齊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

笑日汙貂畢對日 **瓜飲** 竟陵王子良傾意賓客

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 **瓜飲** 夏月客至為設

果 **江東大錢十不一在** 竟陵王子良上言泉貨歲遠類多

買本錢一千 **山水圖** 齊蕭賁善畫於扇上圖山水 **燈纘** 齊

海王子照夜此纘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 **玉鳳凰** 齊

康王子琳母荀昭華盛寵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例賜

荀時為采女得之投地日我不能例受此乃拜昭華

為混沌畫眉 江夏王鋒明帝知權藩邸危懼江祜日江夏

有才行善匿名迹鋒聞歎日江祜遂復

欲益反弊爾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 **鄱桂** 鄱陽王鏘好

豈復一毫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話言 **鄱桂** 鄱陽王鏘好

稱好名理人 **蘆茹丸** 隨郡王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 **籤**

帥權重藩君 齊高帝武帝為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

以委之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藩君及明帝誅

異已者諸王見 **路不拾遺** 王敬則為吳興太守郡舊多剽

害悉典籤所殺 **路不拾遺** 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

敬則殺之以徇自此 **不意老子遂**

令長埽街路令舉舊偷自代諸偷皆遁去 **不意老子遂**

與韓非同傳 王敬則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

壁儉日 **與韓非同傳** 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嘲之日今日可謂連

得細鎧左右逮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

王敬則復何恨了無 **虜中以為甘棠** 王敬則初為散輩使

恨色朝士以此多之 **虜中以為甘棠** 魏於北館種楊柳樹

後員外郎虞長耀北使還敬則問 **幾落此奴度** 齊武帝令

我昔種楊柳今大小長耀日 **幾落此奴度** 羣臣賦詩

王敬則日臣 **幾落此奴度** 仲雄善彈琴

解書不過作尚書郎令史那得今日 **懊悞曲** 王敬則世子

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教五口 **懊悞曲** 仲雄

在如前鼓琴作 **懊悞曲** 今果行許又日

君行不淨心那得惡 **蟲集其身封侯瑞也** 王敬則少時於

人題明帝愈猜媿 **蟲集其身封侯瑞也** 草中獵有蟲如

鳥豆集其身摘去乃脫皆流血惡 **格外三公** 陳顯達以太

之詣道士卜道士日封侯瑞也 **格外三公** 尉判鄱陽郡

者史是受 **格外三公** 尉判鄱陽郡

卷第十

三

為三公事而職典塵尾蠅拂陳顯達謂子休尚曰是

連率人以為一塵尾蠅拂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

乃取於車邊猶少斑蘭物張敬兒既得開府又夢半體熱

前燒之張敬兒妻尚氏曰吾昔夢一手熱而君得南陽郡又夢一

髀熱而得本州又一尋得開府今復夏舉體熱矣武帝

聞之疑貂蟬從兜鍪中出周盤龍為將年老求解邊鎮還

有異志貂蟬何如兜天子交手共戲齊明帝大會新亭樓携蒲李

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桓康名怖小兒隨齊

時貧有人相之曰當大貴與一桓康名怖小兒隨齊

武帝起兵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吞刀刮腸飲灰洗

名怖小兒瘡者寫其形帖床壁即愈其吞刀刮腸飲灰洗

胃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荀伯玉

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在侯之備加誚責云若許某自

新必一帝善其對羹膾吳食齊高帝為齊王置酒為樂

釋之卒為忠信士羹膾吳食齊高帝為齊王置酒為樂

為南北所推沈文季曰一非祖思所解祖思曰包鼈膾

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羹非關魯衛帝悅曰尊

羹故應度啓公焦度為人朴澀欲就高帝求州郡不知所

還沈度無食帝笑賜米衡門蓬戶不朱斯白成買成角城

卒忘所教乃大言曰衡門蓬戶不朱斯白成買成角城

是

自隨

武帝

還

李

隨齊

伯玉

樂

故

膾

鼈

悅

曰

尊

羹

非

句

吳

之

詩

陳顯達謂子休尚曰

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

張敬兒既得開府又

夢半體熱

張敬兒妻尚氏曰吾昔夢一手熱而君得南陽郡又夢一

髀熱而得本州又尋得開府今復夏舉體熱矣武帝

聞之疑貂蟬從兜鍪中出周盤龍為將年老求解邊鎮還

有異志貂蟬何如兜天子交手共戲齊明帝大會新亭樓携蒲李

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桓康名怖小兒隨齊

時貧有人相之曰當大貴與桓康名怖小兒隨齊

武帝起兵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吞刀刮腸飲灰洗

名怖小兒瘡者寫其形帖床壁即愈其吞刀刮腸飲灰洗

胃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荀伯玉

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在侯之備加誚責云若許某自

新必帝善其對羹膾吳食齊高帝為齊王置酒為樂

釋之卒為忠信士羹膾吳食齊高帝為齊王置酒為樂

為南北所推沈文季曰非祖思所解祖思曰包鼈膾

鯉似非句吳之詩文季曰千里尊羹非關魯衛帝悅曰尊

羹故應度啓公焦度為人朴澀欲就高帝求州郡不知所

還沈度無食帝笑賜米衡門蓬戶不朱斯白成買成角城

為三公事而職典

塵尾蠅拂

是

自

隨

武

帝

還

李

隨

齊

伯

玉

樂

故

膾

鼈

悅

曰

尊

是

自

隨

武

帝

還

李

隨

齊

伯

玉

樂

故

膾

鼈

悅

曰

尊

羹

故

應

度

啓

公

焦

度

為

人

朴

澀

欲

就

高

帝

求

州

郡

不

知

所

所

教

乃

大

言

曰

衡

門

蓬

戶

不

朱

斯

白

成

買

成

角

城

必

必

以

死

報

國

王

儉

問

其

故

答

曰

小

人

弱

息

當

得

一

子

若

不

殺

賊

便

為

賊

殺

弱

息

不

為

世

子

則

為

孝

子

孝

子

則

門

加

素

聖

世

子

則

帝

王

以

約

素

與

俊

麗

亡

齊

武

帝

即

位

崔

祖

習

門

施

丹

緒

律

有

家

崔

祖

思

啓

曰

漢

以

來

來

門

戶

刑

之

不

措

即

此

之

由

懸

蒲

鞭

崔

景

真

有

惠

政

政

黃

領

臙

虞

棕

曰

何

曾

醒

酒

鯖

鮓

虞

棕

家

常

而

善

為

滋

味

齊

武

帝

幸

芳

林

園

棕

獻

糲

及

雜

肴

數

十

輿

太

官

鼎

味

不

及

也

上

州貪泉因問栢年卿州復有此水否答曰梁有

復不可遺 高帝鎮東府朝臣致敬虞玩之為少府猶躡履

置校籍官 齊建元二年詔以黃籍人之大綱乃戶存而文

而稱六疾竊注爵位盜易年 指南車 宋末造一劉以讀

書為業 陸澄謂王儉曰澄少來無事一今君少便執掌

盛自商畧澄待儉語畢然後談 學士隸事 王儉在尚書省

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睹 服匿 齊

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去 服匿 齊

陸澄澄曰此名一單于以與蘇武視之有字果然 陸

公書廚 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 懷冰暑月亦

有霜氣 何點常稱陸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 飲此則

鄙吝之萌盡 沛國劉璣清介士也行至吳謂人曰吾聞張

在酌之 不能諮都令史為吏部郎 慧曉為吏部郎吏曹都

慧曉任已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謂曰都令史諳悉舊

當拂衣而 借慧曉於朝以鎮南兖 朝議欲以陸慧曉為侍

借之以鎮南兖州王瑩王志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鎮猶應

有選亮曰角其二則貂璫緩拒寇切今朝廷甚弱宜從

切者乃以為 三陸 慧曉三子僚任倅有 暗寫五行志 陸倕

充州刺史 美名時人謂之 暗寫五行志 字公

借於宅內起兩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 如此數歲嘗 龍門

之遊 任陸為中丞簪裾輻湊預其宴者殷芸到溉劉孝童

子郎 陸瓚早慧七歲 永明體 齊永明中盛為文章沈約謝

通經為 一 號曰 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童

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
有平頭上尾遙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
徵不同不可增
減世呼

陸君政無怨家鬪既罷讎共車
陽內史有

彭子一家相誣告襄和言解之深自咎悔乃為
燭燒卿貂
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車而還歌曰

陸雲公字子龍為中書黃門郎兼掌著作雲公善奕
既有
棊常夜侍坐武冠觸火帝曰

敘勲僧正何為無隊父道人
復坐處唯僧正慧超空席賦

直坐其側慧超罵曰那得此道人祿藪
無對日下唯舅與
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

甥
陸杲字明霞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
江漢崇望杞梓發

聲
高杲之字景行劉勔見而
庾郎食二十七種
奇之謂曰卿足使

惟非菹滷非生非雜菜在助嘗戲之
蓮花池
王儉用庾杲
日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
之為衛將軍

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
庾杲之汎淥水
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為

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庾杲之常兼侍中夾侍柳世
隆謂齊武帝曰庾杲之

願名挂士流
元起功勳甚著各地早瑣願名挂士流
與

其即真
庾杲之兼侍中柳世隆曰陛下故當
王儉曰

後
庾喬忝為端右不與小人鴈行
庾華子喬為荊州別駕

主簿及元日朝賀喬不肯就列
庾夔餓死褚蘿善終
富於

財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人皆謂必為方伯及魏尅江
圍

陵卒餓死時有褚蘿面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圍

棊州邑
宋明帝好圍棊置
以建安王休仁為圍棊都

褚思莊傳楚之
隸事五花簞白團扇
王儉嘗集才雅之士

謂之隸爭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
唯慮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花簞白團扇坐簞執扇容氣

甚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
成文章華美舉坐擊賞摛便命左右抽簞執扇去儉笑曰

所謂大力者 **金天頌榮光** 永明八年天忽黃色照地王融

負之而趨 **蛙鳴當兩部鼓吹** 孔珪字德璋不樂世務居宅

謂榮光齊 **蛙鳴** 當兩部鼓吹 王晏嘗鳴鼓吹往候之聞

武大悅 **蛙鳴** 當兩部鼓吹 王晏嘗鳴鼓吹往候之聞

市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仲舉

乎珪笑荅曰我以當兩部鼓吹王晏嘗鳴鼓吹往候之聞

蛙鳴曰此聒人耳珪曰我 **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

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慙 **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

服孔靈產有隱道之志齊高帝 **公恩未報何敢便老** 劉懷

江夏王義恭所重母憂服闋見義恭曰 **蕭公局量堂堂** 高

別子多年那得不老懷珍對曰 **黃衣遺藥** 劉靈哲所

帝有馬鬣人送與懷珍懷珍報絹百 **黃衣遺藥** 劉靈哲所

匹或疑其多懷珍曰 **黃衣遺藥** 劉靈哲所

哲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與藥曰可取食之疾可立愈靈

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愈藥似竹根種於齋前葉似

芘 **書淫** 劉峻字孝標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

如此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 **費中濟濟皆升堂** 劉孝標博

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 **費中濟濟皆升堂** 劉孝標博

藻秀出故其自為序曰 **策錦被事** 梁武帝每集

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魯鈍也 **策錦被事** 梁武帝每集

事范雲沈約皆引短推長帝乃加賞賚曾 **策錦被事** 梁武帝每集

帝試呼問劉峻峻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

驚帝失色 **麥飯** 劉懷慰為齊郡太守不受禮謁有餉其新

自是惡之 **麥飯** 劉懷慰為齊郡太守不受禮謁有餉其新

餘幸不 **楮酒** 劉杳在任昉坐有人餉 **楮酒** 劉杳在任昉坐有人餉

煩此 **楮酒** 劉杳在任昉坐有人餉 **楮酒** 劉杳在任昉坐有人餉

日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

至家而醉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魏代人書仍載其

賦三重五品商溪際 **尚書紫荷橐** 周捨問劉杳紫荷橐相

里昉檢記言皆不差 **尚書紫荷橐** 周捨問劉杳紫荷橐相

日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 **酒府之職** 劉

年韋昭張晏注並曰橐囊也簪筆以待顧問 **酒府之職** 劉

為步兵校尉梁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為 **受**

不瓠食器以賜杳曰卿有古人之風遺以古人之器 **受**

人者必報 劉歆字士光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

人吾固無以報 **挂檄於樹** 劉訐字彥度刺史張稷辟為三

豈可常媿乎 **挂檄於樹** 劉訐字彥度刺史張稷辟為三

豈可常媿乎 **挂檄於樹** 劉訐字彥度刺史張稷辟為三

豈可常媿乎 **挂檄於樹** 劉訐字彥度刺史張稷辟為三

豈可常媿乎 **挂檄於樹** 劉訐字彥度刺史張稷辟為三

隱陳留阮孝緒隱居不交當世常居一鹿床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劉訐一造孝緒即願以神交訐族兄歆又履高

操都下請之履高濟勝之具劉歆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皆歎其有

續命田劉善明家有積粟饑荒開倉以救超超越俗如天

半朱霞劉訐與族兄歆共卜築鍾山宋熙寺東澗有終焉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梁稷寒年之繼續訐常著穀皮巾披衲衣每游山澤留連忘返於可競之地以不競勝之

清德不衰劉歆晉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廳事前古柳謂歆曰人謂此是劉尹胡床劉歆不以高名自居時樹今復見卿可謂矣

持一隨後主人阿稱今世曾子劉歆事祖母孝母孔鳩未通坐門以待

鴿鳥劉歆母亡廬墓下足為之屈此五音本在中土蔡仲學博聞謂人曰不敢來服釋乃止

既東南土氣偏誠不能感動木石解裳自隔劉璉字子敬與會稽

孔邊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邊目送日美而與上人艷璉曰此豈君子所宜言非吾友也於是

梁武帝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鑿坏以遁明僧未辯劉顯曰貞字文為帝忌而出之

江乘攝山聞沙門僧遠夙德往候定林寺齊高帝欲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正當若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

遁還昔戴顓高臥牖下以山人服加其身故云竹根如意荀籜冠齊高帝謂明僧紹弟慶符云卿兄高尚亦堯之通乃賜一隱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

者以為榮焉王映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樵採麋鹿之伍終蚌研牙其解之毛衣於大王之恩亦不深矣

筆袁承贈庾易以鹿角書格蚌研白象才筆並贈詩曰白翹書格官以人清豈限甲族

為報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時於陵高齋學士肩與周捨並充此職武帝曰

時論美之

高齋學士

肩

肩

肩

吾字慎之為梁晉安王國常侍與劉孝
威十人抄撰眾籍豐其果饌號
佳手 簡文帝論文

朧沈約之詩陸倕任助之筆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
楷模張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
難可復遇之託暮

情於魚鳥 劉虬字靈預詔徵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
虬荅曰虬四節臥疾病三時宮灌植暢餘陰于

山澤 寧非唐荆南秀氣 劉之選字思貞沈約任助見
虞重恩周名弘施 而異之曰為之美談不若面

試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助令之選 折臂太守 劉之遴在
代作讓表既成助曰 果有異才

居南郊忽夢前太守袁象謂曰卿後當為 即居此中
之遴後牛車奔墮右手偏直不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歎

曰豈黥而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 水鏡 吏部尚書王
坐可橫正恐陋巷無枕後再為此郡 瞻嘗候任助

遇劉之遴在坐助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 古器四種 劉
優未仕 所宜甄擢即調為太學博士

遴獻 於東宮第一種鏤銅鴟夷樽二枚兩耳有銀鏤
銘曰建平二年造第二金銀錯鏤古尊二枚有篆銘曰秦

容成侯適楚之歲造第三外國澡灌一口銘曰元封二
年龜茲國獻第四古製澡盤一枚銘曰初平二年造 古

漢書 梁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漢書真本獻皇太子令劉之
遴參校同異錄其異狀十數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為
侯王古本述曰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

化為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 竹火籠詩 蕭正德初為梁
三十七卷解音釋意今本無

太子生乃還本頃之奔魏自以應居儲嫡心常快快初去
之始嘗為 云楨幹屈曲盡蘭麝氛氳消欲知懷炭日

正是履 金可食乎 梁盧陵王續薨次子應嗣應不慧至內
水朝 庫閱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 曰不

可曰既不可 化為支道林 平昌伏挺出家劉之遴為詩嘲
食並乞汝 曰傳聞伏不鬪 及之遴遇

亂遂披染服 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武 梁臨川
時人笑之

諸軍侵魏畏懦不敢進欲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
善乎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幘北軍歌曰 謂韋叡也

早母 梁高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 游客省 梁南平王
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曰 偉立

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 江千萬蔡五百王新居庾大宅
飯扇每與賓客遊其中

者史是要 卷第十 辰

梁南平世子恪賓客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並蓄積人間歌曰武帝問之接曰主人憤憤不如客

看屋梁而著書 梁元帝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蕭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歡興乃仰眠床上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

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於酣歌始興王人之爹爹徒我切荆土人謂父為爹梁始興

也哉始興王人之爹王為荊州刺史及還人歌曰一也人急如木火何時復

來乳哺我王名愴 顧思遠頭有肉角寸許 梁北徐州刺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義行部伍中映見其老問之對曰

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人死亡畧盡今惟小者年已六十無孫是以行役名二百四十歲 穰城中北攻

賜食兼人檢其頭有肉角寸許 二百四十歲 穰城中北攻人年一不能食 一百十六歲 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

穀唯飲會孫婦乳 一百十六歲 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將亡告別人以為知命 驢馬跪足 任煥嘗有驢馬軍退

人馬俱弊煥於橋下歇抄復至脚痛不能上馬 競病韻詩泣曰驢子我死矣因跪其前足煥得上乃免

梁武帝宴連句令沈約賦韻唯曹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帝曰人才英拔何必在一詩景宗求作不已詔約為韻時

韻已盡唯有競病二字景宗操筆便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悅進爵公 耳

後生風鼻頭出火 曹景宗出行常欲塞車帷幔左右輒陳少年輩數十騎拓弓絃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

麀數助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於甘露漿覺 此樂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 耶呼 曹景宗臘

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使人邑邑氣盡矣 耶呼 月中使人宅中逐除 前兄後弟 夏侯直為豫州刺史弟夔又居之並

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 夏侯妓衣 每有客至隔簾奏樂時謂簾為

政優優 夏侯妓衣 每有客至隔簾奏樂時謂簾為 魚弘為郡有四盡 弘嘗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鼈

盡丈夫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 錫爾金鉤且公且 人生但懽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酣賞

侯 吉士瞻為荊州城局參軍浚萬人仗庫火防池得一金 革鉤篆文曰 士瞻娶夏侯詳兒女與詳佩之詳果

者史是要 卷第十 三

封侯士瞻 **蜀人貪亂樂禍** 齊荀兒之役臨汝侯朝羅研曰

不錫茅土 蜀人貪亂樂禍 齊荀兒之役臨汝侯朝羅研曰

弊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

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

母之豕床上有百錢布被甌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

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況貪亂乎 **殘**

客 張纘為吏部郎與參掌何敬容不協敬容居權軸 **張纘**

賓客輻奏有過纘纘輒拒曰吾不對何敬容 **張纘**

一杯酒殺吳氏三人 張纘鎮湘州邵陵王綸餞之吳規頗

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起不悅規子翁孺不平舉杯曰吳

死規慟兒又隕妻痛夫子又亡時人謂 **聽人穿鼻** 張弘策

百六公 張綰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 **聽人穿鼻** 陳計於

蕭懿曰徐孝嗣 **千萬買鄰** 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

才非柱石 **千萬買鄰** 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

怪其貴季雅曰 **速反蔥肆** 呂僧珍為兗州刺史從兄子

百萬買宅 **速反蔥肆** 呂僧珍為兗州刺史從兄子

業求官僧珍曰吾荷國恩 **金錢為賀** 呂僧珍生子宋季雅

汝等自有常分可 **金錢為賀** 呂僧珍生子宋季雅

人少之弗為通強之乃進僧珍疑 **八車輻** 樂藹發江陵無

其故親發而視之一千乃金錢也 **八車輻** 樂藹發江陵無

如中丞健步避 **積油久灰必然** 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

道者果遷中丞 **積油久灰必然** 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

樂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 **魏尚以盈級受**

若灰非吏罪也既而果有積灰時稱博物 **魏尚以盈級受**

罰 梁師伐姚泓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沈林子獻捷書

豈可增張虜獲以示夸誕 **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 沈約

昔 **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 沈約

文與徐勉書言已老病百日數旬革 **沈約方之山濤** 時射

帶常移孔 **沈約方之山濤** 時射

利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

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

之得失唯 **沈隱侯** 章於天言禪代之事不由已出主書竊

唯而已 **沈隱侯** 章於天言禪代之事不由已出主書竊

赤章以 **沈隱侯** 章於天言禪代之事不由已出主書竊

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謚曰隱 **天子聖哲**

沈約撰四聲韻譜以謂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自謂入

神之作梁武因問周捨何謂四聲捨曰 **是也帝雅不**

者史是 **是也帝雅不**

者史是 **是也帝雅不**

好焉竟 **滅油滅火** 沈約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躬提冠

不遵用 **履** 沈衆字仲興位中書令性吝嗇自奉甚薄每朝會衣裳

破裂 **書牘盈案賓客滿門** 范雲字彥龍居選官任寄隆

十咸共 **滯官曹文書** **傷暮詩白髮詠** 范縝字子真年二十九髮反

發擿如神 **盧作塞** 昌義之請曹景宗及韋叡會設錢二十萬賭之景

宗得雉叡得盧遠取一子反之遂作塞其不尚勝

如 **范為已死裴為更生** 裴邃廟堂宇宏敞松柏鬱茂范雲

此 **昔俱為黃鵠今化為鳳皇** 江祐求范雲女為婚姻酒

且以為聘雲笑受之至是祐貴雲又因酣曰昔與將軍俱

為黃鵠今將軍化為鳳凰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

更娶他族 **人生如樹花隨風而墜** 齊竟陵王子良精信釋

良曰子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 **結車為陣** 韋

毘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糞溷之中隊茵席者

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則殊 **執竹如意以麾**

與魏將楊大眼戰 **大眼聚騎圍之** **獨步中丞**

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大眼亡魂而走 **軍** 韋叡為將營幕未立終不宥舍井竈未成亦

江淹為御史中丞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 **百幅被** 裝之

以來未嘗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獨步 **板輿指**

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當作 **後果成其志** **板輿指**

之休徵也汝才行如此豈常貧賤 **懷中數尺錦** 江淹罷宣

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

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

割截都盡顧見丘遲曰餘此數尺既 **夢筆** 又嘗宿於冶亭

郭璞謂江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夢

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自後詩絕無美句人謂才盡夢

旗任昉字彥升母裴氏夢五色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

其一給洛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孕占曰必生才子遂生

助得吾腹中之欲王儉令任昉作一文及見曰乃出

几歎曰後世誰知子桃花米任昉卒於新安唯有

定吾文其見知如此任筆沈詩任昉以文才見

於盤任昉卒梁武聞問方食西任筆沈詩知時云

穿鑿才盡任昉晚節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

之砥石王僧孺多識古事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

談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為砥針春

秋美疾不如惡石服子慎曰石砥石也季世無佳石故以

鐵代擊鉢為詩齊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

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丘范長頭范岫博涉多

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響滅則詩成

日諸君進止威儀當問學府傳昭博極古今尤

帝問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為儀曹即勉曰孔休源

識見清通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各上口即除之時

多改作每訪前事即以所誦記赤倉米飯蒸鮑魚孔休源

決斷曾無凝滯任昉謂之孔登家范雲來詣登拂筵整帶謂當詣已備水陸之品及

休源至命取常膳止有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

登甚誓不為人執筆江革字休映為魏人所執令作文八

色曰革年六十不能殺羣犬驚吠徐勉為侍中劬勞夙夜

身報主得死為幸

日吾憂國忘家至

此亦是傳中一事

今夕止可談風月

勉嘗與門人夜集客

勉正色曰

不宜及

開九品為六

八

徐勉字修仁為

公事時人服其無私

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

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寒見沒

經史笥

許懋尤明故事江

三日醒不以為少三百盃不以

者史是要

卷第十

三

為多 陳暄嗜酒與兄子秀書曰昔周伯仁唯三日醒 酒可

千日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 陳暄書曰吾嘗譬酒猶水也

酒徒陳君之 若 何水曹

神道 陳暄書曰吾身沒之後題吾墓云故 若 何水曹

眼不識盃鐺 陳暄曰 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

不可及也速營 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裏頭 拂陳暄以

上吏部尚書徐陵坐陵命吏 尚書南坐無貂 賀琛加員外

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 尚書南坐無貂 散騎常侍舊

自琛始 上殿不下有賀雅 賀琛每進見梁武與語移時故

呼之 年二十五方得釋褐 朱异字彥和梁初出都詣尚書

不廉 异年二十沈約戲之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未達 恃

枯骨見輕 朱异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 或誨之曰我寒士

是以 南方卑濕三十已衰 張率嘗薦顧協於武帝問協年

十強仕 如顧郎難衣食者 顧協字正禮為廷尉正冬

協便為已老 顧郎難衣食者 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

體既別春坊盡學之 夢五色雲化為鳳 徐陵字孝穆母臧

宮體之號自此始 夢五色雲化為鳳 氏嘗 集左肩

上巳而 天上石麒麟 徐陵年數歲家人攜以謁 員外常侍

路工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 徐陵遷 吏部尚書以梁末

者乃為書曰永定時草創府庫空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

大目有青精

徐陵

時人

面如冠玉

還疑木偶鬚似蝟

者已甚

毛徒勞繞喙 鮑泉字潤岳征長沙不尅 作舍人不免貧行

卿好韻語自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 謝梁武帝曰 得五校實大校 無處不逢烏噪無處

不逢鮑佐 鮑正為湘東王佐好交遊無 湯白華 魏將

之後降梁后思之作 鹿角爪 羊侃右彈箏人陸大 掌上舞

羊侃舞人張淨苑腰圍一 反腰帖地 羊侃有伎孫荆玉能

尺六寸時人咸推能 通梁水齋 羊侃初赴衡州於兩艦齋起三間

緣塘觀 金花燭 魏使陽斐與羊侃在北嘗同學詔命侃延

者填咽 而好賓遊終日 洗足致梁州敗 陰子春字幼文脚數年一

而好賓遊終日 洗足致梁州敗 陰子春字幼文脚數年一

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 杜彪 杜疑善射

亂鏗當為賊擒或救之免問之乃行觴者 杜彪 杜疑善射

號曰 午後拜官 蔡景歷入守尚書度支舊式 景歷拜

借鼓吹 蔡徵初拜吏部尚書啓後主 後主謂所司曰

還 瑞雨頌 梁大同中驟雨殿前時有 郎子姓虞必當無智

虞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造其父遇寄於門 臣心如

朝日 寄應聲曰 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 臣心如

面 傅縡上直言書陳後主大怒頃之稍解使謂曰 我守宰

以六葍為斷 宋文帝時守宰之職以 親擢廉吏 梁武帝每

簡廉平皆召見於 杜坦 杜坦北人南朝常以

前親勉政道始擢 杜坦 杜坦北人南朝常以

不取豈辨見知臣本中華高族直以南渡不早便以倉荒

賜隔日 胡人聖朝雖 計月分祿 宋時郡田祿以芒種為

祿皆入後人元嘉末始改此科 阮長 一生不侮暗室

沉長之為中書郎夜直誤着屐過鄰省自列門亡令索米

甄法崇為江陵令時江安令繆士通卒忽見曰卿縣不拾

遺金甄彬嘗以一束苧就寺庫質錢後贖於苧中得五兩金彬還之道人以半與之彬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

豈拾金者耶卒還之昔有還金之美梁武以彬為郟令臨行同列五

復以此相屬赤衣諸賢沈疇之為丹徒令被罪上召問對曰臣

噴之以手板指曰此皆是臣若得再鳴必令清譽日

不然清傅琰神明絲琰掛絲於柱鞭之得鐵屑乃罰賣糖

者又二野父爭雞琰問雞何食一言粟一為吏勤而清傳

言豆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子翽為吏有能各嘗曰清則憲剛自行勤則事無

不理憲剛自行則吏不能欺事無不理躬物無疑滯矣理

縣譜傅琰父子兄弟並著勤迹有作縣令日食一升飯劉

明為令常為天下第一後傅翽為代問其政司風令史宋

答曰我有奇術君家譜所不載莫飲酒皇帝飛碁宋明帝好圍碁甚拙

帝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皇帝飛碁去格七八道物議共

欺為第三與第一品王抗依品賭戲抗饒孫謙儉素孫謙

借之曰臣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然孫謙儉素宋施

蓬蔭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

人多異焉從子廉亦以善政稱武帝曰東莞二孫謙廉而

已手調滋旨遂得列卿孫廉便僻巧宦凡貴要每食必日

為列履謎高爽有險薄才為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噓

計恥辱以得一妄語謝以一謙何遠言不虛妄每戲語人

取各位也

水淫何佟之字士威性好潔一日之中清廉太守乃得

見越王不虞愿為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白桐木

火籠朴范述曾清白不受遺唯得十餘而巳時有早

者史是受 卷第一

青瓜有餉郭祖深北來儒者盧廣徧講五經時北來

顯竝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一臺二絕伏曼容美風采宋

唯廣言清雅不類北人沈峻特精周官陸倕與徐勉書曰周

言立理時以為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菴顯亦經聽習而音革

楚夏故學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學勉從之奏峻五

經博皇侃性至孝常測囚法梁代舊律

二更及范泉刪定分其刻數廷尉以為過輕周弘正曰如

貫高榜答刺焚身無完者豈關時刻長短宜依范為允

唾口中鄭灼夢皇侃削筆用之灼家貧抄書以夜繼

以瓜鎮心灼多苦心熱若瓜時輒松枝代塵尾陳後主嘗

善寺召從官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張譏豎義時索塵尾

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塵尾顧羣臣曰此

卽張譏後主造日堪發越賀文發學兼經

後事捉此唯張譏耳日堪發越史與顧越名相

埒都下謂終身為祭酒丘靈鞠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

子風流皆出江南丘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

出於此中顧榮忽引諸僮丘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丘

輩度妨我塗轍死有餘罪丘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遲

字希範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曰范雲婉轉

清便如流風回雪雖取賤文通而秀如敬子讀書至

鐘鳴丘仲孚少好學讀書脫憤投地卜彬弱冠為上虞令

顛以令長裁之不能容日我所以屈卿正以謠齊高

此憤耳卿以一世勲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帝輔

政袁粲王蘊等皆不同卜彬謂帝曰比聞謠曰可伶可念

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時蘊居父憂

與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孝丁不在日代哭褚

字也彬謂沈攸之得志褚彦回當敗故言哭也列管謂簫

也帝不悅曰蚤虱賦卜彬仕既不遂乃著大有指斥

彬自作此蚤虱賦序曰予家甚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

之縑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為人多病起居甚疎

縑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生懈墮懶事皮膚澡刷不謹澣

者史是復

卷第一

三

淋失時四體甕甕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
 淫癢無時探揣獲撮日不替手虱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
 之虱者無湯沐之患絕相弔之憂晏禽獸決錄云羊性
 聚乎久心爛布之裳復不勤之討捕
 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向性險而出皆指斥貴
 勢淫很謂呂文顯卑率謂朱隆之頑傲謂潘敞險出謂呂
 文度蝦蟆賦彬又為云紆青坵紫名為蛤魚世謂比
 也
 聿役如鬼比擲五木子十擲輒鞬或謂卞彬曰卿都不持
 令史諮事也
 豈復是擲子之我詩應須大材迨之謂人曰不
 拙吾好擲正極此耳
 爾飛腹無一寸腸高爽嘗詣孫抱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
 去
 面皮如許指南車宋武平關中得姚興一有外形
 厚受打未詎央
 明中使祖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
 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麟者亦云能造與冲之各造
 對共校試頗有千里船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
 差僻乃毀焚之

人力又造於新舒被覆書虞蘇少好學居貧屋漏恐
 亭試之日行百餘里

濕時人以三世傳譜學先是譜學未有名家賈希鏡祖弼
 比高鳳

凡十八州士族譜合見客譜賈希鏡傳譜學竟陵日
 百帙七百餘卷皆如貫珠

抄書五十紙袁峻好學無書每從人假借騎都塞市郎將
 必皆抄寫數不登不止

填街鍾嶸上言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即戎官以賄就
 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服既纓組

尚為臧獲之事職唯古今詩評鍾嶸字仲偉嘗求譽于沈
 黃散猶躬胥吏之職

今詩為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眾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
 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道江淹才盡

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見誌貴臣卒被知明
 密於范意淺於江蓋追宿憾也

主周興嗣子思纂嘗宿逆旅夜有人謂日子才學邁世
 齊隆昌中謝朓大相談薦梁天監中奏休平賦武帝

甚嘉次韻王羲之書千字帝使興嗣夢執丹漆之禮
 之

器劉勰字彥和撰文心雕龍論古今文體其序畧曰予齒

難見也乃小勝門受餉何敬叔為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

子之垂夢歟勝門受餉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數日

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盛印青囊河思澄為侍書御史宋

稱是悉以代貧輸租也作名一束投晚必

監中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也

騶執一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

盡何思澄字元淨重交結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束曉

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婁護欣

然當之晚還家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朗俱擅文名時人語

所賚名必盡也

日一思澄聞之曰此言悞人中爽爽何子朗早有才思

耳故當歸遜謂宜在已也

周馬捶甚工世人費昶善為樂府重之

語曰一有子朗謝方眼謝善助飲酒至數

足嘉異昔郎憚博物卜蘭巧辭

束帛之賜實惟勸善賜絹十匹

罵雖復貴賤親疎無所

擇也時人謂之

夢青鏤管筆一紀少瑜嘗夢陸倕以

曰我以此筆猶可用卿篤行閭西陽人董陽三世同居宋

自擇善者文因此道進

純孝里烏程人潘綜有孝行宋元

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茶苦汝噉

生菜遇蝦蟇毒靈床前有三丸藥可服之得藥下科斗子

數丁公藤解叔謙母病聞空中語曰得一為酒便差食

升求訪山中見一老公伐木得之漬酒飲遂安

菜不食心江泌一以黃籍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

其有生意也

歸家時顧顛之謂曰尊上年實未入十親故所知州中差

有微祿當啓相畱子平日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

應扶侍何蓄魚於樹栖鳥於泉王現為吳興太守欲召吳

容苟冒

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不拜蠕

若欲見吏則是一耳不辭而退琨追之不及矣

蠕齊永明中求使蠕蠕者王儉言丘冠先雖名位未升而

逼之拜冠先曰能殺我者蠕蠕也

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不拜遂見殺相板庾道愍精於

者史是更

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色令道愍占板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休祐以褚彥回慎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對帝稱下官帝知其狀遂解

吉玠代父死 吉玠年十五父為吏所誣當丹陽尹欲舉純孝玠曰異哉王尹何量玠之薄也

縷繫燕 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因父買名一何六辱乃止

追步惠連 謝道韞後果復來猶帶前縷女乃為詩曰昔年無偶

蒲笨車 劉字元正安九世孫八歲嘗為春日閑居詩從舅

五柳先生 陶潛字淵明或字深明之夫妻共乘一

送錢酒家稍就取酒 顏延之與潛款每往必致酣

醉菊叢中 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

我醉欲眠卿可去 潛不解音聲而蓄素琴一張每有酒輒設

不書宋年號 潛弱年薄宦不挈去就之迹自以便曰

義熙以前明著晉氏年號 永初以來唯甲子而已

韓元長汜幼春 潛與

上人已見 潛遇酒熟取頭上

靖節先生 號

金石弄 凡所游履皆圖

不擇 之於其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古有

官而仕 宗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

蒲褥筍席 王

尋陽三隱 周續之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

招隱館 雷次宗隱居廬山宋元嘉徵詣都

漁父 孫緬

魚者耶緬益怪之謂曰子何晦用若是漁父乃歌曰竹竿
籊籊河水悠悠相忘為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
滅景雲淒抗高木食褚伯玉字元璩談討芝桂借廢

蓼我篇顧懽早孤讀書至哀哀父母置孝經於枕邊顧懽

陽書為術數多效驗有病邪者問歎曰家有何書曰唯
孝經而已歎曰可取仲尼居置枕邊恭敬之自差也病果

愈人問之曰善論釋教顧懽論釋教曰端委搢紳諸華
惡正勝邪所以差論釋教之容剪髮曠衣羣夷之服擊跽

罄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榔葬中夏之風
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

學之人自楚越鴻常一耳張融作門律曰道之與佛遙極無
二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

以為鳧楚人宣尼庚子日生臧榮緒常以其日陳五
以為乙康之隱在京夷白蔡蒼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

口時號二隱李搗謂江敦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日夷
涅而不緇日白蔡休避曲木徐伯珍舉動有禮過婦人巖

明可不謂一一乎曲木下趨而避之

徐伯珍東陽人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崑山後漢
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榿栢望之五采世號一一伯珍

移居四皓徐伯珍兄弟四人皆白周德臨興夷齊不厭薇

蕨阮孝緒字士宗被徵不就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
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荅曰昔一一漢道方盛

黃綺無悶山林為仁由已織簾先生沈麟士字雲禎居貧
織簾誦書手口不息

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耶鄉里號認屐沈麟士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送還前者麟士
鄉里號認屐卿屐耶即跣而返隣人認其所著屐送還前者麟士

日非卿屐耶一事不知以為深恥陶弘景字通明讀三層

笑而受之樓築弘景處其上第青鳥至南岳鄧郁先生斷穀三
樓築子居中賓客至其下青鳥至一年梁武為起五岳樓

貯之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雪而至及天監十四
年忽二青鳥如鶴大鼓舞移晷方去謂弟子曰求之甚勞
得之甚遠青鳥既來期荻筆陶弘景年四五歲常以月給
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荻筆荻為筆畫灰中學書

荻苓弘景為奉朝請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渾天
表辭祿詔許之月給荻苓五斤密二斤供服餌

象弘景造一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數曳尾之龜弘景

句容之句曲山梁武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二牛一牛

散放木之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

曰此人欲理山中宰相禮彌篤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

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華陽隱居弘景於句曲山下

有數信時人謂為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立館自號

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立館自號

愛松風弘景特愛松風庭院皆植眼方者壽千歲仙書云

景末年一眼離垢園劉慧斐於北山構園一所號白鷺馬

有時而方離垢園劉慧斐於北山構園一所號白鷺馬

所居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學士輩不堪經國劉係

在朝省閑於職事齊武帝嘗云融數百人唯大讀書耳論價受

官齊時有綦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常

作數十人饌阮佃夫以待賓客造捉車人中郎將傍

馬者員外郎秦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字佃夫四戶齊時

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宰人之官以三周為滿晉宋

宰人之官以六年為限近世以六年為久又以三周為期

謂之小滿而遷換又不依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

方守宰餉遺一得一州如斗大宗愨為豫州吳喜公為典

年咸數百萬得一州如斗大宗愨為豫州吳喜公為典

違執大怒曰宗愨年將六十為國竭欲求貴職依刀敕齊

命政左右應敕捉刀之徒并專國命人間謂偃子奄人王

昏時左右應敕捉刀之徒并專國命人間謂偃子奄人王

十三四號

移易詔敕

乃至詆訶天子

生犀

驗各貌醜咸謂之

烏啄讒口

司馬申好飛書以譖毀朝廷端士嘗晝寢於尚

書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為譖賢之

効長江天塹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日隋師將渡江羣官請為備防孔範自恨位卑

孔範曰臣一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云玉署金穴

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

恩倖論曰書死為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右手刊植銅柱

字紙為門落筆由利染故門同玉署家號金穴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表界伏波將軍馬援開

南境置此縣其南界有西國夷亦稱王拔所植銅柱表漢

界處陽邁夷人謂金之精者為耳古貝出林邑樹名也

也毳抽其緒紡之以作酒樹頓遜國有似安石榴

布與紵不殊染五色酒樹采花汁停舊中數日成酒

宰相沙門慧琳姓劉宋文帝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

通呈書佐權伴宰相孔顛歎曰白學先生慧琳嘗著均善

遂有冠履可謂失所矣

云有以爲中國聖死官寺玉像晉義熙初師子國獻

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

色潔潤十載乃至歷晉宋在瓦官寺先有戴安道手製佛

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謂之三紀至齊東昏毀玉

像為潘百子帳以河南國有屋宇雜龍駒河南國有青海方

如釵釧

生駒土人謂之龍種天監中白壘子高昌國有草實如鹽

織為朝鳥高昌國有者旦旦集王殿蠕蠕以術致風

布泥濼橫流故戰敗不能追唯中夏暎不能致雨扶桑錦

雨泥濼橫流故戰敗不能追唯中夏暎不能致雨扶桑錦

扶桑國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王謝門高

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亦為錦其皮為紙

侯景請娶如王謝梁武荅曰非偶可於青絲白馬壽

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吳兒女以配奴

陽來侯景反於壽陽先是大同中童謠曰馬青絲為轡項

羽重瞳湘東一目王偉為侯景謀主景敗元帝欲捨之朝

尚海所歸帝大怒以釘釘其舌栗仁寸牛豫州刺史獻

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武帝以言不遜欲抵罪徐勉

諫而熊蒸一盤顯達上即位御膳不宰牲陳

